

正法心傳

菩提達摩大師血脉論

菩提達摩大師悟性論

菩提達摩大師破相論

最上乘論

六祖壇經

真心直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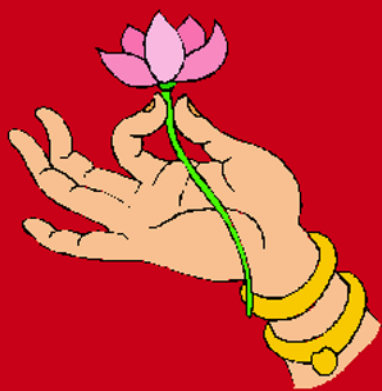
普照禪師修心訣

頓悟入道要門論

斷際禪師傳心法要

馬祖道一禪師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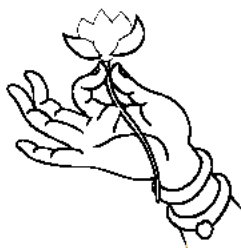
百丈懷海禪師語錄



道德公益網出版

正法心傳

道德公益網出版



WWW.DAODE.ORG

開 經 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正法心傳

道德公益網 (WWW.DAODE.ORG) 出版
(內部資料)

850×1168毫米 32開本 13.2印張 160千字
2013年10月第2版 2013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2000—7000冊

免費贈送 不得出售

WWW.DAODE.ORG

出版说明

佛即心，心即佛。前佛后佛以心传心，非关语言文字。然无语言文字，大道无以显明，故历代祖师口述笔书，留下种种经典。

本书所收录的经典，皆是得如来正法心传，明心见性的祖师大德所著述，所有的经典均可考证，并详细标明了出处。

先圣所留经典历经数百年，在被反复传抄、印制的过程中，出现了各个版本不一致的情况，为了核实原文原意，本人查阅了《大藏经》、《卮续藏经》、《乾隆大藏经》、《永乐北藏》及部分经书的单行本，对收录的每一部经书，逐字逐句进行了精心校对。

因为本人先前已将济佛和六祖注解的《金刚经》以《金刚经集义》为名单独出版，并在已出版的《东方阳熹解真经》一书中收录了《心经讲义》，所以本书未收录《金刚经》和《心经》这两部重要的经典。

《菩提达摩大师血脉论》、《菩提达摩大师破相论》、《最上乘论》、《六祖坛经》、《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顿悟入道要门论》、《高丽国普照禅师修心诀》等了义经典，混杂在各种经卷当中，且版本不一，现经过认真整理校对，并归一册，命名为《正法心传》，此既方便读者阅读和查找，又可避免读者迷在经海中茫无头绪之苦。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除修正了个别错字和错误的断句外，又新增了《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杖指教授》、《菩提达摩大师无心论》、《菩提

达摩大师息诤论》，《方寸论》、《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等经典。

本书收录的这些经典，是佛教的核心理论，代表了佛教的真实思想，但遗憾的是，这些经典不但没有得到世人的足够重视，反而被一些人刻意的隐瞒、压制，甚至毁谤。

此书的出版，旨在帮助大家理解如来真实义，使人人获得觉悟和解脱；促进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道德公益网（WWW.DAODE.ORG）乃个人创办，并非组织机构，此次印赠《正法心传》的费用，得自于捐助道德网站的善心人士，在此特向关心和支持道德公益事业者表示感谢，愿将此功德回向给捐款者和法界众生。

东方阳熹

2013 年仲秋 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七佛传法偈.....	3
觉林菩萨偈.....	7
文殊说般若经.....	11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卷上.....	13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卷下.....	24
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	35
杖指教授.....	49
菩提达摩大师血脉论.....	55
菩提达摩大师悟性论.....	67
菩提达摩大师破相论.....	79

菩提达摩大师无心论.....	91
菩提达摩大师息诤论.....	97
菩提达摩大师入道四行观.....	103
信心銘	107
方寸论	111
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	113
最上乘论	123
六祖坛经	133
自序品第一	135
般若品第二	143
决疑品第三	150
定慧品第四	154
坐禅品第五	157
忏悔品第六	158
机缘品第七	163
顿渐品第八	178
护法品第九	183
付嘱品第十	185

目 录

永嘉证道歌.....	193
马祖道一禅师语录.....	205
百丈怀海禅师语录.....	217
黄檗山断际禅师传心法要.....	227
唐河东裴休集并序.....	229
断际禅师钟陵录.....	230
断际禅师宛陵录.....	244
高丽国普照禅师修心诀.....	265
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	279
勘辨.....	298
行录.....	303
顿悟入道要门论.....	309
原序.....	311
卷上 顿悟入道要门论.....	312
卷下 诸方门人参问语录.....	336
初祖菩提达摩大师安心法门 附（出联灯会要）....	350
后序一.....	352
后序二.....	353

真心直说	355
真心直说序	357
重刻真心直说序	358
真心正信	359
真心异名	360
真心妙体	361
真心妙用	363
真心体用一异	364
真心在迷	365
真心息妄	366
真心四仪	369
真心所在	370
真心出死	371
真心正助	372
真心功德	373
真心验功	374
真心无知	375
真心所往	377
志公禅师颂偈诗.....	379

目 录

宝志传略.....	381
志公和尚大乘赞十首.....	383
志公和尚十二时颂.....	389
志公和尚十四科颂.....	393
附：志公和尚万空歌.....	402
心王铭.....	405
荷泽大师显宗记.....	409

前 言

佛是梵语，翻译成汉语是觉悟的意思。即心即佛。学佛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明心见性，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从而获得精神的解脱。

佛性人人具有，个个具足，从古至今与佛祖一般，未曾欠少一毫毛，迷人不觉不知，终日被虚妄相所迷，心外驰求，所以不得真道。

菩提自性本自清净，无修无证，无相无为，实无少法可得，学佛修道者放下一切妄想执著，当下即是本来，故经云：“证道时，只证本心佛”，“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释迦牟尼佛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在言说。

达摩祖师云：“千经万论只是明心，言下契会，教将何用？至理绝言，教是语词，实不是道。道本无言，言说是妄。”读者若识自心，无须经教；若不识自心，须认真学习此书，早日见性明心，觉悟大道，不枉此生。

是为序。

东方阳熹
己丑仲秋 于北京

七佛傳法偈

注：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51 卷之《景德传灯录》。

毗婆尸佛偈曰：

身从无相中受生 犹如幻出诸形象
幻人心识本来无 罪福皆空无所住

尸弃佛偈曰：

起诸善法本是幻 造诸恶业亦是幻
身如聚沫心如风 幻出无根无实性

毗舍浮佛偈曰：

假借四大以为身 心本无生因境有
前境若无心亦无 罪福如幻起亦灭

拘留孙佛偈曰：

见身无实是佛身 了心如幻是佛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 斯人与佛何殊别

拘那含牟尼佛偈曰：

佛不见身知是佛 若实有知别无佛
智者能知罪性空 坦然不怖于生死

迦叶佛偈曰：

一切众生性清静 从本无生无可灭
即此身心是幻生 幻化之中无罪福

释迦牟尼佛偈曰：

法本法无法 无法法亦法

今付无法时 法法何曾法

覺 林 菩 薩 偈

注 1：此经出自《华严经》。

注 2：此经的讲义可在道德网站 www.daode.org 免费下载。

华严第四会，夜摩天宫，无量菩萨来集，说偈赞佛。尔时觉林菩萨，承佛威力，遍观十方，而说颂言：

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
虚妄取异相，大种无差别。
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
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
心中无彩画，彩画中心，
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
彼心恒不住，无量难思议，
示现一切色，各各不相知。
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
而由心故画，诸法性如是。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
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
应知佛与心，体性皆无尽。
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
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

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
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文殊說般若經

全名：《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梁】 曼陀罗仙 译

注：此经出自《大藏经》第8卷。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卷上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满足千人；菩萨摩訶萨十千人俱，以大庄严而自庄严，皆悉已住不退转地，其名曰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无碍辩菩萨、不舍担菩萨，与如是等大菩萨俱。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訶萨，明相现时，从其住处来诣佛所，在外而立。

尔时尊者舍利弗、富楼那弥多罗尼子、大目犍连、摩诃迦叶、摩诃迦旃延、摩诃拘絺罗，如是等诸大声闻，各从住处俱诣佛所，在外而立。

佛知众会皆悉集已，尔时如来从住处出，敷座而坐。告舍利弗：“汝今何故，于晨朝时在门外立？”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童真菩萨先已至此，住门外立。我实于后晚来到耳。”

尔时世尊问文殊师利：“汝实先来到此住处，欲见如来耶？”文殊师利即白佛言：“如是，世尊！我实来此欲见如来。何以故？我乐正观利益众生。我观如来如如相不异相，不动相不作相，

无生相无灭相，不有相不无相，不在方不离方，非三世非不三世，非二相非不二相，非垢相非净相。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利益众生。”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见于如来，心无所取亦无不取，非积聚非不积聚。”

尔时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若能如是，如汝所说见如来者，甚为希有。为一切众生故见于如来，而心不取众生之相；化一切众生向于涅槃，而亦不取向涅槃相；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心不见庄严之相。”

尔时文殊师利童真菩萨摩訶萨语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虽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心，恒不见有众生相；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众生趣亦不增不减。假使一佛住世，若一劫若过一劫，如此一佛世界，复有无量无边恒河沙诸佛，如是一一佛，若一劫若过一劫，昼夜说法心无暂息，各各度于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槃，而众生界亦不增不减。乃至十方诸佛世界亦复如是，一一诸佛说法教化，各度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槃，于众生界亦不增不减。何以故？众生定相不可得故。是故众生界不增不减。”

舍利弗复语文殊师利言：“若众生界不增不减，何故菩萨为诸众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行说法？”文殊师利言：“若诸众生悉空相者，亦无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众生而为说法。何以故？我说法中无有一法当可得故。”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若无众生，云何说有众生及众生界？”文殊师利言：“众生界相，如诸佛界。”

又问：“众生界者是有量耶？”答曰：“众生界量，如佛界量。”

佛又问：“众生界量，有处所不？”答曰：“众生界量，不可思议。”

又问：“众生界相，为有住不？”答曰：“众生无住，犹如空住。”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修般若波罗蜜时，当云何住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言：“以不住法为住般若波罗蜜。”

佛复问文殊师利：“云何不住法名住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言：“以无住相，即住般若波罗蜜。”

佛复告文殊师利：“如是住般若波罗蜜时，是诸善根，云何增长？云何损减？”

文殊师利言：“若能如是住般若波罗蜜，于诸善根无增无减，于一切法亦无增无减。是般若波罗蜜性相亦无增无减。世尊！如是修般若波罗蜜则不舍凡夫法，亦不取贤圣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有法可取可舍，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涅槃可乐、生死可厌。何以故？不见生死，况复厌离；不见涅槃，何况乐着。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见垢恼可舍，亦不见功德可取，于一切法心无增减。何以故？不见法界有增减故。世尊！若能如是，是名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诸法有生有灭，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诸法有增有减，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心无憍取，不见法相有可求者，是修般若波罗蜜。世尊！不见好丑，不生高下，不作取舍。何以故？法无好丑，离诸相故；法无高下，等法性故；法无取舍，住实际故。是修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是诸佛法得不胜数乎？”文殊师利言：“我

不见诸法有胜如相。如来自觉一切法空，是可证知。”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来正觉自证空法。”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是空法中，当有胜如而可得耶？”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如汝所说，是真法乎？”佛复谓文殊师利言：“阿耨多罗是名佛法不？”

文殊师利言：“如佛所说，阿耨多罗是名佛法。何以故？无法可得名阿耨多罗。”文殊师利言：“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名法器，非化凡夫法，亦非佛法非增长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世尊！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有法可分别思惟。”

佛告文殊师利：“汝于佛法不思惟耶？”

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如我思惟，不见佛法，亦不可分别是凡夫法、是声闻法、是辟支佛法，如是名为无上佛法。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凡夫相、不见佛法相、不见诸法有决定相，是为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欲界、不见色界、不见无色界、不见寂灭界。何以故？不见有法是尽灭相，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作恩者、不见报恩者，思惟二相心无分别，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是佛法可取，不见是凡夫法可舍，是修般若波罗蜜。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凡夫法可灭，亦不见佛法而心证知，是修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善哉，善哉！汝能如是善说甚深般若波罗蜜相，是诸菩萨摩訶萨所学法印，乃至声闻缘觉学无学人，亦当不离是印而修道果。”

佛告文殊师利：“若人得闻是法，不惊不畏者，不从千佛所种诸善根，乃至百千万亿佛所久植德本，乃能于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今更说般若波罗蜜义。”佛言：“便说。”

“世尊！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法是应住是不应住，亦不见境界可取舍相。何以故？如诸如来不见一切法境界相故，乃至不见诸佛境界，况取声闻、缘觉、凡夫境界。不取思议相亦不取不思議相，不见诸法有若干相，自证空法不可思议。如是菩萨摩訶萨，皆已供养无量百千万亿诸佛种诸善根，乃能于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复次，修般若波罗蜜时，不见缚不见解，而于凡夫乃至三乘不见差别相，是修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汝已供养几所诸佛？”文殊师利言：“我及诸佛如幻化相，不见供养及与受者。”

佛告文殊师利：“汝今可不住佛乘耶？”文殊师利言：“如我思惟，不见一法，云何当得住于佛乘？”

佛言：“文殊师利！汝不得佛乘乎？”文殊师利言：“如佛乘者，但有名字，非可得亦不可见。我云何得？”

佛言：“文殊师利！汝得无碍智乎？”文殊师利言：“我即无碍，云何以无碍而得无碍？”

佛言：“汝坐道场乎？”文殊师利言：“一切如来不坐道场，我今云何独坐道场？何以故？现见诸法住实际故。”

佛言：“云何名实际？”文殊师利言：“身见等是实际。”

佛言：“云何身见是实际？”文殊师利言：“身见如相，非实非不实，不来不去，亦身非身，是名实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于斯义谛了决定，是名菩萨摩訶萨。何以故？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相，心不惊不怖，不没不悔。”

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得闻如是般若波罗蜜，具足法相，是即近于佛坐。何以故？如来现觉此法相故。”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能不惊不怖，不没不悔，当知此人即是见佛。”

尔时复有无相优婆夷白佛言：“世尊！凡夫法、声闻法、辟支佛法、佛法，是诸法皆无相。是故于所从闻般若波罗蜜，皆不惊不怖，不没不悔。何以故？一切诸法本无相故。”

佛告舍利弗：“善男子、善女人，若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心得决定，不惊不怖，不没不悔。当知是人，即住不退转地。若人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惊不怖，信乐听受，欢喜不厌。是即具足檀波罗蜜、尸波罗蜜、羼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亦能为他显示分别，如说修行。”

佛告文殊师利：“汝观何义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文殊师利言：“我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住佛乘，云何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我所说，即菩提相。”

佛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汝能于是甚深法中巧说斯义。汝于先佛久种善根，以无相法净修梵行。”

文殊师利言：“若见有相则言无相，我今不见有相亦不见无相，云何而言以无相法净修梵行？”

佛告文殊师利：“汝见声闻戒耶？”答曰：“见。”

佛言：“汝云何见？”文殊师利言：“我不作凡夫见不作圣人见，不作学见不作无学见，不作大见不作小见，不作调伏见不作不调伏见，非见非不见。”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汝今如是观声闻乘，若观佛乘，当复云何？”文殊师利言：“不见菩提法，不见修行菩提及证菩提者。”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云何名佛？云何观佛？”文殊师利言：“云何为我？”舍利弗言：“我者但有名字，名字相空。”

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如我但有名字，佛亦但有名字。名字相空，即是菩提，不以名字而求菩提。菩提之相，无言无说。何以故？言说菩提，二俱空故。”

“复次，舍利弗！汝问：‘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唯有智者乃能知耳，是名观佛。”

尔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非初学菩萨所能了知。”文殊师利言：“非但初学菩萨所不能知，及诸二乘所作已办者亦未能了知。如是说法，无能知者。何以故？菩提之相，实无有法而可知故，不见无闻，无得无念，无生无灭，无说无听。如是菩提性相空寂，无证无知，无形无相，云何当有得菩提者。”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佛于法界，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文殊师利言：“不也，舍利弗！何以故？世尊即是法界。若以法界证法界者，即是诤论。舍利弗！法界之相即是菩提。何以故？是法界中无众生相，一切法空故。一切法空即是菩提，无二无分别故。舍利弗！无分别中则无知者，若无知者即无言说，无言说相即非有非无、非知非不知。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何以故？一切诸法不见处所，决定性故。如逆罪相不可思议。何以故？诸法实相不可坏故。如是逆罪亦无本性，不生天上不堕地狱，亦不入涅槃。何以故？一切业缘皆住实际，不来不去，非因非果。何以故？法界无边，无前无后故。是故，舍利弗！若见犯重比丘不堕地狱，清净行者不入涅槃，如是比丘非应供非不应供，非尽漏非不尽漏。何以故？于诸法中住平等故。”

舍利弗言：“云何名不退法忍？”文殊师利言：“不见少法有生灭相，名不退法忍。”

舍利弗言：“云何复名不调比丘？”文殊师利言：“漏尽阿罗汉，是名不调。何以故？诸结已尽，更无所调，故名不调。若过心行，名为凡夫。何以故？凡夫众生不顺法界，是故名过。”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今为我善解漏尽阿罗汉义。”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我即漏尽真阿罗汉。何以故？断求声闻欲及辟支佛欲，以是因缘故，名漏尽得阿罗汉。”

佛告文殊师利：“诸菩萨等坐道场时，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文殊师利言：“菩萨坐于道场，无有觉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如菩提相，无有少法而可得者，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相菩提，谁能坐者，亦无起者。以是因缘，

不见菩萨坐于道场，亦不觉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菩提即五逆，五逆即菩提。何以故？菩提五逆，无二相故。无学无学者，未见未见者，无知无知者，无分别无分别者，如是之相名为菩提。见五逆相亦复如是。若言见有菩提而取证者，当知此辈即是增上慢人。”

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汝言我是如来。谓我为如来乎？”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谓不是如来为如来耶？无有如相可名为如，亦无如来智能知于如。何以故？如来及智，无二相故。空为如来，但有名字，我当云何谓是如来？”

佛告文殊师利：“汝疑如来耶？”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观如来无决定性，无生无灭，故无所疑。”

佛告文殊师利：“汝今不谓如来出现于世耶？”文殊师利言：“若有如来出现世者，一切法界亦应出现。”

佛告文殊师利：“汝谓恒沙诸佛入涅槃耶？”文殊师利言：“诸佛一相，不可思议。”佛语文殊师利：“如是，如是！佛是一相，不思議相。”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佛今住世耶？”佛语文殊师利：“如是，如是！”

文殊师利言：“若佛住世，恒沙诸佛亦应住世。何以故？一切诸佛皆同一相，不思議相。不思議相，无生无灭。若未来诸佛出兴于世，一切诸佛亦皆出世。何以故？不思議中，无过去未来现在相。但众生取着，谓有出世，谓佛灭度。”

佛语文殊师利：“此是如来、阿罗汉、阿鞞跋致菩萨所解。

何以故？是三种人，闻甚深法，能不诽谤亦不赞叹。”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是不思议法，谁当诽谤？谁当赞叹？”

佛告文殊师利：“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凡夫亦不思议耶？”佛言：“亦不思议。何以故？一切心相皆不思议。”

文殊师利言：“若如是说，如来不思议，凡夫亦不思议。今无数诸佛求于涅槃，徒自疲劳。何以故？不思议法即是涅槃，等无异故。”文殊师利言：“如是凡夫不思议，诸佛不思议。若善男子、善女人，久习善根，近善知识，乃能了知。”

佛告文殊师利：“汝欲使如来于众生中为最胜耶？”文殊师利言：“我欲使如来于诸众生为最第一，但众生相亦不可得。”

佛言：“汝欲使如来得不思议法耶？”文殊师利言：“欲使如来得不思议法，而于诸法无成就者。”

佛告文殊师利：“汝欲使如来说法教化耶？”文殊师利白佛言：“我欲使如来说法教化，而是说及听者皆不可得。何以故？住法界故。法界、众生，无差别相。”

佛告文殊师利：“汝欲使如来为无上福田耶？”文殊师利言：“如来是无尽福田，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无上福田。非福田非不福田，是名福田。无有明闇生灭等相，是名福田。若能如是解福田相，深植善种，亦无增减。”

佛告文殊师利：“云何植种，不增不减。”文殊师利言：

“福田之相，不可思议。若人于中如法修善，亦不可思议。如是植种，名无增无减，亦是无上最胜福田。”

尔时大地以佛神力，六种震动，现无常相。一万六千人皆得无生法忍，七百比丘、三千优婆塞、四万优婆夷、六十亿那由他六欲诸天，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上（终）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卷下

尔时阿难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如是大地六种震动？”佛告阿难：“我说福田无差别相，故现斯瑞。往昔诸佛亦于此处，作如是说福田之相，利益众生，一切世界六种震动。”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是不可思议。何以故！所说法相，不可思议。”

佛告文殊师利：“如是，如是！如舍利弗言，汝之所说实不可思议。”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不可思议不可说，思议亦不可说。如是思议不思议性俱不可说。一切声相，非思议亦非不可思议。”

佛言：“汝入不思议三昧耶？”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即不思议，不见有心能思议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议三昧？我初发心欲入是定，而今思惟，实无心相而入三昧。如人学射，久习则巧，后虽无心，以久习故，箭发皆中。我亦如是，初学不思议三昧，系心一缘，若久习成就，更无心想，恒与定俱。”

舍利弗语文殊师利言：“更有胜妙寂灭定不？”文殊师利

言：“若有不思议定者，汝可问言：‘更有寂灭定不？’如我意解，不可思议定尚不可得，云何问有寂灭定乎？”

舍利弗言：“不可思议定不可得耶？”

文殊师利言：“思议定者，是可得相；不可思议定者，不可得相。一切众生实成就不思议定。何以故？一切心相即非心故，是名不思议定。是故一切众生相及不思议三昧相，等无分别。”

佛赞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汝于诸佛久殖善根，净修梵行，乃能演说甚深三昧。汝今安住如是般若波罗蜜中。”

文殊师利言：“若我住般若波罗蜜中，能作是说，即是有想，便住我想。若住有想、我想中者，般若波罗蜜便有处所。般若波罗蜜若住于无，亦是我想，亦名处所。离此二处，住无所住，如诸佛住，安处寂灭非思议境界。如是不思议，名般若波罗蜜住处。般若波罗蜜处，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作。般若波罗蜜即不思议，不思议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不思议，不思议即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法界、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般若波罗蜜界，般若波罗蜜界即不思议界，不思议界即无生无灭界，无生无灭界即不思议界。”

文殊师利言：“如来界及我界，即不二相。如是修般若波罗蜜者则不求菩提。何以故？菩提相离，即是般若波罗蜜故。世尊！若知我相而不可着，无知无著是佛所知。不可思议无知无著，即佛所知。何以故？知体本性无所有相。云何能转法界？若知本性无体无著者，即名无物。若无有物，是无处所，无依无住。无依无住即无生无灭，无生无灭即是有为无为功德。若如是知，则无心想。无心想者，云何当知有为无为功德？无知即不思议，不

思议者是佛所知，亦无取无不取，不见三世去来等相，不取生灭及诸起作，亦不断不常。如是知者是名正智。不思議智如虚空，无此无彼，不可比类，无好恶，无等等，无相无貌。”

佛告文殊师利：“若如是知，名不退智。”文殊师利言：“无作智名不退智，犹如金铤先加锤打方知好恶。若不治打，无能知者。不退智相亦复如是。要行境界，不念不着，无起无作，具足不动，不生不灭，尔乃显现。”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言：“如诸如来自说己智，谁当能信？”文殊师利言：“如是智者，非涅槃法非生死法，是寂灭行，是无动行，不断贪欲、瞋恚、愚痴，亦非不断。何以故？无尽无灭，不离生死亦非不离，不修道非不修道。作是解者名为正信。”

佛告文殊师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深解斯义。”

尔时摩诃迦叶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若说如是甚深正法，谁能信解如闻受行？”

佛告迦叶：“今此会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闻此经者，如是人等，于未来世若闻是法，必能信解于甚深般若波罗蜜，乃能读诵信解受持，亦为他人分别演说。譬如长者失摩尼宝，忧愁苦恼。后若还得，心甚欢喜。如是，迦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亦复如是，有信乐心。若不闻法则生苦恼，若得闻时，信解受持，常乐读诵，甚大欢喜。当知此人，即是见佛，亦即亲近供养诸佛。”

佛告迦叶：“譬如忉利天上波利质多罗树，庖初出时，是中诸天见是树已，皆大欢喜，此树不久必当开敷。若比丘、比丘

尼、优婆塞、优婆夷，得闻般若波罗蜜，能生信解，亦复如是。此人不久亦当开敷一切佛法。于当来世，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闻般若波罗蜜，信受读诵，心不悔没。当知是人，已从此会听受是经，亦能为人聚落城邑广说流布。当知是人，佛所护念。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中，有能信乐，无疑惑者，是善男子、善女人，于过去诸佛久已修学，殖众善根。譬如有人以手穿珠，忽遇无上真摩尼宝，心大欢喜。当知是人必已曾见。

“如是，迦叶！若善男子、善女人，修学余法，忽然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能生欢喜，亦复如是。当知此人，已曾闻故。若有众生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心能信受，生大欢喜。如是人等亦曾亲近无数诸佛，从闻般若波罗蜜，已修学故。譬如有人，先所经见城邑聚落，后若闻人赞叹彼城，所有园苑种种池泉，华果树林男女人民，皆可爱乐。是人闻已，即大欢喜，更劝令说，是城园苑众好严饰，杂华池泉多诸甘果，种种珍妙一切爱乐。是人得闻，重甚欢喜。如是之人，皆曾见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有闻般若波罗蜜，信心听受，能生欢喜，乐闻不厌，而更劝说。当知此辈，已从文殊师利，曾闻如是般若波罗蜜故。”迦叶白佛言：“世尊！若将来世善男子、善女人，得闻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信乐听受。以是相故，当知此人亦于过去佛所曾闻修学。”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佛说诸法，无作无相，第一寂灭。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如是谛了斯义，如闻如说，为诸如来之所赞叹。不违法相，是即佛说，亦是炽然般若波罗蜜相，亦名炽燃具足佛法，通达实相，不可思议。”

佛告文殊师利：“我本行菩萨道时，修诸善根，欲住阿鞞跋致地，当学般若波罗蜜。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学般若

波罗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解一切法相，欲知一切众生心界皆悉同等，当学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欲学一切佛法具足无碍，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学一切佛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相好威仪无量法式，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一切佛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法式及诸威仪，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是空法中，不见诸佛、菩提等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欲知如是等相无疑惑者，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诸法若生若灭、若垢若净。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应作如是学般若波罗蜜。欲知一切法无过去、未来、现在等相，当学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法界性相无三世故。欲知一切法同入法界心无挂碍，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三转十二行法轮，亦自证知而不取着，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慈心遍覆一切众生而无限齐，亦不作念有众生相，当学般若波罗蜜。欲得于一切众生不起诤论，亦复不取无诤论相，当学般若波罗蜜。欲知是处非处、十力、无畏，住佛智慧得无碍辩，当学般若波罗蜜。”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观正法，无为无相，无得无利，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知者、不见者、无作者。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般若波罗蜜境界，非证非不证。不作戏论，无有分别。一切法无尽离尽，无凡夫法，无闻法，无辟支佛法、佛法。非得非不得，不舍生死，不证涅槃。非思议非不思议，非作非不作。法相如是。不知云何当学般若波罗蜜？”

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若能如是知诸法相，是名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摩訶萨若欲学菩提自在三昧，得是三昧已，照明一切甚深佛法，及知一切诸佛名字，亦悉了达诸佛世界，无有障碍，当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中学。”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以故名般若波罗蜜？”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非思量，无归依，无洲渚，无犯无福，无晦无明，犹如法界，无有分齐，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亦名菩萨摩訶萨行处。非处非不行处，悉入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当云何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文殊师利！如般若波罗蜜所说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是三昧者，亦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

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議，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議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阿难所闻佛法，得念总持，辩才智慧于声闻中虽为最胜，犹住量数，则有限碍。若得一行三昧，诸经法门，一一分别，皆悉了知，决定无碍。昼夜常说，智慧辩才终不断绝。若比阿难多闻辩才，百千等分不及其一。菩萨摩訶萨应作是念：‘我当云何速得一行三昧不可思議功德无量名称？’佛言：‘菩萨摩訶萨当念一行三昧，常勤精进而不懈怠。’如是次第渐渐修学，则能得入一行三昧，不可思議功德作证，除谤

正法不信，恶业重罪障者，所不能入。

“复次，文殊师利！譬如有人得摩尼珠，示其珠师。珠师答言：‘此是无价真摩尼宝。’即求师言：‘为我治磨，勿失光色。’珠师治已，随其磨时，珠色光明映彻表里。文殊师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学一行三昧不可思议功德无量名称，随修学时，知诸法相，明达无碍，功德增长，亦复如是。文殊师利！譬如日轮，光明遍满，无有减相。若得一行三昧，悉能具足一切功德，无有缺少，亦复如是。照明佛法，如日轮光。

“文殊师利！我所说法，皆是一味离味，解脱味，寂灭味。若善男子、善女人，得是一行三昧者，其所演说，亦是一味离味，解脱味、寂灭味，随顺正法，无错谬相。文殊师利！若菩萨摩訶萨得是一行三昧，皆悉满足助道之法，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文殊师利！菩萨摩訶萨，不见法界有分别相及以一相，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不可思议。是菩提中，亦无得佛。如是知者，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惊怖亦不疑惑。如是忍者，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以如是因，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佛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何以故？不思議界，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若善男子、善女人，闻如是说，不生懈怠。当知是人，已于先佛种诸善根。是故比丘、比丘尼，闻说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生惊怖，即是从佛出家。若优婆塞、优婆夷，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心不惊怖，即是成就真归依处。

“文殊师利！若善男子、善女人，不习甚深般若波罗蜜，

即是不修佛乘。譬如大地，一切药木皆依地生长。文殊师利！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一切善根皆依般若波罗蜜而得增长，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相违背。”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此阎浮提城邑聚落，当于何处演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佛告文殊师利：“今此会中，若有人闻般若波罗蜜，皆发誓言：‘于未来世，常得与般若波罗蜜相应，从是信解，未来世中能听是经。’当知此人不从余小善根中来，所能堪受，闻已欢喜。文殊师利！若复有人，从汝听是般若波罗蜜，应作是言：‘此般若波罗蜜中，无声闻、辟支佛法、佛法，亦无凡夫生灭等法。’”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问我言：‘云何如来说般若波罗蜜？’我当答言：‘一切诸法无诤论相，云何如来当说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不见有法可与法诤论，亦无众生心识能知。复次，世尊！我当更说究竟实际。何以故？一切法相同入实际，阿罗汉无别胜法。何以故？阿罗汉法、凡夫法，不一不异故。复次，世尊！如是说法，无有众生已得涅槃，今得、当得。何以故？无有决定众生相故。”

文殊师利言：“若人欲闻般若波罗蜜，我当作如是说。其有听者，不念不着，无闻无得，当如幻人无所分别。如是说者，是真说法。是故听者莫作二相，不舍诸见而修佛法，不取佛法，不舍凡夫法。何以故？佛及凡夫，二法相空，无取舍故。若人问我，当作是说，如是安慰，如是建立。善男子、善女人，应如是问，作如是住，心不退不没，当如法相，随顺般若波罗蜜说。”

尔时世尊叹文殊师利：“善哉，善哉！如汝所说。若善男

子、善女人，欲见诸佛，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欲亲近诸佛，如法供养，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言如来是我世尊，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言如来非我世尊，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成就一切三昧，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不成就一切三昧，亦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何以故？无作三昧无异相故，一切法无生无出故。若欲知一切法假名，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知一切众生修菩提道，不求菩提相，心不退没，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一切法皆菩提相故。若欲知一切众生行非行相，非行即菩提，菩提即法界，法界即实际，心不退没，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若欲知一切如来神通变化，无相无碍亦无方所，应学如是般若波罗蜜。”

佛告文殊师利：“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欲得不堕恶趣，当学般若波罗蜜。一四句偈，受持读诵，为他解说，随顺实相。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当知决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住佛国。若闻如是般若波罗蜜，不惊不畏，心生信解。当知此辈，佛所印可，是佛所行大乘法印。若善男子、善女人，学此法印，超过恶趣，不入声闻、辟支佛道，以超过故。”

尔时帝释三十三天，以天妙华：优钵罗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天曼陀罗华等，天栴檀香及余末香，种种金宝，作天伎乐，为供养般若波罗蜜并诸如来及文殊师利，以散其上。作是供养已，愿我常闻般若波罗蜜法印。释提桓因复作是愿，愿阎浮提善男子、善女人，常使得闻是经决定佛法，皆令信解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一切诸天为作拥护。

尔时佛告释提桓因言：“憍尸迦！如是，如是！善男子、

善女人，当得决定诸佛菩提。”

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如是受持，善男子、善女人，得大利益，功德无量。”

尔时以佛神力，一切大地六种震动。佛时微笑，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即是如来印般若波罗蜜相。”佛言：“文殊师利！如是，如是！说般若波罗蜜已皆现此瑞，为印般若波罗蜜故，使人受持，令无赞毁。何以故？无相法印不可赞毁。我今以是法印，令诸天魔不能得便。”

佛说是已，尔时诸大菩萨及四部众，闻说般若波罗蜜，欢喜奉行。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下（终）

無染覺性直觀 自行解脫之道

蓮花生大士 著

劉巧玲 譯

本文叙述《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这是开示本来觉性最直接的法要，源自《宁静忿怒尊无上自性解脱最胜教敕》。

敬礼法报化三身，敬礼一切圆证空明觉性之诸佛。

我将开示《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源自《宁静忿怒尊无上自性解脱最胜教敕》，它为你真实解说自己的本来觉性。有幸佛子，谛听觉照！

三昧耶！

何其奥妙！娑婆与涅槃同时圆具于一心之内，它的本性亘古即然，你却无缘得识。它空明无染，永世不灭，你却无缘一睹它的丰采。它处处显现无碍，你却视而不睹。因此著文，为你解说自己的心性。若不了解内在自性，三世诸佛所开示之八万四千法门，无人得识其中奥义。此言不虚，大雄诸佛之密意尽在于此矣！佛法经典纵然遍满虚空，究竟教诲终归于导入自性的三要诀。今开显诸佛自性，下文解说修持要诀，此法既无前行，也无续修。谛听！有幸佛子，谛听！

常人虽也重视心性的问题，且广加研究，对它仍然茫然无知，或落妄见，或入边见。乃因彼等未能正视心性之本身，只知发展为各种哲学观念及学说，深奥难解，使一般人错失了认识自性的机缘，以致轮回流转于六道三界，受尽诸苦。由此可知，不觉自己的心性，是十分可悲的谬误。纵然声闻缘觉试由无我的道理深入，却无法了解自性之本来面目。其他行者亦各执一论，自作缠缚，无缘得见净光。声闻缘觉受到主客（能所）二元之分别

见所障，中观派则蔽于真俗二谛的执著，事乘与瑜伽乘因执著本尊外相而受缚，大瑜伽（方便父续）及随瑜伽（般若母续）则因分别空性与觉性为二而生惑。从不二的究竟义观之，他们因分别空觉为二而步入歧途，唯有先识破空性与觉性不二，方能证入佛性无碍。由自性观之，不论凡俗，娑婆与涅槃本来不二，只因你不断造作贪瞋诸毒，故至今仍然流转于娑婆世界。

因此，暂且放下你现行或未行的佛学法事，藉今日开示《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的因缘，你终将明白，所有佛法都在这无上自性解脱中得以圆满。不论你修持何法，均将融入大圆满的究竟境界。

三昧耶！

那光明灿烂的觉性，也就是所谓的心性，有人视它为具体存在，实际上它并非实存。然而它又是一切之始，涅槃极乐及娑婆苦海的根源。它一向被密宗十一学派所推崇。从名相来讲，它具有各形各式的名称：有人称它为心，或心性；有人称它为梵，或大我；有人视它为无我的教义；有人直称它为心而已；有人称它为般若，或圆满智慧；有人称它为如来藏，或佛种；有人称为大手印；有人称为唯一本体；有人称为法界；有人称为阿赖耶，或一切种；有人只称它为平常心（觉）。

现在为你开示本觉，要点有三：

清除过去之念，不留纤毫痕迹；

向未来之念开放，不受他境所染；

安住当下心境，不修整造作。

如此的觉照实在平凡无奇，无思无念地观照自我，若仅仅纯粹的观照，唯见明空之境，并无任何观者存在，当下只是纯粹的觉照而已。此觉空明无染，非由他生。它真实无杂，明空不二，它既非永恒，亦非受造，然而它绝非虚无，因它光明遍在。它也不是单一的实体，因它明显地遍存万物。然而它亦不似一般物质和合而成，因它不可分割，只具一味。总之，我们本具的自觉，绝非源自任何外物。如此方是真正观察实相之道。

在这本觉内，法报化三身圆满如一。因它不生及空性，故是法身；因空性圆具光明朗净，故是报身；因它能够自在显现，故是化身；这圆满一体的法报化三身，便是觉性的本质。

谛听这殊胜的开示。你顿见自己当下的本觉原是如此，本来空明，纤毫未染，你怎能说，你不了解自己的心性？你的修持本无所执，亦无所求，你怎能说，你修持不佳？既然你的本觉就是这个，你怎能说，你寻不着自己的心性？心性原本就是那一念，你百般寻找，为何仍说找不到那个起心动念的人？

由是可见，起心动念的主体根本不存在，然而此念确有，你怎能说此念未生？你只需随任此念生灭，不修不整，你为何还说无法进入空境？既然你只需顺其自然，无为无作，你为何还说，你对它们一筹莫展？何况明、空、觉性，本是圆满不可分的一体，你怎能说，自己的修持一无所成？既然本觉是自然出生、自然圆满，不受前因或外境所限，你怎能说，一切功夫只是徒然？既然所有念头都是当下生起，当下寂灭解脱，你为何还说，你不知对治之道？既然当下的觉性本来如此，你为何还不识自己的本性？

自性本空，它真的无实无根，你的自性也如虚空，你不妨仔细观照一下自心是否确实如此。你真的不用先入为主地秉持着空观，那自然生起的本觉，从无始以来一直空明朗净，好似太阳一般，由核心自然发出光热，你不妨仔细观照一下自心是否确实如此。这本觉本智，真的是不灭的，好似江河流水一般永无止尽，你不妨仔细观照一下自心是否确实如此。心念变化无常，真的不是我们的意念所能尽解，它们就像微风一般难以捉摸，你不妨仔细观察一下自心是否确实如此。不论任何外境生起，真的就是本体显现，就像明镜能反映出一切外境似的。你不妨仔细观察一下自心是否确实如此。世上纷纭万象，真的都在它的自身内解脱，就像空中的云彩自行生出又自行寂灭，你不妨仔细观察一下自心是否确实如此。

一切境相无非是心性所生，在修持之外，岂另有修持之人？
一切境相无非是心性所生，在行事之外，岂另有行者之存在？
一切境相无非是心性所生，除了三昧耶戒之外，岂另有守戒之人？
一切境相无非是心性所生，除了证果之外，岂另有悟者之存在？
你应该仔细观照自己的心性，审思再三。

当你外观身外虚空，若无杂念，亦不受外境所染；你再内观自性，亦无念者以念向外造境，那么，那微妙的心性，便空明朗净，无垢无染。你的本觉净光，即是法界本身，好似无云晴空中的太阳，阳光虽无形无象，却光明遍照，不论你了解与否，此乃最胜法义。

这本来圆满的净光，自始便非源自他物，乃由觉性自生，本身却无父无母，真是不可思议！自生之无上觉性，亦非由他物所造，真是不可思议！它既无生，故也无由而灭，真是不可思议！

它虽无所不在，却无人得见真相，真是不可思议！纵然流转于娑婆世界，却无损其身，真是不可思议！纵使得证佛性，对它亦无所增益，真是不可思议！它存在每个人内，却无人认出它来，真是不可思议！然而你还冀望成就其他外在的证果，真是不可思议！明知它在自身之内，你却四处寻觅，真是不可思议！

何其奥妙！这当下的本觉空明朗净，无实可执，仅此，即是无上的知见。它涵括一切，却不受任何观念事物所羁，仅此，即是无上的修持。它不修不整，又是言语道断，仅此，即是无上的道行。无需四处追求，它本来圆满具足，仅此，即是无上的证果。

殊胜之正道有四：

殊胜的正见：正因当下觉性光明朗净，此光明净性又无瑕无疵，故可称之为道。

殊胜的正修：正因当下觉性本具此光明，此光明净性又无瑕无疵，故可称之为道。

殊胜的正行：正因当下觉性本具此光明，此光明净性又无瑕无疵，故可称之为道。

殊胜的正果：正因当下觉性就是这光明朗净，此光明净性又无瑕无疵，故可称之为道。

今开示三世不易的四定法：

不易之正见，是为一法，当下常在的觉性，光明朗净，三世不易，故称为定法。不易之正修，是为一法，当下常在的觉性，光明朗净，三世不易，故称为定法。不易之正行，是为一法，当

下常在的觉性，光明朗净，三世不易，故称为定法。不易之正果，是为一法，当下常在的觉性，光明朗净，三世不易，故称为定法。

既然你已领受三世如一的秘密教诲，便应尽抛过去的知见及一切，断除未来的冀望及筹划，眼前这一刻，纵有念头生起，不执不取，心如虚空。既然，由究竟观之，根本无法可修，故无需修持。既然，那儿本不散乱，你只需心不散乱地安住此境。不修不整也不散乱，只是觉照一切，你的觉性便本知本明，光明灿烂。当它生起时，称为菩提心，亦即悟性。因无所修整，故超越一切外在知识，因无所散乱，它是本体的光明净性，外境外相，既无自性，故自然解脱。明空不二，是为法界。一旦悟及佛性无道可及，无法可悟，不证自明，便得如实而见金刚萨埵！

下面的开示，将为你穷究六种边见，并推翻其说。不论当前的知见学说，立论何等分歧，所谓的心性，便是你的本觉，它是自然生起的无上觉性。应知，观者及观照本来不二！当你观照，不妨寻找观者为谁，若遍寻不得，此一妄见便顿现其穷而自然瓦解。这妄见一了，即是你重生的一刻！知见及持此知见之人并无分别，若能不落入空见或空境，当下的觉性顿显空明，这便是大圆满见。于是，不论识与不识，亦无分别。

不论当前的修行方法，立论何等分歧，你的日常觉心具有透视观照的能力。应知，修持与修持者本来不二！不论你在修行与否，不妨寻觅一番修持之人，若遍寻而不得修持之主体，你的修持便顿现其穷而自然瓦解。修持一旦放下，便是你重生的一刻！你若能既不落幻境，也不昏沉散乱，当下无染的觉性自现光明朗净，这毫不造作的觉照，便是专一定境。如此，入定或不入定，本非二境。

不论当前的行事标准，是何等分歧，你本具的元觉，却是唯一本体。应知，行为与行者本非二事！不论你正在造作或无事，不妨观察一下，是否有一行者存在，若遍寻行者而不可得，你的行事便顿现其穷，而自然瓦解。造作停止的那一刻，便是你的新生！无始以来，行事与行事之人本无分别，你若能不落入妄见，染着习气，当下的觉性刹那归于清淨无染。既不相应，也不排斥，随顺事务，不加修整，惟此道行，方称清淨无染。如此，淨行与不淨行，亦本来不二。

不论当前的悟境证果，是何等的分歧，心性的本质就是本觉，亦即本来圆满的法报化三身。应知，悟境与悟者本来不二！你不妨寻找一下悟境及悟者，若遍寻悟者而不可得，你的悟境便顿现其穷，而自然瓦解。悟境一旦寂灭，便是你新生的一刻！悟境与悟者皆觅不可得，你又不落于执著或贪瞋惧情，当下的觉性便归于本来的清淨无染。只要了悟法报化三身圆具于你内，此即无上佛果！

本觉是不受不灭论或空见诸种边见所染的，此即所谓不落两边的中道。本觉原来就是清淨无碍的常存觉性，它又是空性之核心，因此被称为如来性，即佛心或佛种。你若明了此究竟奥义，便已超越一切论说，因此它又被称为般若波罗密多，即圆满智慧。又因它超越了理性及观念的范畴，因此又被称为大手印，即无上的象征奥义。因此，不论你了解与否，它皆自适其所。由于它是涅槃极乐与娑婆苦海的根源，故被称为阿赖耶，意即一切种。由于它本来面目平凡无奇，这空明常在的觉性，又被称为平常心（觉）。不论它具有多少个深奥而美妙的名相，最终所指，不过是这当下觉性而已！

于此心外，向外驰求，就好比外出追寻象迹，其实你的象正安居家中。即使你通晓整个宇宙，也无法穷究这奥秘的究竟。如果你不了解万象皆出自一心，便无由证得佛果。不知识取本觉之人，自然向外驰求，一味向身外寻求自我的人，怎会找到自己？好比一个笨人，进入人群中，便受到外境所惑而忘失了自己，一旦忘失自我，便四处乱寻，不断误将他人当作自己。

同理，如果你不知万物之本性，不知外境原是出自一心，便会再三流转于娑婆。你若看不透自己的本来心性就是如来，涅槃便变得遥不可及。所谓娑婆与涅槃，全凭你一念无明或一念明觉。若由究竟义观之，两者本质实在无所分别！你还以为它们存在于你的自性之外，真是极大的错误！其实错误与无误，本来也是一味（自性而已）！一切有情的心念本来不可分割，不修不整的心性，只需安住本来自然之境，便是解脱。如果你认不出那根本的迷惑及幻相也是出自本心，你便无法认识法界的实相。

你应努力觉照那自始自生者，由外相观之，起初似有所生，存在期间，似有所住，最后终将归于某处。可是你若加以细究，它却似乌鸦照井，当乌鸦离井而去，它的倒影也一逝不返。同理，一切表相皆由心所生，既由心生，也由心灭。唯此心性了知一切，且知一切本空本净。有如天上穹苍，它的空虚与澄澈本不可分。自生的本觉虽能生出外境，变成光明透澈又井然有序的万象，此即法性，也是实相。它虽藉外相来显示自身的存在，你心中却明明白白，那便是你的自性。由于它是如此明朗透澈，故被视为虚空，但虚空只是心性的一个比拟而已，不足以涵盖其意。因为自性虽如虚空，却具本觉，无所不明，天空却无觉性，它的空虚好似死尸一般地空虚，了无生命，因此心性的真相是无法以天空作

譬的。总之，能毫不散乱地任心性安住本然便是。

何况纷纭万象，也具有俗谛（相对性的真理）的价值。没有任何现象真正地存在，它们迟早会消逝。涅槃及娑婆中的一切事物现象，只不过是表相而已，靠那唯一的自性去觉察。每当内在的心境有所改变，感受到的外境也随之变迁，因此，你所见的一切，只是心性的流露。六道众生都是依照自己的业报而认取外境的。

有些外道常持二元论，或以不灭论来驳斥空论，密法九乘中也各据立场来观外境。人们不仅观察外境的方式不同，解说立论也互异，一旦执著于变化无常的表相，谬误便由此而生。你若能对自心所见的表相，不论它们是虚是实，始终不执不取，便是佛境。

外境本身并无过错，因为执著才成障碍。你若了知那执著外相的念头，就是自性，此念当下解脱。一切显现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整个宇宙毕现于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六道众生毕现于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天人的福报毕现于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下三道的苦境毕现于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贪瞋痴等五毒毕现于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自生的本觉呈现于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涅槃道上的善念呈现于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各种魔难障碍出现于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天界神祇及其境界出现于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各种净念出现于前，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证入无念的定境，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观得万物光影交错，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证入色无边处定或识无边处定，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证入一多不二，也只是心性的流露。即使一切色与一切空毕现于前，

这也只是心性的流露。没有任何境相，不是出自心性！

正因自性无碍的本质，境相才能不断生起，有如大海及波浪本是一体。因此凡是生起之现象，必将在心性内自然解脱，不论你用多少不同的名相去指称它，由究竟观之，心性不曾离开过一切而存在。这一体性并非建筑在任何有形基础上的，它虽是一，你却无法由任何一边而得其全貌。它也不是存在某处的实体，因为它不由造作。它也不是虚无，因它的光明及觉性光辉遍照。它更不是各种形色，因为空性与光明是不可分割的。当下此刻的自觉是如此的空灵及实在，虽有此觉照，却找不到觉照的主体，所悟实在只是被悟而已，一无实质。只要据此修行，一切自然解脱，我们的官能（五根）便能不受理性意识的干扰，当下体认一切。有如芝麻榨成麻油，牛奶搅成奶油的过程一样，不经榨压，哪来麻油？不经搅拌，哪来奶油？一切众生虽本具真实佛性，不经修持，如何证入佛果？若肯修持，即使放牛郎也能悟道解脱！他虽不了解其中的学理，仍能从经验中一步一步地调练自己。譬如有人亲口尝过糖的滋味，哪里需要他人解说其中的滋味？错失本觉，即使班智达（博学之士）也堕入歧途，不论他们学问何等渊博，通晓密宗九乘的次第，缺乏证量经验，所说难免以讹传讹，离佛地愈远。

一旦了知本觉，一切功德业报当下灭尽，若不识本觉，一切德行或恶业，终将累积为业报，在善恶二界中轮回流转。只要你能识破自性中空虚的觉性，善、恶、德、业，便不致落实成报。就如虚空流不出泉水一般，功德与罪业在虚空之境也无法滋生业果。那自生的本觉方能观照透视一切，以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是如此深奥。你必须熟谙自己的觉性。这秘密教教，何等

深奥！

何等奥妙！《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直接为人开示本觉，这是为了未来众生的利益。此论虽精简非常，所有密法、要门、口诀，尽在于此！我既已传授此法于当世，仍另将它隐藏某处，作为岩藏密法，使未来善业成熟之人，有缘闻此妙法。

三昧耶！

以上论述是开示人的当下觉性，定名为《无染觉性直观自行解脱之道》，此文乃莲花生大士所作，愿这殊胜的解脱之道永不失落！直到娑婆众生毕竟解脱！

杖 指 教 授

又名：莲花生大师给予杖指老人的教授——极殊胜的心性直指

当伟大的上师莲花生居住在桑耶寺的大岩兰若时，有一位未受教育的六十一岁老人——族姓拿葛的喜饶·嘉波，他对上师有着最深切的信心及强烈的虔敬心，服侍了上师一年。

这段期间，拿葛并没有请求任何法教，上师也并未给予他任何教法。一年后当上师打算离开时，拿葛供养了一个曼达，上面摆放着黄金做成的一朵花，然后说道：“伟大的上师啊，请仁慈地顾念我。首先，我没有受过教育；其次，我的智力薄弱；第三，我年老了，所以我的身体四大已经耗损了。我恳求您赐予法教给一位站在死亡边缘的老人，请赐予我简单易懂、可以彻底疑惑、容易了悟与运用、见地有效，并可在未来世中帮助我的教法。”

上师将自己的手杖指向这位老人的心，然后赐予了这个教授：

注意听啊，老人！深入观照自身明觉的这个觉醒心吧！觉醒心既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边际。最初，它并没有起源而是空性的；中间，它没有所居之地而是空性的；最终，它没有目的地而是空性的。这空性并不是由任何事物所制造的，而且清明又具有觉知。当你看见了这点并认出空性的时候，你便了知了你的本然面目。你了解了事物的本性，于是你便是看到了自心本性，你会对实相的根本状态生起定见，也会彻底对智慧的困惑。

有着明觉的这个觉醒心，并非由任何物质所造；觉醒心是

本自存在的，而且是你自身本有的。这是很容易了悟的万物本性，因为这本性不必在他处寻得。这即是自心本性，而这本性并非由某种可攀执的实质感知者和所感知对境所组成。自心本性使常见与断见的界限边见消失了，在这样的本性中，没有什么需要觉醒；证悟的觉醒境界即是你自身自然清醒的明觉。在这明觉中，没有什么会下堕到地狱，明觉本来便是清淨的。在这明觉中，没有什么需要实践的修持，其本质即是自然觉知的。这个本然境界的殊胜见地就在你自身内，这是无法从他处寻得的，你必须如此生起确信。当你如此了解了见地，并想要将见地运用在你的经历中，那么不管你身居何处，都是你的身体所成的山林闭关隐修地。无论你感知到什么外在显相，都是自性本然生起的显相，也是自性空的空性；就这样让外在显相如实呈现，远离心智概念的戏论造作。本然自性已解脱的显相成了你的帮手或友伴，你已能够以显相为道用而进行修持。于内，无论内心有何变动、无论你想到什么，这些都是无自性而为空性的。想法的种种展现是自解脱的。当你忆持自心的体性时，你便能够将想法作为道用，而且这个修持是很容易的。

最密的建议则是：无论你感受到什么烦恼，要深入直观，于是烦恼便会不留痕迹地消退。如此，烦恼便自解脱了。这是很容易修持的。

当你可以这样修持的时候，你的禅修训练便不会局限在座间而已。由于了解万物都是帮手或友伴，因此你的禅修体验不会变易、本然自性不会间断止灭、行持也是自在解脱的。无论身居何处，你都不再与内在本然的自性分离。

一旦了解到这点，你的物质色身也许垂垂老矣，但觉醒心

却是不会老化的。觉醒心清楚了解年轻和年老并没有差异、本然自性超越了偏见与偏颇心。当你认出明觉和本然觉性就存在于自身中，便没有利根器与钝根器的差别了；当你了解那远离了偏见与偏颇心的本然自性就存在于自身中，便没有学问大小的差别了；即使支托着心的这个身体散灭了，明觉智慧的法身也不会止息；当你能让此不变或不动的境界稳固时，便没有长寿或短寿的差别了。老人家，好好修持这真实义吧！将这修持谨记于心！

不要将文字错认为意义，不要与你的友人，即勤勉精进，相互分离！要以正念觉察来拥抱、体验万事万物。不要沉溺在无用的闲谈及无意义的流言蜚语中！不要投入凡俗的目标！不要让自己因担忧子孙而受到扰乱！不要过度渴求饮食！要让自己平凡地死！你的生命就快耗尽了，因此要勤奋精进！

好好修持这个为一位面临死亡边缘的老人而说的教诫吧！

由于以手杖指向喜饶·嘉波的心间，这个教诫于是被称为“杖指老人的教授”。

拿葛的喜饶·嘉波后来证得解脱，并获得大成就。卡千的公主为了未来世代的人们，写下了这些内容，并以“杖指教授”的名称而受人称闻。

菩提達摩大師 血脉論

【梁】菩提達摩 述

注 1：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48 卷，《正续藏经》第 63 册。

注 2：此经的有声书可在道德网站 www.daode.org 免费下载。

三界混起，同归一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

问曰：若不立文字，以何为心？

答曰：汝问吾，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无心，因何解答汝？汝若无心，因何解答吾？问吾即是汝心，从无始旷大劫以来，乃至施为运动一切时中，一切处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离此心外，觅菩提涅槃无有是处。

自性真实，非因非果。法即是心义，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无有是处。佛及菩提皆在何处？譬如有人以手提虚空得否？虚空但有名，亦无相貌；取不得、舍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见佛终不得也。

佛是自心作得，因何离此心外觅佛？前佛后佛只言其心，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处？心外既无佛，何起佛见？递相诳惑，不能了本心，被它无情物摄，无自由。若也不信，自诳无益。

佛无过患，众生颠倒，不觉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应心外觅佛。佛不度佛，将心觅佛不识佛。但是外觅佛者，尽是不识自心是佛。亦不得将佛礼佛，不得将心念佛。佛不诵经，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亦不造善恶。

若欲觅佛，须是见性，见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念佛得因果，诵经得聪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报，觅佛终不得也。

若自己不明了，须参善知识，了却生死根本。若不见性，即不名善知识。若不如此，纵说得十二部经，亦不免生死轮回，三界受苦，无出期时。

昔有善星比丘，诵得十二部经，犹自不免轮回，缘为不见性。善星既如此，今时人讲得三五本经论以为佛法者，愚人也。若不识得自心，诵得闲文书，都无用处。

若要觅佛，直须见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无事无作人。若不见性，终日茫茫，向外驰求，觅佛元来不得。虽无一物可得，若求会亦须参善知识，切须苦求，令心会解。生死事大，不得空过，自诳无益。纵有珍馐如山，眷属如恒河沙，开眼即见，合眼还见么？

故知有为之法，如梦幻等，若不急寻师，空过一生。然则佛性自有，若不因师，终不明了。不因师悟者，万中希有。若自己以缘会合，得圣人意，即不用参善知识，此即是生而知之，胜学也。若未悟解，须勤苦参学，因教方得悟。若未悟了，不学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别皂白，妄言宣佛教，谤佛忌法。如斯等类，说法如雨，尽是魔说，即非佛说。师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他指挥，不觉堕生死海。但是不见性人，妄称是佛，此等众生，是大罪人，诳他一切众生，令入魔界。

若不见性，说得十二部经教，尽是魔说，魔家眷属，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凭何免生死。若见性即是佛，不见性即是众生。若离众生性，别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处？即众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无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无佛可得，佛外无性可得。

问曰：若不见性，念佛诵经布施持戒精进，广兴福利，得成佛否？

答曰：不得。

又问：因何不得？

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为法，是因果、是受报、是轮回法，不免生死，何时得成佛道。成佛须是见性，若不见性，因果等语，是外道法。若是佛，不习外道法。佛是无业人，无因果，但有少法可得，尽是谤佛，凭何得成。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见，佛都不许。佛无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净。诸法无修无证，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是无作人，但有住著心，见佛即不许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见此义，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若不见性，一切时中拟作无作想，是大罪人，是痴人，落无记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恶。若拟修无作法，先须见性，然后息缘虑，若不见性得成佛道，无有是处。有人拨无因果，炽然作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如此之人，堕无间黑暗地狱，永无出期，若是智人，不应作如是见解。

问曰：既若施为运动，一切时中皆是本心，色身无常之时，云何不见本心？

答曰：本心常现前，汝自不见。

问曰：心既见在，何故不见？

师曰：汝曾作梦否？

答：曾作梦。

问曰：汝作梦之时，是汝本身否？

答：是本身。

又问：汝言语施为运动与汝别不别？

答曰：不别。

师曰：既若不别，即此身是汝本法身，即此法身是汝本心。此心从无始旷大劫来，与如今不别，未曾有生死，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好不恶，不来不去，亦无是非，亦无男女相，亦无僧俗老少，无圣无凡，亦无佛，亦无众生，亦无修证，亦无因果，亦无筋力，亦无相貌，犹如虚空，取不得，舍不得，山河石壁不能为碍，出没往来，自在神通，透五蕴山，渡生死河，一切业拘此法身不得。

此心微妙难见，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见。于此光明中运手动足者，如恒河沙，及乎问著，总道不得，犹如木人相似，总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识？佛言一切众生，尽是迷人，因此作业，堕生死河，欲出还没，只为不见性。众生若不迷，因何问著其中事，无有一人得会者，自家运手动足因何不识？故知圣人语不错，迷人自不会晓。故知此难明，惟佛一人能会此法，余人天及众生等，尽不明了。若智慧明了，此心号名法性，亦名解脱，生死不拘，一切法拘它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来，亦名不思議，亦名圣体，亦名长生不死，亦名大仙，名虽不同，体即是一。

圣人种种分别，皆不离自心，心量广大，应用无穷，应眼见色，应耳闻声，应鼻嗅香，应舌知味，乃至施为运动，皆是自心。一切时中，但有语言，即是自心。故云，如来色无尽，智慧

亦复然。色无尽是自心，心识善能分别一切，乃至施为运用，皆是智慧。心无形相，智慧亦无尽。故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四大色身即是烦恼，色身即有生灭，法身常住，而无所住，如来法身常不变异。

经云：众生应知，佛性本自有之。迦叶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即此同诸佛心。前佛后佛只传此心，除此心外，无佛可得。

颠倒众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驰求，终日忙忙，念佛礼佛，佛在何处？不应作如是等见，但知自心，心外更无别佛。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自心是佛，不应将佛礼佛，但是有佛及菩萨相貌，忽尔见前，切不用礼敬，我心空寂，本无如是相貌，若取相即是魔，尽落邪道。若是幻从心起，即不用礼。礼者不知，知者不礼，礼被魔摄。恐学人不知，故作是辨。

诸佛如来本性体上，都无如是相貌，切须在意。但有异境界，切不用采括，亦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来清静，何处有如许相貌。乃至天龙夜叉鬼神帝释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惧。我心本来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见，但莫取相，若起佛见法见，及佛菩萨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堕众生位中。若欲直会，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无别语。故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无定实，幻无定相。是无常法，但不取相，合它圣意。故经云：离一切相，即名诸佛。

问曰：因何不得礼佛菩萨等？

答曰：天魔波旬阿修罗示见神通，皆作得菩萨相貌，种种

变化，是外道，总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错礼拜。佛是西国语，此土云觉性。觉者灵觉，应机接物，扬眉瞬目，运手动足，皆是自己灵觉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禅。禅之一字，非凡圣所测。

又云：见本性为禅。若不见性，即非禅也。假使说得千经万论，若不见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至道幽深，不可语会，典教凭何所及？但见本性，一字不识亦得。见性即是佛，圣体本来清净，无有杂秽。所有言说，皆是圣人从心起用。用体本来空，名言犹不及，十二部经凭何得及？道本圆成，不用修证。道非声色，微妙难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说也。唯有如来能知，余人天等类，都不觉知。凡夫智不及，所以有执相。不了自心本来空寂，妄执相及一切法即堕外道。

若知诸法从心生，不应有执，执即不知。若见本性，十二部经总是闲文字。千经万论只是明心，言下契会，教将何用？至理绝言，教是语词，实不是道。道本无言，言说是妄。

若夜梦见楼阁宫殿象马之属，及树木丛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乐著，尽是托生之处，切须在意。临终之时，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瞥起，即魔摄。法身本来清净无受，只缘迷故，不觉不知，因兹故妄受报，所以有乐著，不得自在。只今若悟得本来身心，即不染习。若从圣入凡，示见种种杂类等，自为众生。故圣人逆顺皆得自在，一切业拘它不得。圣成久矣，有大威德，一切品类业，被它圣人转，天堂地狱无奈何它。凡夫神识昏昧，不同圣人内外明彻。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后悔无相救处。贫穷困苦皆从妄想生，若了是心，递相劝勉，但无作而作，即入如来知见。

初发心人，神识总不定，若梦中频见异境，辄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从外来。梦若见光明出现，过于日轮，即余习顿尽，法界性见。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唯自知，不可向人说。

或静园林中行住坐卧，眼见光明，或大或小，莫与人说，亦不得取，亦是自性光明。或夜静暗中行住坐卧，眼睹光明，与昼无异，不得怪，并是自心欲明显。

或夜梦中见星月分明，亦自心诸缘欲息，亦不得向人说。梦若昏昏，犹如阴暗中行，亦是自心烦恼障重，亦自知。若见本性，不用读经念佛，广学多知无益，神识转昏。设教只为标心，若识心，何用看教？

若从凡入圣，即须息业养神，随分过日，若多嗔恚，令性转与道相违，自赚无益。圣人于生死中，自在出没，隐显不定，一切业拘它不得。圣人破邪魔，一切众生但见本性，余习顿灭。神识不昧，须是直下便会，只在如今。欲会真道，莫执一切法，息业养神，余习亦尽，自然明白，不假用功。

外道不会佛意，用功最多，违背圣意，终日驱驱念佛转经，昏于神性，不免轮回。佛是闲人，何用驱驱广求名利，后时何用？但不见性人，读经念佛，长学精进，六时行道，长坐不卧，广学多闻，以为佛法，此等众生，尽是谤佛法人。前佛后佛，只言见性。诸行无常，若不见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

十大弟子中，阿难多闻第一，于佛无识，只学多闻，二乘外道皆无识佛，识数修证，堕在因果中，是众生业报，不免生死，远背佛意，即是谤佛众生，杀却无罪过。经云：阐提人不生信心，杀却无罪过。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见性，即不用取次

谤它良善，自赚无益。善恶历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狱只在眼前，愚人不信，现堕黑暗地狱中，亦不觉不知，只缘业重故，所以不信。譬如无目人，不信道有光明，纵向伊说亦不信，只缘盲故，凭何辨得日光？愚人亦复如是。现今堕畜生杂类，诞在贫穷下贱，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虽受是苦，直问著亦言我今快乐，不异天堂。故知一切众生，生处为乐，亦不觉不知。如斯恶人，只缘业障重故，所以不能发信心者，不自由它也。若见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须发，白衣亦是佛。若不见性，剃除须发，亦是外道。

问曰：白衣有妻子，淫欲不除，凭何得成佛？

答曰：只言见性，不言淫欲。只为不见性，但得见性，淫欲本来空寂，自尔断除，亦不乐著，纵有余习，不能为害。何以故？性本清静故。虽处在五蕴色身中，其性本来清静，染污不得。法身本来无受，无饥无渴，无寒热，无病，无恩爱，无眷属，无苦乐，无好恶，无短长，无强弱，本来无有一物可得，只缘执有此色身，因即有饥渴寒热瘴病等相。若不执，即一任作。若于生死中得自在，转一切法，与圣人神通自在无碍，无处不安。若心有疑，决定透一切境界不过，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轮回生死。若见性，旃陀罗亦得成佛。

问曰：旃陀罗杀生作业，如何得成佛？

答曰：只言见性，不言作业。纵作业不同，一切业拘他不得。从无始旷大劫来，只为不见性，堕地狱中，所以作业轮回生死。从悟得本性，终不作业。若不见性，念佛免报不得，非论杀生命。若见性，疑心顿除，杀生命亦不奈它何。

自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递传心印。吾今来此土，唯传顿教

大乘，即心是佛。不言持戒精进苦行，乃至入水火，登于剑轮，一食长坐不卧，尽是外道有为法。若识得施为运动灵觉之性，汝即诸佛心。前佛后佛只言传心，更无别法。若识此法，凡夫一字不识亦是佛。若不识自己灵觉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尘，觅佛终不得也。

佛者亦名法身，亦名本心，此心无形相，无因果，无筋骨，犹如虚空，取不得。不同质碍，不同外道。此心除如来一人能会，其余众生迷人不明了。此心不离四大色身中，若离是心，即无能运动。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身是无情，因何运动？若自心动，乃至语言施为运动，见闻觉知，皆是动心动用。动是心动，动即其用。动用外无心，心外无动。动不是心，心不是动。动本无心，心本无动。动不离心，心不离动。动无心离，心无动离。动是心用，用是心动。动即心用，用即心动。不动不用，用体本空，空本无动。动用同心，心本无动。

故经云：动而无所动，终日去而未曾去，终日见而未曾见，终日笑而未曾笑，终日闻而未曾闻，终日知而未曾知，终日喜而未曾喜，终日行而未曾行，终日住而未曾住。

故经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见闻觉知，本自圆寂。乃至嗔喜痛痒何异木人，只缘推寻痛痒不可得。故经云：恶业即得苦报，善业即有善报，不但嗔堕地狱，喜即生天。若知嗔喜性空，但不执即诸业脱。若不见性诵经，决无凭。说亦无尽，略标邪正如是，不及一二也。

颂曰：

心心心难可寻，宽时遍法界，窄也不容针。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这心是佛。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偈曰：

吾本来此土。传法救迷情。
一华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菩提達摩大師 悟性論

【梁】菩提達摩 述

注 1：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48 卷，《卅续藏经》第 63 册。

注 2：此经的有声书可在道德网站 www.daode.org 免费下载。

夫道者，以寂灭为体；修者，以离相为宗；故经云：寂灭是菩提，灭诸相故。

佛者，觉也。人有觉心，得菩提道，故名为佛。经云：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是知有相，是无相之相，不可以眼见，唯可以智知。若闻此法者，生一念信心，此人以发大乘超三界。三界者，贪嗔痴是。返贪嗔痴为戒定慧，即名超三界。然贪嗔痴亦无实性，但据众生而言矣。若能返照，了了见贪嗔痴性即是佛性，贪嗔痴外更无别有佛性。经云：诸佛从本来，常处于三毒，长养于白法，而成于世尊。三毒者，贪嗔痴也。

言大乘最上乘者，皆是菩萨所行之处，无所不乘，亦无所乘，终日乘未尝乘，此为佛乘。经云：无乘为佛乘也。

若人知六根不实，五蕴假名，遍体求之，必无定处，当知此人解佛语。经云：五蕴窟宅名禅院。内照开解即大乘门，可不明哉。不忆一切法，乃名为禅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卧皆禅定。

知心是空，名为见佛。何以故？十方诸佛皆以无心，不见于心，名为见佛。

舍身不吝，名大布施。离诸动定，名大坐禅。何以故？凡夫一向动，小乘一向定，谓出过凡夫小乘之坐禅，名大坐禅。若作此会者，一切诸相不求自解，一切诸病不治自瘥，此皆大禅定力。

凡将心求法者为迷，不将心求法者为悟。不著文字名解脱，不染六尘名护法，出离生死名出家，不受后有得道，不生妄想

名涅槃，不处无明为大智慧，无烦恼处名般涅槃，无心相处名为彼岸。迷时有此岸，若悟时无此岸。何以故？为凡夫一向住此。若觉最上乘者，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离于此彼岸也。若见彼岸异于此岸，此人之心，已无禅定。

烦恼名众生，悟解名菩提，亦不一不异，只隔具迷悟耳。迷时有世间可出，悟时无世间可出。

平等法中，不见凡夫异于圣人。经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圣人不能行。平等法者，唯有大菩萨与诸佛如来行也。

若见生异于死，动异于静，皆名不平等。不见烦恼异于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烦恼与涅槃，同是一性空故。是以小乘人妄断烦恼，妄入涅槃，为涅槃所滞。菩萨知烦恼性空，即不离空，故常在涅槃。

涅槃者，涅而不生，槃而不死，出离生死，出般涅槃。心无去来，即入涅槃。是知涅槃即是空心。诸佛入涅槃者，为在无妄想处。菩萨入道场者，即是无烦恼处。空闲处者，即是无贪嗔痴也。贪为欲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若一念心生，即入三界；一念心灭，即出三界。是知三界生灭，万法有无，皆由一心。凡言一法者，似破瓦石竹木无情之物。若知心是假名，无有实体，即知自家之心亦是是非有，亦是是非无。何以故？凡夫一向生心，名为有；小乘一向灭心，名为无。菩萨与佛未曾生心，未曾灭心，名为非有非无心。非有非无心，此名为中道。

是知持心学法，则心法俱迷；不持心学法，则心法俱悟。凡迷者，迷于悟；悟者，悟于迷。正见之人，知心空无，即超迷悟。无有迷悟，始名正解正见。

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由色故心；是知心色两相俱生灭。

有者有于无，无者无于有，是名真见。夫真见者，无所不见，亦无所见，见满十方，未曾有见。何以故？无所见故，见无见故，见非见故。凡夫所见，皆名妄想。若寂灭无见，始名真见。心境相对，见生于中，若内不起心，则外不生境，境心俱净，乃名为真见。作此解时，乃名正见。

不见一切法，乃名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何以故？见与不见，俱不见故；解与不解，俱不解故。无见之见，乃名真见；无解之解，乃名大解。

夫真见者，非直见于见，亦乃见于不见。真解者，非直解于解，亦乃解于不解。

凡有所解，皆名不解；无所解者，始名正解；解与不解，俱非解也。经云：不舍智慧名愚痴。以心为空，解与不解俱是真；以心为有，解与不解俱是妄。

若解时法逐人，若不解时人逐法。若法逐于人，则非法成法；若人逐于法，则法成非法；若人逐于法，则法皆妄；若法逐于人，则法皆真。

是以圣人亦不将心求法，亦不将法求心，亦不将心求心，亦不将法求法。所以心不生法，法不生心，心法两寂，故常为在定。

众生心生，则佛法灭；众生心灭，则佛法生。心生则真法灭，心灭则真法生。已知一切法各不相属，是名得道人。知心不

属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场。

迷时有罪，解时无罪。何以故？罪性空故。

若迷时无罪见罪，若解时即罪非罪。何以故？罪无处所故。

经云：诸法无性，真用莫疑，疑即成罪。何以故？罪因疑惑而生。若作此解者，前世罪业即为消灭。迷时六识五阴皆是烦恼生死法，悟时六识五阴皆是涅槃无生死法。

修道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时，无心可得；若得道时，无道可得。若言将心求道得者，皆名邪见。

迷时有佛有法，悟则无佛无法。何以故？悟即是佛法。

夫修道者，身灭道成，亦如甲折树。生此业报身，念念无常，无一定法，但随念修之；亦不得厌生死，亦不得爱生死；但念念之中，俱不妄想；则生证有余涅槃，死入无生法忍。

眼见色时，不染于色；耳闻声时，不染于声；皆解脱也。眼不著色，眼为禅门；耳不著声，耳为禅门。总而言之，见色性者常解脱，见色相者常系缚。不为烦恼所系缚者，即名解脱，更无别解脱。

善观色者，色不生心，心不生色，即色与心俱清净。

无妄想时，一心是一佛国；有妄想时，一心是一地狱。众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狱。菩萨观察妄想，不以心生心，常在佛国。

若不以心生心，则心心入空，念念归静，从一佛国，至一佛国。若以心生心，则心心不静，念念归动，从一地狱，历一地

狱。

若一念心起，则有善恶二业，有天堂地狱。若一念心不起，即无善恶二业，亦无天堂地狱。

为体非有非无，在凡即有，在圣即无。圣人无其心，故胸臆空洞，与天同量。此已下并是大道中证，非小乘及凡夫境界也。

心得涅槃时，即不见有涅槃。何以故？心是涅槃。

若心外更见涅槃，此名著邪见也。一切烦恼为如来种子，为因烦恼而得智慧。只可道烦恼生如来，不可得道烦恼是如来。故身心为田畴，烦恼为种子，智慧为萌芽，如来喻于谷也。佛在心中，如香在树中，烦恼若尽，佛从心出，朽腐若尽，香从树出。即知树外无香，心外无佛。若树外有香，即是他香；心外有佛，即是他佛。

心中有三毒者，是名国土秽恶；心中无三毒者，是名国土清静。经云：若使国土不净，秽恶充满，诸佛世尊于中出者，无有此事。不净秽恶者，即无明三毒也；诸佛世尊者，即清静觉悟心也。

一切言语无非佛法。若能无其所言，即终日言而是道；若能有其所言，即终日默而非道。是故如来言不乘默，默不乘言，言不离默。悟此言默者，皆在三昧。若知时而言，言亦解脱；若不知时而默，默亦系缚。是故言若离相，言亦名解脱；默若著相，默即是系缚。夫文字者，本性解脱。文字不能就系缚，系缚自来就文字。

法无高下，若见高下非法也。非法为筏，是法为人筏者。

人乘其筏，即得渡于非法，则是法也。

若世俗言之，即有男女贵贱；以道言之，即无男女贵贱。是以天女悟道，不变女形，车匿解真，宁移贱称乎。此盖非男女贵贱，皆由一相也。天女于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即知于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十二年者，即十二入是也。

离心无佛，离佛无心；亦如离水无冰，亦如离冰无水。凡言离心者，非是远离于心，但使不著心相。经云：不见相，名为见佛。即是离心相也。离佛无心者，言佛从心出，心能生佛。然佛从心生，而心未尝生于佛。亦如鱼生于水，水不生于鱼。欲观于鱼，未见鱼，而先见水。欲观佛者，未见佛，而先见心。即知已见鱼者，忘于水；已见佛者，忘于心。若不忘于心，尚为心所惑；若不忘于水，尚被水所迷。

众生与菩提，亦如水之与冰，为三毒所烧，即名众生；为三解脱所净，即名菩提；为三冬所冻，即名为冰；为三夏所消，即名为水。若舍却冰，即无别水；若弃却众生，则无别菩提。明知冰性即是水性，水性即是冰性。众生性者，即菩提性也。众生与菩提同一性，亦如乌头与附子共根耳，但时节不同，迷异境故，有众生菩提二名矣。是以蛇化为龙，不改其鳞；凡变为圣，不改其面。但知心者智内，照身者戒外。

众生度佛，佛度众生，是名平等。众生度佛者，烦恼生悟解。佛度众生者，悟解灭烦恼。是知非无烦恼，非无悟解。是知非烦恼无以生悟解，非悟解无以灭烦恼。

若迷时佛度众生，若悟时众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成，皆由众生度故。诸佛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无明贪爱皆是众生

别名也。众生与无明，亦如左掌与右掌，更无别也。迷时在此岸，悟时在彼岸。若知心空不见相，则离迷悟，既离迷悟，亦无彼岸。如来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者，菩提也。

佛有三身者，化身报身法身；化身亦云应身。若众生常作善时即化身现，修智慧时即报身现，觉无为即法身现。常现飞腾十方随宜救济者，化身佛也。若断惑即是雪山成道，报身佛也。无言无说，无作无得，湛然常住者，法身佛也。

若论至理，一佛尚无，何得有三？此言三身者，但据人智也。人有上中下说，下智人妄兴福力也，妄见化身佛；中智之人妄断烦恼，妄见报身佛；上智之人妄证菩提，妄见法身佛；上上智之人内照圆寂，明心即佛，不待心而得佛智。是知三身与万法，皆不可取不可说，此即解脱心，成于大道。经云：佛不说法，不度众生，不证菩提。此之谓矣！

众生造业，业不造众生。今世造业，后世受报，无有脱时。唯有至人，于此身中，不造诸业，故不受报。经云：诸业不造，自然得道。岂虚言哉！人能造业，业不能造人；人若造业，业与人俱生；人若不造业，业与人俱灭。是知业由人造，人由业生。人若不造业，即业无由生人也。亦如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

今之凡夫，往往造业，妄说无报，岂至少不苦哉。若以至理而论之，前心造后心报，何有脱时？若前心不造，即后心无报，复安妄见业报？经云：虽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见。虽信有佛，言佛有金辔马麦之报，是名信不具足，是名一阐提。

解圣法者名为圣人，解凡法者名为凡夫。但能舍凡法就圣

法，即凡夫成圣人矣。世间愚人，但欲远求圣人，不信慧解之心为圣人也。经云：无智人中，莫说此经。经云：心也法也，无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于圣人，但欲远外求学，爱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堕邪见，失心狂乱。经云：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八万四千法门，尽由一心而起。若心相内净，犹如虚空，即出离身心内八万四千烦恼病本也。凡夫当生忧死，饱临愁饥，皆名大惑。所以圣人不谋其前，不虑其后，无恋当今，念念归道。若未悟此大理者，即须早求人天之善，无令两失。

夜坐偈云：

一更端坐结跏趺。怡神寂照泯同虚。
旷劫由来不生灭。何须生灭灭无余。
一切诸法皆如幻。本性自空哪用除。
若识心法非形像。湛然不动自真如。
二更凝神转明净。不起忆想同真性。
森罗万像并归空。更执有空还是病。
诸法本自非空有。凡夫妄想论邪正。
若能不二其居怀。谁道即凡非是圣。
三更心净等虚空。遍满十方无不通。
山河石壁无能障。恒沙世界在其中。
世界本性真如性。亦无本性即含融。

非但诸佛能如此。有情之类并皆同。
四更无灭亦无生。量与虚空法界平。
无去无来无起灭。非有非无非暗明。
不起诸见如来见。无名可名真佛名。
唯有悟者应能识。未会众生由若盲。
五更般若照无边。不起一念历三千。
欲见真如平等性。慎勿生心即目前。
妙理玄奥非心测。不用寻逐令疲极。
若能无念即真求。更若有求还不识。

菩提達摩大師 破相論

【梁】菩提達摩 述

注 1：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48 卷，《卅续藏经》第 63 册。

注 2：此经的有声书可在道德网站 www.daode.org 免费下载。

问曰：若复有人，志求佛道，当修何法最为省要？

答曰：唯观心一法，总摄诸法，最为省要。

问曰：何一法能摄诸法？

答曰：心者万法之根本，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则万法俱备。犹如大树，所有枝条及诸花果，皆悉依根。栽树者，存根而始生子；伐树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则少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道，则费功而无益。故知一切善恶皆由自心。心外别求，终无是处。

问：云何观心称之为为了？

答：菩萨摩訶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了四大五阴本空无我，了见自心起用，有二种差别。云何为二？一者净心，二者染心。此二种心法，亦自然本来俱有，虽假缘合，互相因待。净心恒乐善因，染心常思恶业。若不受所染，则称之为圣。遂能远离诸苦，证涅槃乐。若堕染心，造业受其缠覆，则名之为凡，沉沦三界，受种种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真如体故。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重云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显现。又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明覆故，不得解脱。佛性者，即觉性也。但自觉觉他，觉智明了，则名解脱。故知一切诸善，以觉为根；因其觉根，遂能显现诸功德树。涅槃之果德，因此而成。如是观心，可名为了。

问：上说真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觉为根，未审无明之心，以何为根？

答：无明之心，虽有八万四千烦恼情欲，及恒河沙众恶，皆因三毒以为根本。其三毒者，贪嗔痴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诸恶。犹如大树，根虽是一，所生枝叶其数无边。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诸恶业百千万亿，倍过于前，不可为喻。如是三毒心，于本体中，应现六根，亦名六贼，即六识也。由此六识出入诸根，贪著万境，能成恶业，障真如体，故名六贼。一切众生，由此三毒六贼，惑乱身心，沉没生死，轮回六趣，受诸苦恼。犹如江河，因少泉源，涓流不绝，乃能弥漫，波涛万里。若复有人断其本源，即众流皆息。求解脱者，能转三毒为三聚净戒，转六贼为六波罗蜜，自然永离一切诸苦。

问：六趣三界广大无边，若唯观心，何由免无穷之苦？

答：三界业报唯心所生，本若无心，于三界中，即出三界。其三界者，即三毒也。贪为欲界，嗔为色界，痴为无色界，故名三界。由此三毒，造业轻重，受报不同，分归六处，故名六趣。

问：云何轻重分之为六？

答：众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轻趣。云何三轻趣？所谓迷修十善，妄求快乐，未免贪界，生于天趣。迷持五戒，妄起爱憎，未免嗔界，生于人趣。迷执有为，信邪求福，未免痴界，生阿修罗趣。如是三类，名三轻趣。云何三重趣？所谓纵三毒心，唯造恶业，堕三重趣。若贪业重者，堕饿鬼趣。嗔业重者，堕地狱趣。痴业重者，堕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轻，遂成六趣。故知一切苦业由自心生，但能摄心，离诸邪恶，三界六趣轮回之苦，自然消灭离苦，即得解脱。

问：如佛所说，我于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勤苦，方成佛道。

云何今说，唯只观心，制三毒，即名解脱？

答：佛所说言，无虚妄也。阿僧祇劫者，即三毒心也。故言阿僧祇，汉名不可数。此三毒心，于中有恒沙恶念，于一一念中，皆为一劫，如是恒沙不可数也，故言三大阿僧祇。真如之性，既被三毒之所覆盖，若不超彼三大恒沙毒恶之心，云何名为解脱？今若能转贪嗔痴等三毒心，为三解脱，是则名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末世众生愚痴钝根，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说，遂言成佛尘劫未期，岂不疑误行人退菩提道。

问：菩萨摩訶萨由持三聚净戒，行六波罗蜜，方成佛道，今令学者唯只观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

答：三聚净戒者，即制三毒心也。制三毒成无量善聚。聚者会也，无量善法普会于心，故名三聚净戒。六波罗蜜者，即净六根也。胡名波罗蜜，汉名达彼岸，以六根清净不染六尘，即是度烦恼河，至菩提岸。故名六波罗蜜。

问：如经所说，三聚净戒者，誓断一切恶，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岂不文义有乖也？

答：佛所说是真实语。菩萨摩訶萨，于过去因中修行时，为对三毒，发三誓愿，持一切净戒。对于贪毒，誓断一切恶，常修一切善；对于嗔毒，誓度一切众生；故常修慧；对于痴毒，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种净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诸恶消灭，名之为断。以能持三聚净戒，则诸善具足，名之为修。以能断恶修善，则万行成就，自他俱利，普济群生，故名解脱。则知所修戒行不离于心，若自心清净，则一切佛土皆悉清净。故经云：心垢则众生垢，心净则众生净；欲得佛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

则佛土净也。三聚净戒自然成就。

问：如经所说，六波罗蜜者，亦名六度；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今言六根清净，名波罗蜜者，若为通会？又六度者，其义如何？

答：欲修六度，当净六根，降六贼。能舍眼贼，离诸色境，名为布施；能禁耳贼，于彼声尘，不令放逸，名为持戒；能伏鼻贼，等诸香臭，自在调柔，名为忍辱；能制舌贼，不贪诸味，赞咏讲说，名为精进；能降身贼，于诸触欲，湛然不动，名为禅定；能调意贼，不顺无明，常修觉慧，名为智慧。六度者运也，六波罗蜜喻若船筏，能运众生，达于彼岸，故名六度。

问：经云：释迦如来为菩萨时，曾饮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先因饮乳，后证佛果，岂唯观心得解脱也？

答：成佛如此，言无虚妄也；必因食乳，然始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种，佛所食者，非是世间不净之乳，乃是清净法乳；三斗者，三聚净戒；六升者，六波罗蜜。成佛道时，由食如是清净法乳，方证佛果。若言如来食于世间和合不净牛羶腥乳，岂不谤误之甚。真如者，自是金刚不坏，无漏法身，永离世间一切诸苦，岂须如是不净之乳，以充饥渴。经所说，其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湿，不食谷麦糠麸，不与特牛同群，其牛身作紫磨金色。言此牛者，毗卢舍那佛也。以大慈悲，怜愍一切，故于清净法体中，出如是三聚净戒六波罗蜜微妙法乳，养育一切求解脱者。如是真净之牛，清净之乳，非但如来饮之成道，一切众生若能饮者，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问：经中所说，佛令众生修造伽蓝，铸写形像，烧香散花

燃灯，昼夜六时绕塔行道，持斋礼拜，种种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观心，总摄诸行，说如是事，应虚空也。

答：佛所说经，有无量方便，以一切众生钝根狭劣，不悟甚深之义，所以假有喻无为。若复不修内行，唯只外求，希望获福，无有是处。

言伽蓝者，西国梵语，此土翻为清净地也。若永除三毒，常净六根，身心湛然，内外清净，是名修伽蓝。

铸写形像者，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也。所谓修诸觉行，仿佛如来真容妙相，岂遣铸写金铜之所作乎？是故求解脱者，以身为炉，以法为火，以智慧为巧匠，三聚净戒、六波罗蜜以为模样，熔炼身中真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模中，如教奉行，一无漏缺，自然成就真容之像。所谓究竟常住微妙色身，非是有为败坏之法。若人求道，不解如是铸写真容，凭何辄言功德？

又烧香者，亦非世间有相之香，乃是无为正法之香也，薰诸臭秽无明恶业，悉令消灭。正法香者，其有五种：一者戒香，所谓能断诸恶，能修诸善。二者定香，所谓深信大乘，心无退转。三者慧香，所谓常于身心，内自观察。四者解脱香，所谓能断一切无明结缚。五者解脱知见香，所谓观照常明，通达无碍。如是五种香，名为最上之香，世间无比。佛在世日，令诸弟子以智慧火，烧如是无价珍香，供养十方诸佛。今时众生不解如来真实之义，唯将外火烧于世间沉檀薰陆质碍之香，希望福报，云何可得乎？

又散花者，义亦如是。所谓演说正法，诸功德花，饶益有情，散沾一切；于真如性，普施庄严。此功德花，佛所赞叹，究

竟常住，无凋落期。若复有人散如是花，获福无量。若言如来令众生，剪裁缛彩，伤损草木，以为散花，无有是处。所以者何？持净戒者，于诸天地森罗万像，不令触犯。若误犯者，犹获大罪，况复今者故毁净戒，伤万物求于福报，欲益反损，岂有是乎？

又长明灯者，即正觉心也，以觉之明了，喻之为灯。是故一切求解脱者，身为灯台，心为灯炷，增诸戒行，以为添油；智慧明达，喻如灯火。当燃如是真正觉灯，照破一切无明痴暗，能以此法，转相开示，即是一灯燃百千灯，灯灯无尽，故号长明。过去有佛，名曰燃灯，义亦如是。愚痴众生，不会如来方便之说，专行虚妄，执著有为，遂燃世间苏油之灯，以照空室，乃称依教，岂不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间一毫相光，能照万八千世界，岂假如是苏油之灯，以为利益。审察斯理，应不然乎！

又六时行道者，所谓六根之中，于一切时，常行佛道，修诸觉行，调伏六根，长时不舍，名为六时行道。

绕塔行道者，塔是身心也，当令觉慧巡绕身心，念念不停，名为绕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时世人不会此理，曾不内行，唯执外求，将质碍身，绕世间塔，日夜走骤，徒自疲劳，而于真性，一无利益。

又持斋者，当须会意，不达斯理，徒尔虚功。斋者齐也，所谓斋正身心，不令散乱。持者护也，所谓于诸戒行，如法护持，必须外禁六情，内制三毒，勤觉察、净身心。了如是义，名为持斋。食有五种：一者法喜食，所谓依持正法，欢喜奉行；二者禅悦食，所谓内外澄寂，身心悦乐；三者念食，所谓常念诸佛，心口相应；四者愿食，所谓行住坐卧，常求善愿；五者解脱食，所

谓心常清净，不染俗尘。此五种食，名为斋食。若复有人，不食如是五种净食，自言持斋，无有是处。唯断于无明之食。若辄触者，名为破斋。若有破，云何获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诸恶皆为，贪欲恣情，不生惭愧，唯断外食，自为持斋，必无是处。

又礼拜者，当如法也，必须理体内明，事随权变，理有行藏，会如是义，乃名依法。夫礼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谓恭敬真性，屈伏无明，名为礼拜。若能恶情永灭，善念恒存，虽不现相，名为礼拜。其相即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谦下心，亦为礼拜。故须屈伏外身，示内恭敬。举外明内，性相相应。若复不行理法，唯执外求，内则放纵贪痴，常为恶业，外即空劳身相，诈现威仪，无惭于圣，徒谤于凡，不免轮回，岂成功德。

问：如经说言，至心念佛，必得往生西方净土，以此一门，即应成佛，何假观心，求于解脱？

答：夫念佛者，当须正念。了义为正，不了义为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达彼？佛者，觉也；所谓觉察身心，勿令起恶也。念者，忆也；所谓忆持戒行，不忘精进，了如是义，名之为念。故知念在于心，不在于言。因筌求鱼，得鱼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既称念佛之名，须知念佛之道。若心无实，口诵空名，三毒内臻，人我填臆，将无明心，向外求佛，徒尔虚功。且如诵之与念，义理悬殊，在口曰诵，在心曰念。故知念从心起，名为觉行之门；诵在口中，即是音声之相。执相求理，终无是处。故知过去诸圣所修，念佛皆非外说，只推内心。心即众善之源，心为万德之主。涅槃常乐，由真心生，三界轮回，亦从心起。心是出世之门户，心是解脱之关津。知门户者，岂虑难入？识关津

者，何忧不通？

问：如温室经说，洗浴众僧，获福无量。此则凭于事法，功德始成，若为观心可相应否？

答：洗浴众僧者，非世间有为事也。世尊尝为诸弟子说温室经，欲令受持洗浴之法。

其温室者，即身是也。所以燃智慧火，温净戒汤，沐浴身中真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庄严。当尔比丘，聪明上智，皆悟圣意，如说修行，功德成就，俱登圣果。今时众生，莫测其事，将世间水洗质碍身，自谓依经，岂非误也。且真如佛性，非是凡形烦恼尘垢，本来无相，岂可将质碍水洗无为身？事不相应，云何悟道？若欲身得净者，当观此身，本因贪欲不净所生，臭秽骈阗，内外充满。若洗此身求于净者，犹如洗塹，塹尽方净。以此验之，明知洗外，非佛说也。

是故假世事，比喻真宗，隐说七事供养功德。其事有七，云何为七？一者净水，二者燃火，三者澡豆，四者杨枝，五者净灰，六者苏脑，七者内衣。举此七事，喻于七法，一切众生由此七法，沐浴庄严，能除毒心无明垢秽。其七法者：一者谓净戒洗荡愆非，犹如净水濯诸尘垢；二者智慧观察内外，犹如燃火能温净水；三者分别简弃诸恶，犹如澡豆能净垢腻；四者真实断诸妄想，如嚼杨枝能净口气；五者正信决定无疑，犹如净灰摩身能辟诸风；六者谓柔和忍辱，犹如苏脑，通润皮肤；七者谓惭愧悔诸恶业，犹如内衣遮丑形体。如上七法，是经中秘密之义。如来当尔为诸大乘利根者说，非为少智下劣凡夫，所以今人无能解悟。

窃见今时浅识，唯知事相为功，广费财宝，多伤水陆，妄营像塔，虚役人夫，积木叠泥，图青画绿，倾心力，损己迷它，未解惭愧，何曾觉悟。见有为则勤勤爱著，说无为则兀兀如迷。且贪现世之小慈，岂觉当来之大苦。此之修学，徒自疲劳，背正归邪，诳言获福。但能摄心内照，觉观外明，绝三毒永使销亡，闭六贼不令侵扰，自然恒沙功德，种种庄严，无数法门，一一成就。超凡证圣，目击非遥，悟在须臾，何烦皓首，真门幽秘，宁可具陈？略述观心，详其少分，而说偈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从心外得。心生便是罪生时。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知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只这心心心是佛。

菩提達摩大師 無心論

【梁】菩提達摩 述

注 1：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85 卷。

注 2：此经的有声书可在道德网站 www.daode.org 免费下载。

夫至理无言，要假言而显理。大道无相，为接粗而见形。今且假立二人，共谈无心之论矣。

弟子问和尚曰：“有心无心？”

答曰：“无心。”

问曰：“既云无心，谁能见闻觉知？谁知无心？”

答曰：“还是无心既见闻觉知，还是无心能知无心。”

问曰：“既若无心，即合无有见闻觉知，云何得有见闻觉知？”

答曰：“我虽无心，能见、能闻、能觉、能知。”

问曰：“既能见闻觉知，即是有心，哪得称无？”

答曰：“只是见闻觉知即是无心，何处更离见闻觉知，别有无心？我今恐汝不解，一一为汝解说，令汝得悟真理。假如见，终日见，由为无见，见亦无心；闻，终日闻，由为无闻，闻亦无心；觉，终日觉，由为无觉，觉亦无心；知，终日知，由为无知，知亦无心；终日造作，作亦无作，作亦无心。故云见闻觉知总是无心。”

问曰：“若为能得知是无心？”

答曰：“汝但仔细推求看，心作何相貌？其心复可得，是心不是心？为复在内？为复在外？为复在中间？如是三处推求，觅心了不可得，乃至于一切处求觅，亦不可得。当知即是无心。”

问曰：“和尚既云，一切处总是无心，即合无有罪福，何故众生轮回六趣，生死不断？”

答曰：“众生迷妄，于无心中而妄生心，造种种业，妄执为有，足可致使轮回六趣，生死不断。譬有人于暗中，见杌为鬼，见绳为蛇，便生恐怖；众生妄执，亦复如是；于无心中，妄执有心，造种种业，而实无不轮回六趣。如是众生，若遇大善知识，教令坐禅，觉悟无心，一切业障尽皆销灭，生死即断。譬如暗中，日光一照而暗皆尽。若悟无心，一切罪灭亦复如是。”

问曰：“弟子愚昧，心犹未了，审一切处六根所用者，应答曰语、种种施为、烦恼菩提、生死涅槃，定无心否？”

答曰：“定是无心。只为众生妄执有心，即有一切烦恼、生死、菩提、涅槃。若觉无心，即无一切烦恼、生死、涅槃。是故，如来为有心者说有生死。菩提对烦恼得名，涅槃者对生死得名，此皆对治之法。若无心得，即烦恼、菩提亦不可得，乃至生死、涅槃亦不可得。”

问曰：“菩提、涅槃既不可得，过去诸佛皆得菩提，此谓可乎？”

答曰：“但以世谛文字之言得，于真谛实无可得。故《维摩经》云：‘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又《金刚经》云：‘无有少法可得’。诸佛如来，但以不可得而得。当知有心即一切有，无心一切无。”

问曰：“和尚既云于一切处尽皆无心，木石亦无心，岂不同于木石乎？”

答曰：“而我无心，心不同木石。何以故？譬如天鼓，虽复无心，自然出种种妙法，教化众生；又如如意珠，虽复无心，自然能作种种变现；而我无心，亦复如是。虽复无心，善能觉了诸法实相，具真般若，三身自在，应用无妨。故《宝积经》云：‘以无心意而现行’，岂同木石乎？夫无心者，即真心也；真心者，即无心也。”

问曰：“今于心中，作若为修行？”

答曰：“但于一切事上觉了，无心即是修行，更不别有修行。故知无心即一切，寂灭即无心也。”

弟子于是忽然大悟，始知心外无物，物外无心，举止动用，皆得自在，断诸疑网，更无挂碍。即起作礼，而铭无心，乃为颂曰：

“心神向寂，无色无形。睹之不见，听之无声。似暗非暗，如明不明。舍之不灭，取之无生。大即廓周法界，小即毛竭不停。烦恼混之不浊，涅槃澄之不清。真如本无分别，能辨有情无情。收之一切不立，散之普遍含灵。妙神非知所测，正觅绝于修行。灭则不见其坏，生则不见其成。大道寂号无相，万像窃号无名。如斯运用自在，总是无心之精。”

和尚又告曰：“诸般若中，以无心般若而为最上。故《维摩经》云：‘以无心意无受行，而悉摧伏外道’。又《法鼓经》：‘若知无心可得，法即不可得，罪福亦不可得，生死涅槃亦不可得，乃至一切尽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乃为颂曰：

“昔日迷时为有心，尔时悟罢了无心。虽复无心能照用，

照用常寂即如如。”

重曰：“无心无照亦无用，无照无用即无为。此是如来真法界，不同菩萨为辟支。言无心者，即无妄相心也。”

又问：“何名为太上？”

答曰：“太者，大也；上者，高也；穷高之妙理，故云太上也。又太者，通泰位也。三界之天虽有延康之寿，福尽是故终轮回六趣，未足为太。十住菩萨虽出离生死，而妙理未极，亦未为太。十住修心，妄有入无，又无其无有双遣，不忘中道，亦未为太。又忘中道，三处都尽，位皆妙觉；菩萨虽遣三处，不能无其所妙，亦未为太。又忘其妙，则佛道至极，则无所存；无存思则无思虑，兼妄心智永息，觉照俱尽，寂然无为，此名为太也。太是理极之义，上是无等之义，故云太上，即之佛如来之别名也。”

菩提達摩大師 息諍論

【梁】菩提達摩 述

注：此经出自《藏外佛教文献》第一册 No.3。

夫法身至寂，近远等同；理性弘幽，玄深叵测。虚融妙体，凡俗难明；进证得知，文辞未辨。且三乘而演畅，权弘迷徒。趣理寻思，未即于中觅道。小儿无识，可使杨叶为金。智者明然，明知不实。于是息诸诤论，寂默义论不申。假使语尽其源，亦未能至矣。

故道真如难辩，不在强文之中；纵令义有多端，不表幽玄之意。但经文具载，得意忘言。言若是真，宁容止息？只因众生不会，乖理求言，一向贪逐文辞而不趣向其意。真如佛性，具在身中。不自内思，披文外觅。假使多读不会，只是鹦鹉学言，终无了悟之情，岂免老鸱所食。如来设教，只为大慈。虽演三乘，义归于一。慈悲愍念，故述多方。引接迷徒，望同证理。可叹今时学者，一向述言。虽复讲解千章，验行全无一备。口谈药方虽切，终不病除。对乏论浆，哪能止渴？说食百味，不那饥苦仍存。岂容语义之中，能居圣体？是以言中无道，道亦无言。言语之由，乃与为凡标述，权寻圣迹，非是口谈，证悟道源，都无演说。凡夫未会，虽复要藉言词，只为不悟，言中辗转，迷轮相惑。必欲存心慕道，须学少用易明。不假多知，劳而无用。若也广求成道，善星只可玄登，所以多求，返生堕落；但看周利，触事无堪，箕帚存心，由登罗汉。据斯道理，何假多求？事藉专精，心居在定。菩提之路，不近不遥。转即内求，不劳外觅。若人内觅，是则不遥；若也外求，将知不近。但使世人不信，愿检后辞。理不可违，哪能谬说。

余今略承斯证，愿粗恩君。必不此言，方知大悟善事。非

独闻为好，亦望普使闻知。愿此含生，俱成佛道。所说引证者，礼拜之中，劝人自归依佛、僧、法亦然。一体三宝在身，何劳远涉。今因此证，将作佛道不遥；更欲远求，不及回心向己。故言：“凭贤不能自圣，触食不济己饥。”凡则自凡，圣归他圣。学人虽藉明师相训，还须以己精专。若也骄傲不勤，师亦未能辄度。

盖闻道在不远，解不外凭。触食尚不济饥，凭贤哪能圣己？但知如此，即须自制其身。师者只是良医，有疾药须自服。夫大道幽寞，不可枷杖协成。乃从欢喜之生，不从忧戚之起。既知如此，何故不勤？矿虽有金，非炉不出。是以君子得意，尽夜苦己自求；无识小儿，始乃凭他度己。若也背身求佛，徒费功程。如舍日月而求明，背灯光而觅晓。只可明从日起，日是明根。只是日乃生明，未见别有明能生日。千章万句，并是心为。心是万法之尊，岂可弃之外涉。诸法因身而立，将知身是法根。若也无身，法无存立。行者但知身为法主，法则是僧。僧法既是一身，佛亦将知不别。佛法僧宝，本是一端。迷者不知，将为别体。为此劝人求己，不外缘尘。君子自励成人，小儿凭他败己。前贤后圣，并自求心。况乃今人，而不向己。法若内无外有，学亦制不关人。纵使内外俱含，亦须回心返照。若能返照，必达其源，事成不久。

夫道体之本，以己为源；万行缘由，不离一心为主。只为人多不信，一执坚牢，一向贪著，外求总总，不及向己。波波辛苦，转益迷昏。学问虽多，终无所由。只如无财话宝，岂得资身？纵使论言，何曾遗己？但自心迷广说，只是论高。假使广说心迷，终如话宝。窃以经云：“具说多闻，状似贫人，昔夜数计他珍，终无半钱入己。”如人见他造业，即须克己修营。岂得委彼自贲，而望福报。事无斯理，浪受贫穷。唯须一一自专，论他无益。

虚谈圣迹，广说无为，说者只叹彼前贤，何关身己？尔乃自嗟迷久，识了不周，每将语义为原，不自穷研身己，一向论诤道理，执相逞才，说是道非，不觉随声忿怒。口虽说言无我，不觉随语我生。纵道无瞋，不妨因兹即发。凡是论诤，特有人我，非我不诤。未审余人，仆情如此。是以学人但能息诤，定得理长，识诤知非，将知不谬。真如渺漠，岂在诤论之中？佛性冲虚，哪关有无之境？但自迷徒扰扰，不悟法性虚通。计著有无，凡情竞起。遂即高声执义，诤斗纷纭。称意必忻，违情克怒。口云将身慕道，专事人我不休。是以学者虽多，成无一二。呜呼长叹，实是昏迷。可不久滞无明，尔乃恒诤胜负！但欲学贵己，先自取弱卑身。不得以己迷成远，即轻于后学。学无前后，达者为先。有识之徒，俱含佛性。只是未逢师匠，溢溺凡愚；一遇明师，还沾圣位。将知如此，不可以色观人。道德在心，谁能辄识。孔丘虽圣，犹自恶见后生。况此凡流，能轻初学？夫立身之本，但以普敬、认恶为源。万善之中，莫过慈愍。欲求无失，事藉治心。在世生平，必须思虑。千殃之祸，不入慎门。百事不祥，无能逼善。思寻此事，实用非虚。上古已来，焉知不尔。

又处俗愿莫诤。有义欲申，善须和睦，不得辄生忿怒。纵逸喧情，非直损人，亦能伤己。向来此语多喜不违彼情，若有慈心，莫将为咎。计君道理，不藉此言。望使善事共弘，恶事同舍。

非直才能故骋，且如萤虫助日。即不加光，但尽赤心，迭斯拙见。

菩提達摩大師 入道四行觀

【梁】菩提達摩 述

注 1：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48 卷，《卅续藏经》第 63 册。

注 2：此经的讲义和有声书可在道德网站 www.daode.org 免费下载。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

云何名报冤行？谓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往昔无数劫中，弃本从末，流浪诸有，多起怨憎，违害无限，今虽无犯，是我宿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与，甘心忍受，都无冤诉。经云：逢苦不忧，何心故？识达故。此心生时，与理相应，体冤进道，故说言报冤行。

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缘业所转，苦乐齐受，皆从缘生。若得胜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缘，心无增减，喜风不动，冥顺于道，是故说言随缘行也。

三无所求行者：世人常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智者悟真，理将俗反，安心无为，行随运转，万有斯空，无所愿乐。功德黑暗，常相随逐，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有身皆苦，谁得常安？了达此处，息想无求。经云：有求皆苦，无求乃乐。故知无求，真为道行，是名无所求行也。

四称法行者：性净理体，目之为法，言解此理，众相斯空，

无染无著，无此无彼。经云：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悭，于身命财，行檀施舍，心无悭惜，达解三空，不倚不著，但为去垢，感化众生，亦无化相，此为自行，复能利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檀施既尔，余五亦然。除妄修真，行于六度，而无所行，是为称法行也。

信心銘

【隋】僧璨 作

注：此经出自《大藏经》第48卷。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
违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
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
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
止动归止，止更弥动。唯滞两边，宁知一种。
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背空。
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
归根得旨，随照失宗。须臾返照，胜却前空。
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唯须息见。
二见不住，慎勿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
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随境灭，境逐能沉。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元是一空。
一空同两，齐含万象。不见精粗，宁有偏党。
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
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
任性合道，逍遥绝恼。系念乖真，昏沉不好。

不好劳神，何用疏亲。欲取一乘，勿恶六尘。
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
法无异法，妄自爱著。将心用心，岂非大错。
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妄自斟酌。
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
眼若不睡，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
一如体玄，兀尔忘缘。万法齐观，归复自然。
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动无动，动止无止。
两既不成，一何有尔。究竟穷极，不存轨则。
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净尽，正信调直。
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照，不劳心力。
非思量处，识情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
要急相应，惟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
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万年。
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忘绝境界。
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
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但能如是，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言语道断，非去来今。

方寸論

四祖道信示牛头法融

【唐】道信禅师

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

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法融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

祖曰：“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

法融曰：“既不许观行，于境起时，如何对治？”

祖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易。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

入道安心要 方便法門

【唐】道信禅师

注：此经出自《大正藏》第85册，《楞伽师资记》卷一。

唐朝蕲州双峰山道信禅师，承璨禅师后。其信禅师，再敞禅门，宇内流布，有《菩萨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为有缘根熟者说。

一、一行三昧

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全名《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经》，二卷，梁曼陀罗仙译，见《大正藏》第八册 726 页至 739 页）“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

《文殊说般若经》云：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波罗蜜，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不思议佛法等无分别，皆乘一如，成最正觉，悉具无量功德，无量辩才。如是入一行三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别相。

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

二、实相忏悔

《普贤观经》云：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

端坐念实相。是名第一忏悔。摒除三毒心、觉观心。念佛心心相续，忽然澄寂，更无所缘念。《大品经》云：无所念者，是名念佛。何等名无所念？即念佛心，名无所念。离心无别有佛，离佛无别有心。念佛即是念心，求心即是求佛。所以者何？识无形，佛无相貌。若也知此道理，即是安心。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忆佛心谢，更不须证。即看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亦名正法，亦名佛性，亦名诸法实性实际，亦名净土，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亦名涅槃界、般若等。名虽无量，皆同一体，亦无能观所观之意。如是等心，要令清静，常现在前，一切诸缘，不能干乱。何以故？一切诸事，皆是如来一法身故。住是心中，诸结烦恼，自然除灭。于一尘中，具无量世界；无量世界，集一毛端，于其本事如故，不相妨碍。《华严经》云：有一经卷，在微尘中，见三千大千世界事。

三、止观双修

略举安心，不可具尽。其中善巧，出自方寸。略为后生疑者，假为一问：

（一）如来法身若此者，何故复有相好之身？

信曰：正以如来法性之身清净圆满，一切像类悉于中现，现法性身无心起作，如颇梨镜悬在高堂，一切像悉于中现，镜亦无心，能现种种。经云：如来现世说法者，众生妄想故；今行者若修心尽净，则知如来常不说法，是乃为具足多闻。闻者，一切无相也。是以经云：众生根有无量故，所以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故，义亦名无量义。无量义者，从一法生。其一法者，则无相也。

无相不相，名为实相，则泯然清净是也。斯之诚言，则为证也。

坐对当觉，识心初动，运运流注，随其来去，皆令知之，以金刚慧征责，犹如草木，无所别知，知无所知，乃名一切知。此是菩萨一相法门。

（二）问：何者是禅师？

信曰：不为静乱所恼者，即是好禅师。用心人常住于止，心则沉没；久住于观，心则散乱。《法华经》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

四、解行并重

（三）云何能悟解法相，心得明净？

信曰：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心，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心如明镜；或可一年，心更明净；或可三五年，心更明净；或可因人为说，即得悟解；或可永无须说得解。经道：众生心性，譬如宝珠没水，水浊珠隐；水清珠显。为谤三宝，破和合僧，诸见烦恼所污，贪嗔痴倒所染，众生不悟心性本来常清净。故为学者，取悟不同，有如此差别。今略出根缘不同，为人师者，善须识别。《华严经》云：普贤身相，犹如虚空，依于如如，不依佛国。解时佛国皆亦如，即如国皆不依。《涅槃经》云：有无边身菩萨，身量如虚空。又云：有善光故，犹如夏日。又云：身无边故，名大涅槃。又云：大般涅槃其性广博。故知学者有四种人：1. 有行有解有证上上人；2. 无行有解有证中上人；3. 有行有解无证中下人；4. 有行

无解无证下下人。

（四）问：临时作，若为观行？

信曰：直须任运。

（五）又问：用向西方不？

信曰：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静，即是净佛国土，更不须向西方。《华严经》云：无量劫一念，一念无量劫。须知一方无量方，无量方一方。佛为钝根众生，令向西方，不为利根人说也。深行菩萨入生死，化度众生，而无爱见。若见众生有生死，我是能度，众生是所度，不名菩萨。度众生如度空，何曾有来去。《金刚经》云：灭度无量众生，实无有众生得灭度者。所以初地菩萨初证一切空，后证得一切不空。即是无分别智，亦是色即是空，非色灭空，色性是空。所以菩萨修学空为证，新学之人直见空者，此是见空，非真空也。修道得真空者，不见空与不空，无有诸见也。善须解色空义。学有心者，要须心路明净，悟解法相了了分明，然后乃当为人师耳。复须内外相称，理行不相违，决须断绝文字语言，有为圣道，独一净处，自证道果也。

或复有人，未了究竟法，为了名闻利养，教导众生，不识根缘利钝，似如有异，即皆印可。极为苦哉，苦哉！大祸！或见心路似如明净，即便印可。此人大坏佛法，自盗盗他。用心人有如此同异，并皆是相貌也，未为得心。真得心者，自识分明，久后法眼自开，善别虚之与伪。或复有人计身空无，心性亦灭。此是断见人，与外道同，非佛弟子。或有人计心是不灭，此是常见人，亦与外道同。今明佛弟子，亦不计心性是不灭，常度众生，不起爱见；常学智慧，愚智平等；常在禅定，静乱不二；常见众生，

未曾是有；究竟不生不灭，处处现形；无有所闻，了知一切；未曾取舍，未曾分身，而身遍于法界。

又古时智敏禅师训曰：学道之法，必须解行相扶。先知心之根源及诸体用，见理明净，了了分明无惑，然后功业可成。一解千从，一迷万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此非虚言。

五、守一不移

《观无量寿经》云：诸佛法身，入一切众生心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种：一者知心体，体性清静，体与佛同；二者知心用，用生法宝，起作恒寂，万惑皆如；三者常觉不停，觉心在前，觉法无相；四者常观身空寂，内外通同，入身于法界之中，未曾有碍；五者守一不移，动静常住，能令学者明见佛性，早入定门。

诸经观法，备有多种。傅大师所说，独举守一不移。先当修身审观，以身为本。又此身是四大、五阴之所合，终归无常，不得自在。虽未坏灭，毕竟是空。《维摩经》云：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又常观自身空净如影，可见不可得。智从影中生，毕竟无处所，不动而应物，变化无有穷。空中生六根，六根亦空寂，所对六尘境，了知是梦幻。如眼见物时，眼中无有物。如镜照面像，了了极分明，空中现形影，镜中亦无物。当知人面不来入镜中，镜亦不往入人面。如此委曲，知镜之与面，从本以来不出不入，不去不来，即是如来之义。如此细分判，眼中与镜中，本来常空寂，镜照眼照同。是故将为比，鼻舌诸根等，其义亦复然。知眼本来空，凡所见色者，须知是他色；耳闻声时，知是他声；鼻闻香时，知是他香；舌别味时，知是他味；意对法时，知是他

法；身受触时，知是他触。如此观察，知是为观空寂。见色，知是不受；不受色，色即是空，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此是解脱门。学者得解脱，诸根例如此。复重言说，常念六根空，寂而无闻见。《遗教经》云：是时中夜，寂然无声。当知如来说法，以空寂为本。常念六根空寂，恒如中夜时，昼日所见闻，皆是身外事，身中常空净。

守一不移者，以此空净眼，注意看一物，无间昼夜时，专精常不动。其心欲驰散，急手还摄来，如绳系鸟足，欲飞还掣取。终日看不已，泯然心自定。《维摩经》云：摄心是道场。此是摄心法。《法华经》云：从无数劫来，除睡常摄心，以此诸功德，能生诸禅定。《遗教经》云：五根者，心为其主，制之一处，无事不办。此是也。

前所说五事，并是大乘正理，皆依经文所陈，非是理外妄说。此是无漏业，亦是究竟义。超过声闻地，直趣菩萨道。闻者宜修行，不须致疑惑。如人学射，初射大准，次中小准，次中大的，次中小的，次中一毛，次破一毛作百分，次中百毛之一分，次后箭射前箭前筈，筈筈相拄，不令箭落。喻人习道，念念住心，心心相续，无暂间念，正念不断，正念现前。又经云：以智慧箭，射三解脱门，筈筈相拄，勿令落地。又如钻火，未热而息，虽欲得火，火难可得。又如家有如意珠，所求无不得，忽然而遗失，忆念无忘时。又如毒箭入肉，竿出镞犹在，如此受苦痛，亦无暂忘时。念念常在心，其状当如是。此法秘要，不得传非其人。非是惜法不传，但恐前人不信，陷其谤法之罪。必须择人，不得造次辄说。慎之慎之。法海虽无量，行之在一言。得意即忘言，一言亦不用。如此了了知，是为得佛意。

若初学坐禅时，于一静处，直观身心，四大五阴、眼耳鼻舌身意及贪嗔痴，若善若恶，若怨若亲，若凡若圣，及至一切诸法，应当观察；从本以来空寂，不生不灭，平等无二；从本以来无所有，究竟寂灭；从本以来清静解脱。不问昼夜，行住坐卧，常作此观，即知自身犹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热时炎，如空谷响。若言是有，处处求之不可见；若言是无，了了恒在眼前。诸佛法身皆亦如是。即知自身从无量劫以来毕竟未曾生；从今已去，亦毕竟无人死。若能常作如是观者，即是真实忏悔。千劫万劫，极重恶业，即自消灭；唯除疑惑不能生信，此人不能悟入。若生信，依此行者，无不得入无生正理。

复次，若心缘异境，觉起时，即观起处毕竟不起。此心缘生时，不从十方来，去亦无所至。常观攀缘、觉观、妄识、思想、杂念，乱心不起，即得粗住。若得住心，更无缘虚，随分寂定，亦得随分息诸烦恼毕，故不造新，名为解脱。看心，若心烦热，闷乱昏沉，亦即且自散适，徐徐安置，令其得便，心自安净。唯须猛利，如救头然。不得懈怠，努力努力！

初学坐禅看心，独坐一处，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身纵体，自按摩七八翻，令腹中嗝气出尽，即滔然得性，清虚恬静。身心调适，能安心神，则窈窈冥冥，气息清冷，徐徐敛心，神道清利，心地明净。观察分明，内外空净，即心性寂灭；如其寂灭，则圣心显矣。性虽无形，志节恒在。然幽灵不竭，常存朗然，是名佛性。见佛性者，永离生死，名出世人。是故《维摩经》云：豁然还得本心。信其然也。悟佛性者，是名菩萨人，亦名悟道人，亦名识理人，亦名达士，亦名得性人。是故经云：一句深神，历劫不朽。

此为初学者前方便也。故知修道有方便，此即圣心之所会。

凡舍身之法，先定空空心，使心境寂静，铸想玄寂，令心不移。心性寂定，即断攀缘，窈窈冥冥，凝净心虚，则夷泊恬平，泯然气尽，住清净法身，不受后有。若起心失念，不免受生也。此是前定心境，法应如是。此是作法。法本无法；无法之法，始名为法。法则无作，夫无作之法，真实法也。是以经云：空无作，无愿，无相，则真解脱。以是义故，实法无作。舍身法者，即假想身根，看心境明地，即用神明推策。

大师云：庄子说：天地一指，万物一马。《法句经》云：一亦不为一，为欲破诸数。浅智之所闻，谓一以为一。故庄子犹滞一也。老子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外虽亡想，内尚存心。

《华严经》云：不著不二法，以无一二故。《维摩经》云：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即是证。故知老子滞于精识也。《涅槃经》云：一切众生有佛性。容可说墙壁瓦石而非佛性，云何能说法？又，天亲论云：应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

最上乘論

又名：《凡趣聖道悟解真宗修心要論》

【唐】弘忍 述

注 1：此經出自《大藏經》第 48 卷。

注 2：此經的有聲書可在道德網站 www.daode.org 免費下載。

（若其不护净者，一切行无由取见，愿善知识如有写者，用心无令脱错，恐误后人。）

夫修道之本体，须识当身，心本来清静，不生不灭，无有分别。自性圆满，清静之心，此是本师，乃胜念十方诸佛。

问曰：何知自心本来清静？

答曰：十地经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阴黑云之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照辉。譬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岂烂也。何故无光，光元不坏，只为云雾所覆。一切众生清静之心，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烦恼诸见黑云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显现。故知自心本来清静。

问曰：何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

答曰：维摩经云：如，无有生；如，无有灭。如者，真如佛性，自性清静。清静者，心之原也。真如本有，不从缘生。又云，一切众生皆如也，众贤圣亦如也。一切众生者，即我等是也。众贤圣者，即诸佛是也。名相虽别，身中真如法性，并同不生不灭，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

问曰：何名自心为本师？

答曰：此真心者，自然而有，不从外来，不属于修。于三世中，所有至亲，莫过自守于心。若识心者，守之则到彼岸。迷心者，弃之则堕三涂。故知三世诸佛，以自心为本师。故论云：

了然守心，则妄念不起，则是无生。故知心是本师。

问曰：何名自心胜念彼佛？

答曰：常念彼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则到彼岸。《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故云守本真心，胜念他佛。又云，胜者只是约行劝人之语，其实究竟果体平等无二。

问曰：众生与佛真体既同，何故诸佛不生不灭，受无量快乐自在无碍，我等众生堕生死中，受种种苦耶？

答曰：十方诸佛悟达法性，皆自然照燄于心源，妄想不生，正念不失，我所心灭，故得不受生死。不生死故，即毕竟寂灭。故知万乐自归。一切众生迷于真性，不识心本，种种妄缘，不修正念故，故即憎爱心起。以憎爱故，则心器破漏。心器破漏故，即有生死。有生死故，则诸苦自现。心王经云：真如佛性没在知见六识海中，沉沦生死不得解脱。努力会是，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自然与佛平等无二。

问曰：真如法性同一无二，迷应俱迷，悟应俱悟，何故佛觉性，众生昏迷，因何故然？

答曰：自此已上，入不思议分，非凡所及。识心故悟，失性故迷。缘合即合，说不可定。但信真谛，守自本心。故《维摩经》云：无自性，无他性。法本无生，今即无灭。此悟即离二边，入无分别智。若解此义，但于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答曰：涅槃者，体是寂灭，无为安乐。我心既是真心，妄想则断。妄想断故，则具正念。正念具故，寂照智生。寂照智生故，穷达法性。穷达法性故，则得涅槃。故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门？

答曰：乃至举一手爪，画佛形像，或造恒沙功德者，只是佛为教导无智慧众生，作当来胜报之业及见佛之因。若愿自早成佛者，会是守本真心。三世诸佛无量无边。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无有是处。故经云：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故知守本真心是入道之要门也。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经之宗？

答曰：如来于一切经中，说一切罪福，一切因缘果报，或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种种杂物起无量无边譬喻，或现无量神通种种变化者，只是佛为教导无智慧众生。有种种欲心，心行万差，是故如来随其心门引入一乘。我既体知众生佛性本来清静，如云底日，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云尽，慧日即现。何须更多学知见，所生死苦。一切义理及三世之事，譬如磨镜，尘尽明自然现。则今于无明心中学得者，终是不堪。若能了然不失正念，无为心中学得者，此是真学。虽言真学，竟无所学。何以故。我及涅槃二皆空故，更无二无一，故无所学。法性虽空，要须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故《涅槃经》云：知佛不说法者，是名具足多闻。故知守本真心，是十二部经之宗也。

问曰：何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诸佛之祖？

答曰：三世诸佛皆从心性中生。先守真心，妄念不生，我所心灭，后得成佛。故知守本真心是三世诸佛之祖也。上来四种问答，若欲广说何穷。吾今望得汝自识本心是佛，是故殷勤劝汝。千经万论莫过守本真心，是要也。吾今努力，按《法华经》示汝，大车宝藏明珠妙药等物，汝自不取不服，穷苦奈何。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一切功德自然圆满，不假外求，归生死苦。于一切处正念察心，莫爱现在乐，种未来苦，自诳诳他，不脱生死。努力努力！

今虽无常，共作当来成佛之因，莫使三世虚度，枉丧功夫。经云：常处地狱如游园观，在余恶道如己舍宅。我等众生今现如此，不觉不知，惊怖煞人，了无出心。奇哉苦哉！若有初心学坐禅者，依观无量寿经，端坐正念，闭目合口，心前平视，随意近远。作一日想，守真心，念念莫住，即善调气息。莫使乍粗乍细，则令人成病苦。夜坐禅时或见一切善恶境界，或入青黄赤白等诸三昧，或见身出大光明，或见如来身相，或见种种变化，但知摄心莫著，并皆是空，妄想而见也。

经云：十方国土皆如虚空，三界虚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见一切境界者，亦不须怪。但于行住坐卧中，常了然守本真心。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一切万法不出自心。所以诸佛广说，如许多言教譬喻者，只为众生行行不同，遂使教门差别。其实八万四千法门，三乘八道位体，七十二贤行宗，莫过自心是本也。若能自识本心，念念磨炼莫住著，即自见佛性也。于念念中常供养十方恒沙诸佛，十二部经念念常转。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义自现，一切愿具足，一切行满，一切皆办，不受后有。会是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舍此身已，定得无生，不可思议。努力

莫造作，如此真实不妄语难可得闻，闻而能行者，恒沙众中莫过有一行而能到者，亿万劫中希有一人。好好自安自静，善调诸根，就视心源，恒令照燎清静，勿令无记心生。

问曰：何名无记心？

答曰：诸摄心人，为缘外境，粗心小息，内炼真心，心未清静时，于行住坐卧中恒愆意看心，犹未能了了清静，独照心源，是名无记心也，亦是漏心，犹不免生死大病。况复总不守真心者，是人沉没生死苦海，何日得出？可怜，努力努力！经云：众生若情诚不内发者，于三世纵值恒沙诸佛无所能为。经云：众生识心自度，佛不能度众生。若佛能度众生者，过去诸佛恒沙无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只是情诚不自内发，是故沉没苦海。努力努力！勤求本心，勿令妄漏。过去不知，已过亦不及，今身现在有遇得闻妙法，分明相劝，决解此语，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发至诚心求愿成佛，受无量自在快乐，乃始轰轰，随俗贪求名利，当来堕大地狱中，受种种苦恼，将何所及。奈何奈何！努力努力！但能著破衣餐粗食，了然守本真心，佯痴不解语，最省气力而能有功，是大精进人也。世间迷人不解此理，于无明心中，多涉艰辛，广修相善，望得解脱，乃归生死。若了然不失正念而度众生者，是有力菩萨。分明语汝等守心第一，若不勤守者，甚痴人也。不肯现在一生忍苦，欲得将来万劫受殃。听汝更不知何嘱。八风吹不动者，真是珍宝山也。若知果体者，但对于万境，起恒沙作用，巧辩若流，应病与药，而能妄念不生，我所心灭者，真是出世丈夫。如来在日，叹何可尽。吾说此言者至心劝汝，不生妄念，我所心灭，则是出世之士。

问曰：云何是我所心灭？

答曰：为有小许胜他之心，自念我能如此者，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涅槃经》曰，譬如虚空，能容万物，而此虚空不自念言我能含容如是。此喻我所心灭，趣金刚三昧。

问曰：诸行人求真常寂者，只乐世间无常粗善，不乐第一义谛真常妙善，其理未见。只欲发心，缘义遂思，觉心起，则是漏心，只欲亡心，则是无明昏住，又不当理。只欲不止，心不缘义，即恶取空，虽受人身，行畜生行；尔时无有定慧方便，而不能解了明见佛性。只是行人沉没之处，若为超得到无余涅槃，愿示真心。

答曰：会是信心具足，志愿成就，缓缓静心，更重教汝，好自闲静身心，一切无所攀缘，端坐正念，善调气息。惩其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好好如如，稳看看熟，则了见此心识流动，犹如水流，阳焰晬晬不住。既见此识时，唯是不内不外。缓缓如如，稳看看熟，则返覆销融，虚凝湛住。其此流动之识飒然自灭。灭此识者，乃是灭十地菩萨众中障惑。此识灭已，其心即虚，凝寂淡泊，皎洁泰然。吾更不能说其形状。汝若欲得者，取《涅槃经》第三卷中金刚身品，及《维摩经》第三卷见阿閼佛品。缓缓寻思，细心搜捡熟看。若此经熟，实得能于行住坐卧及对五欲八风不失此心者，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办。究竟不受生死之身。五欲者，色声香味触。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此是行人磨炼佛性处。甚莫怪今身不得自在。经曰。世间无佛住处，菩萨不得现用。要脱此报身。众生过去根有利钝不可判，上者一念间，下者无量劫。若有力时，随众生性起菩萨善根。自利利他，庄严佛土。要须了四依，乃穷实相，若依文执，则失真宗。诸比丘等汝学他出家修道，此是出家，出生死枷，是名出家。正念具

足，修道得成。乃至解身支节，临命终时，不失正念，即得成佛。弟子上来集此论者，直以信心依文取义，作如是说，实非了了证知。若乖圣理者，愿忏悔除灭。若当圣道者，回施众生。愿皆识本心，一时成佛。闻者努力当来成佛，愿在前度我门徒。

问曰：此论从首至末，皆显自心是道，未知果行二门，是何门摄？

答曰：此论显一乘为宗，然其至意，导迷趣解，自免生死，乃能度人，直言自利，不说利他，约行门摄，若有人依文行者，即在前成佛。若我诳汝，当来堕十八地狱，指天地为誓，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

六祖大師 法寶壇經

【唐】惠能 述

注 1：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48 卷。

注 2：此经的有声书可在道德网站 www.daode.org 免费下载。

自序品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名璩。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

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出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惠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礼拜五祖。

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獼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獼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

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

祖云。这獼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

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众得处分。退而递相谓曰。我等众人。不须澄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我辈谩作偈颂。枉用心力。诸人闻语。总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后依止秀

师。何烦作偈。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拟请供奉卢珍画楞伽经变相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

神秀作偈成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拟呈不得。前后经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

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书著。从他和尚看见。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执灯书偈于南廊壁间。呈心所见。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秀书偈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复思惟。五祖明日见偈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

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性。天明祖唤卢供奉来。向南廊壁间绘画图相。忽见其偈。报言供奉。却不用画。劳尔远来。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偈。与人诵持。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门人炷香礼敬。尽诵此偈。即得见性。门人诵偈。皆欢善哉。

祖三更唤秀入堂。问曰。偈是汝作否。

秀言。实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

祖曰。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一偈。将来吾看。汝偈若入得门。付汝衣法。

神秀作礼而出。又经数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

复两日。有一童子于碓坊过。唱诵其偈。惠能一闻。便知此偈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意。遂问童子曰。诵者何偈。

童子曰。尔这獼猴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传付衣法。令门人作偈来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为第六祖。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书无相偈。大师令人皆诵此偈。依此偈修。免堕恶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

惠能曰。上人。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礼拜。

童子引至偈前礼拜。惠能曰。惠能不识字。请上人为读。

时有江州别驾姓张名日用。便高声读。惠能闻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别驾为书。别驾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

惠能向别驾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可轻于初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恶。

别驾言。汝但诵偈。吾为汝书。汝若得法。先须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书此偈已。徒众总惊。无不嗟讶。各相谓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

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

次日。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语曰。求道之人。为法忘躯。当如是乎。即问曰。米熟也未。

能曰。米熟久矣。犹欠筛在。

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

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祖知悟本性。谓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云。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情。流布将来。无令断绝。听吾偈曰。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

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惠能启曰。向甚处去。

祖云。逢怀则止。遇会则藏。

惠能三更领得衣钵云。能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须忧。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驿。祖令上船。五祖把橈自摇。惠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橈。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曰。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后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

惠能辞违祖已。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五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诣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曰病即无。衣法已南矣。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之。众乃知焉。）逐后数百人来。欲夺衣钵。

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乃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衣来。

惠能遂出坐盘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良久谓明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复问云。上来密语密意外。还更有密意否。

惠能云。与汝说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边。明曰。惠明虽在黄梅。实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师也。惠能曰。汝若如是。吾与汝同师黄梅。善自护持。明又问。惠明今后向甚处去。惠能曰。逢袁则止。遇蒙则居。明礼辞。（明回至岭下。谓趁众曰。向陟崔嵬。竟无踪迹。当别道寻之。趁众咸以为然。惠明后改道明。避师上字。）

惠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四会县避难猎人队中。凡经一十五载。时与猎人随宜说法。猎人常令守网。每见生命。尽放之。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

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

印宗延至上席。征诘奥义。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于是作礼。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

宗复问曰。黄梅付嘱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问。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经高贵

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印宗闻说。欢喜合掌言。某甲讲经。犹如瓦砾。仁者论义。犹如真金。于是为惠能剃发。愿事为师。惠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

惠能于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莫非累劫之缘。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始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惠能自智。愿闻先圣教者。各令净心。闻了各自除疑。如先代圣人无别。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

般若品第二

次日韦使君请益。师升座告大众曰。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复云。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谛听。吾为汝说。

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

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

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

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著。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

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

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来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

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

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波罗蜜。

善知识。迷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不起诳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具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天龙下雨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枣叶。若雨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元是龙能兴致。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

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元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

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

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

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者。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

善知识。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若自不悟。须觅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识有大因缘。所谓化导令得见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故。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须求善知识指示方见。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无有是处。何以故。自心内有知识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善知识。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

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

善知识。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者。至佛地位。

善知识。后代得吾法者。将此顿教法门于同见同行发愿受持。如事佛故。终身而不退者。欲入圣位。然须传授。从上以来。默传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见同行。在别法中不得传付。损彼前人。究竟无益。恐愚人不解。谤此法门。百劫千生断佛种性。

善知识。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记吾言。亦无有益。听吾颂曰。

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

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

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

只此见性门。愚人不可悉。

说即虽万般。合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常须生慧日。

邪来烦恼至。正来烦恼除。

邪正俱不用。清净至无余。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

净心在妄中。但正无三障。
世人若修道。一切尽不妨。
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
色类自有道。各不相妨恼。
离道别觅道。终身不见道。
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
欲得见真道。行正即是道。
自若无道心。暗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憎爱不关心。长伸两脚卧。
欲拟化他人。自须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即是自性现。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正见名出世。邪见名世间。
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

此颂是顿教。亦名大法船。

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师复曰。今于大梵寺说此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

时韦使君与官僚道俗闻师所说。无不省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何期岭南有佛出世。

决疑品第三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

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

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旨乎。

师曰。是。

公曰。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

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功。应用不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

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

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

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

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

师言。使君善听。惠能与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

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

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今劝善知识先除十恶。即行十万。后除八邪。乃过八千。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

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

惠能与诸人移西方如刹那间。目前便见。各愿见否。众皆顶礼云。若此处见。何须更愿往生。愿和尚慈悲。便现西方。普令得见。

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内有意门。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即释迦。平直即弥陀。人我是须弥。贪欲是海水。烦恼是波浪。毒害是恶龙。虚妄是鬼神。尘劳是鱼鳖。贪瞋是地狱。愚痴是畜生。

善知识。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须弥倒。去邪心。海水竭。烦恼无。波浪灭。毒害除。鱼龙绝。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大众闻说。了然见性。悉皆礼拜。俱叹善哉。唱言。普愿法界众生。闻者一时悟解。

师言。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韦公又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师言。吾与大众作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颂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师复曰。善知识。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
法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时刺史
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

定慧品第四

师示众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

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诤。若诤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却增我法。不离四相。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师示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心行谄曲。口但说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于一切法勿有执著。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

善知识。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

维摩诘诃。

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

师示众云。善知识。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契。悟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所以立顿渐之假名。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

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

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学道者思之。若不识法意。自错犹可。更误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

善知识。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

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无。眼耳色声当时即坏。

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

坐禅品第五

师示众云。此门坐禅。元不著心。亦不著净。亦不是不动。若言著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无所著也。若言著净。人性本净。由妄念故。盖覆真如。但无妄想。性自清静。起心著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著者是妄。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工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净缚。

善知识。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性不动。

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若著心著净。即障道也。

师示众云。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

善知识。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

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是为禅定。菩萨戒经云。我本性元自清静。善知识。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静。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忏悔品第六

时大师见广韶泊四方士庶。骈集山中听法。于是升座告众曰。来。诸善知识。此事须从自性中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从远来。一会于此。皆共有缘。今可各各胡跪。先为传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无相忏悔。众胡跪。师曰。一戒香。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瞋。无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睹诸善恶境相。自心不乱。名定香。三慧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著。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四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五解脱知见香。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脱知见香。善知识。此香各自内薰。莫向外觅。

今与汝等授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业清净。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道。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骄诳染。从前所有恶业骄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

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善知识。以上是为无相忏悔。

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愆不灭。后过又生。前愆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

善知识。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

善知识。大家岂不道众生无边誓愿度。恁么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既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

又烦恼无边誓愿断。将自性般若智。除却虚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门无尽誓愿学。须自见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学。又无上佛道誓愿成。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愿力法。

善知识。今发四弘愿了。更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善知识。归依觉。两足尊。归依正。离欲尊。归依净。众中尊。

从今日起。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依。凡夫不会。从日至夜。受三归戒。若言归依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凭何所归。言却成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

善知识。既归依自三宝竟。各各志心。吾与说一体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见三身。了然自悟自性。总随我道。于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于自色身归依圆满报身佛。

善知识。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

何名清净法身。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

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

内外明澈。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

善知识。自心归依自性。是归依真佛。自归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谄曲心。吾我心。谄妄心。轻人心。慢他心。邪见心。贡高心。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常自见己过。不说他人好恶。是自归依。常须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见性通达。更无滞碍。是自归依。

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思量恶事。化为地狱。思念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常思于后。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本性无二。无二之性。名为实性。于实性中。不染善恶。此名圆满报身佛。自性起一念恶。灭万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恶尽。直至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名为报身。

善知识。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佛。念念自性自见。即是报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归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宅舍。不言归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识自性佛。吾有一无相颂。若能诵持。言下令汝积劫迷罪一时消灭。颂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

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
忽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性观。即与诸佛同一类。
吾祖唯传此顿法。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觅法身。离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见莫悠悠。后念忽绝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见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师言。善知识。总须诵取。依此修行。言下见性。虽去吾千里。如常在吾边。于此言下不悟。即对面千里。何勤远来。珍重好去。一众闻法。靡不开悟。欢喜奉行。

机缘品第七

师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时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

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

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

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

尼惊异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请供养。有魏武侯玄孙曹叔良及居民竞来瞻礼。时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已废。遂于故基重建梵宇。延师居之。俄成宝坊。

师住九月余日。又为恶党寻逐。师乃遁于前山。被其纵火焚草木。师隐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师跌坐膝痕及衣布之纹。因名避难石。师忆五祖怀会止藏之嘱。遂行隐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参祖师。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

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说。穷劫不尽。听吾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意中清静。

悟此法门。由汝习性。

用本无生。双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赞曰。

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双修离诸物。

僧法达。洪州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

师诃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事耶。

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

师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未知过。听吾偈曰。

礼本折慢幢。头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忘功福无比。

师又曰。汝名什么。

曰。法达。

师曰。汝名法达。何曾达法。复说偈曰。

汝今名法达。勤诵未休歇。

空诵但循声。明心号菩萨。

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

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

达闻偈悔谢曰。而今而后。当谦恭一切。弟子诵法华经。未解经义。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广大。愿略说经中义理。

师曰。法达。法即甚达。汝心不达。经本无疑。汝心自疑。汝念此经。以何为宗。

达曰。学人根性暗钝。从来但依文诵念。岂知宗趣。

师曰。吾不识文字。汝试取经诵之一遍。吾当为汝解说。

法达即高声念经。至譬喻品。师曰。止。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纵说多种譬喻。亦无越于此。何者因缘。经云。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见也。

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

佛犹觉也。分为四门。开觉知见。示觉知见。悟觉知见。入觉知见。若闻开示。便能悟入。即觉知见。本来真性而得出现。

汝慎勿错解经意。见他道开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谤经毁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见。何用更开。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贪爱尘境。外缘内扰。甘受驱驰。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劝令寢息。莫向外求。与佛无二。故云开佛知见。

吾亦劝一切人。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

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汝若但劳劳执念以为功课者。何异犇牛爱尾。

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

师曰。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听吾偈曰。

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

诵经久不明。与义作仇家。

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车。

达闻偈不觉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已来。实未曾转法华。乃被法华转。再启曰。经云。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见。自非上根。未免疑谤。又经说三车。羊鹿之车与白牛之车。如何区别。愿和尚再垂开示。

师曰。经意分明。汝自迷背。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饶伊尽思共推。转加悬远。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

车。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亦无名。应知所有珍财。尽属于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无用想。是名持法华经。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

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偈赞曰。

经诵三千部。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宁歇累生狂。

羊鹿牛权设。初中后善扬。

谁知火宅内。元是法中王。

师曰。汝今后方可名念经僧也。达从此领玄旨。亦不辍诵经。

僧智通。寿州安丰人。初看楞伽经约千余遍。而不会三身四智。礼师求解其义。

师曰。三身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若离本性。别说三身。即名有身无智。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听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发明成四智。

不离见闻缘。超然登佛地。

吾今为汝说。谛信永无迷。

莫学驰求者。终日说菩提。

通再启曰。四智之义。可得闻乎。

师曰。既会三身。便明四智。何更问耶。若离三身。别谈四智。此名有智无身。即此有智。还成无智。复说偈曰。

大圆镜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无病。

妙观察智见非功。成所作智同圆镜。

五八六七果因转。但用名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繁兴永处那伽定。

如上转识为智也。教中云。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虽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转。但转其名。而不转其体也。

通顿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体。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无碍。应物任随形。

起修皆妄动。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师晓。终忘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贵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见性。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

曰。学人近往洪州白峰山礼大通和尚。蒙示见性成佛之义。未决狐疑。远来投礼。伏望和尚慈悲指示。

师曰。彼有何言句。汝试举看。

曰。智常到彼。凡经三月。未蒙示诲。为法切故。一夕独入丈室。请问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

大通乃曰。汝见虚空否。

对曰。见。

彼曰。汝见虚空有相貌否。

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

彼曰。汝之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是名正见。无一物可知。是名真知。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

学人虽闻此说。犹未决了。乞和尚开示。

师曰。彼师所说。犹存见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见一法存无见。大似浮云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

此之知见瞥然兴。错认何曾解方便。

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

常闻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无端起知见。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宁越昔时迷。

自性觉源体。随照枉迁流。

不入祖师室。茫然趣两头。

智常一日问师曰。佛说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愿为教授。

师曰。汝观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汝须自修。莫问吾也。一切时中。自性自如。常礼谢执侍。终师之世。

僧志道。广州南海人也。请益曰。学人自出家。览涅槃经十载有余。未明大意。愿和尚垂诲。

师曰。汝何处未明。

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于此疑惑。

师曰。汝作么生疑。

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谓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经云。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者。不审何身寂灭。何身受乐。若色身者。色身灭时。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乐。若法身寂灭。即同草木瓦石。谁当受乐。又法性是生灭之体。五蕴是生灭之用。一体五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摄用归体。若听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更生。则永归寂灭。同于无情之物。如是则一切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乐之有。

师曰。汝是释子。何习外道断常邪见而议最上乘法。据汝

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离生灭求于寂灭。又推涅槃常乐。言有身受用。斯乃执客生死。耽著世乐。汝今当知。佛为一切迷人。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好生恶死。念念迁流。不知梦幻虚假。枉受轮回。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终日驰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乐。刹那无有生相。刹那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乃谓常乐。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岂有一体五用之名。何况更言涅槃禁伏诸法令永不生。斯乃谤佛毁法。听吾偈曰。

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

凡愚谓之死。外道执为断。

诸求二乘人。目以为无作。

尽属情所计。六十二见本。

妄立虚假名。何为真实义。

惟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

以知五蕴法。及以蕴中我。

外现众色像。一一音声相。

平等如梦幻。不起凡圣见。

不作涅槃解。二边三际断。

常应诸根用。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

劫火烧海底。风鼓山相击。

真常寂灭乐。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

汝勿随言解。许汝知少分。

志道闻偈大悟。踊跃作礼而退。

行思禅师。生吉州安城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
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

师曰。汝曾作什么来。

曰。圣谛亦不为。

师曰。落何阶级。

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

师深器之。令思首众。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
断绝。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号弘济禅师。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
参叩。让至礼拜。

师曰。甚处来。

曰。嵩山。

师曰。什么物。恁么来。

曰。说似一物即不中。

师曰。还可修证否。

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

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吾亦如是。

让豁然契会。遂执侍左右一十五载。日臻玄奥。后往南岳。大阐禅宗。敕谥大慧禅师。

永嘉玄觉禅师。温州戴氏子。少习经论。精天台止观法门。因看维摩经。发明心地。偶师弟子玄策相访。与其剧谈。出言暗合诸祖。

策云。仁者得法师谁。

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后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

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

云。愿仁者为我证据。

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偕行。

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

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

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

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

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

师曰。如是。如是。

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

师曰。返太速乎。

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

师曰。谁知非动。

曰。仁者自生分别。

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

曰。无生岂有意耶。

师曰。无意。谁当分别。

曰。分别亦非意。

师曰。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后著证道歌盛行于世。谥曰无相大师。时称为真觉焉。

禅者智隍。初参五祖。自谓已得正受。庵居长坐。积二十年。师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闻隍之名。造庵问云。汝在此作什么。

隍曰。入定。

策云。汝云入定。为有心入耶。无心入耶。若无心入者。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识之流亦应得定。

隍曰。我正入定时。不见有有无之心。

策云。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无对。良久。问曰。师嗣谁耶。

策云。我师曹溪六祖。

隍云。六祖以何为禅定。

策云。我师所说。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五阴本空。六尘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乱。禅性无住。离住禅寂。禅性无生。离生禅想。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

隍闻是说。径来谒师。

师问云。仁者何来。

隍具述前缘。

师云。诚如所言。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具泯。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

隍于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其夜河北士庶闻空中有声云。隍禅师今日得道。隍后礼辞。复归河北。开化四众。

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

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

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

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

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

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

对曰。亦痛亦不痛。

师曰。吾亦见亦不见。

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

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则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尔弄人。

神会礼拜悔谢。

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

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

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

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祖师灭后。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著显宗记。盛行于世。是谓荷泽禅师。

一僧问师曰。黄梅意旨甚么人得。

师云。会佛法人得。

僧云。和尚还得否。

师云。我不会佛法。

师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无美泉。因至寺后五里许。见山林郁茂。瑞气盘旋。师振锡卓地。泉应手而出。积以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有蜀僧方辩谒师。师曰。上人攻何事业。曰。善塑。师正色曰。汝试塑看。辩罔措。过数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尽其妙。师笑曰。汝善塑性。不解佛性。即为摩顶授记。永与人天为福田。仍以衣酬之。辩取衣分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棕裹瘞地中。誓曰。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宋嘉佑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祷辄应。

有僧举卧轮禅师偈云。

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师闻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因示一偈曰。

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顿渐品第八

时祖师居曹溪宝林。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于时两宗盛化。人皆称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而学者莫知宗趣。师谓众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种。见有迟疾。何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

然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秀曰。他得无师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师五祖亲传衣法。岂徒然哉。吾恨不能远去亲近。虚受国恩。汝等诸人。毋滞于此。可往曹溪参决。

一日命门人志诚曰。汝聪明多智。可为吾到曹溪听法。若有所闻。尽心记取。还为吾说。志诚禀命至曹溪。随众参请。不言来处。时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

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

对曰。不是。

师曰。何得不是。

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

师曰。汝师若为示众。

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净。长坐不卧。

师曰。住心观净。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听吾偈曰。

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

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

志诚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不得契悟。今闻和尚一说。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为教示。

师曰。吾闻汝师教示学人戒定慧法。未审汝师说戒定慧行相如何。与吾说看。

诚曰。秀大师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彼说如此。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

师曰。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如汝师所说戒定慧。实不可思议。吾所见戒定慧又别。

志诚曰。戒定慧只合一种。如何更别。

师曰。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见有迟疾。汝听吾说。与彼同否。吾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常迷。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听吾偈曰。

心地无非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

心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

身去身来本三昧。

诚闻偈悔谢。乃呈一偈。

五蕴幻身。幻何究竟。

回趣真如。法还不净。

师然之。复语诚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志诚再启师曰。如何是不立义。

师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灭。有何次第。

志诚礼拜。愿为执侍。朝夕不懈。（诚，吉州太和人。）

一僧志彻。江西人。本姓张。名行昌。少任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虽亡彼我。而徒侣竞起爱憎。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

师心通预知其事。即置金十两于座间。时夜暮。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

师曰。正剑不邪。邪剑不正。只负汝金。不负汝命。行昌惊仆。久而方苏。求哀悔过。即愿出家。师遂与金言。汝且去。恐徒众翻害于汝。汝可他日易形而来。吾当摄受。行昌稟旨宵遁。后投僧出家。一日。忆师之言。远来礼覲。

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

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惟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

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

曰。和尚所说。大违经文。

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

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

师曰。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为汝。终无二说。

曰。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曲开示。

师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故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

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汝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说偈云。

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犹春池拾砾。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

非师相授与。我亦无所得。

师曰。汝今彻也。宜名志彻。彻礼谢而退。

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愍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事为师。

护法品第九

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诏云。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衣法。传佛心印。可请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

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薛简曰。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

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

简曰。弟子回京。主上必问。愿师慈悲。指示心要。传奏两宫。及京城学道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明无尽。

师云。道无明暗。明暗是代谢之义。明明无尽。亦是有尽。相待立名。故净名经云。法无有比。无相待故。

简曰。明喻智慧。暗喻烦恼。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凭何出离。

师曰。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

此是二乘见解。羊鹿等机。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简曰。如何是大乘见解。

师曰。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

简曰。师曰不生不灭。何异外道。

师曰。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止生。以生显灭。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今亦不灭。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

简蒙指教。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其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师辞老疾。为朕修道。国之福田。师若净名。托疾毗耶。阐扬大乘。传诸佛心。谈不二法。薛简传师指授如来知见。朕积善余庆。宿种善根。值师出世。顿悟上乘。感荷师恩。顶戴无已。并奉磨纳袈裟及水晶钵。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焉。

付嘱品第十

师一日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神会。智常。智通。志彻。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各为一方师。吾今教汝说法。不失本宗。

先须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忽有人问汝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

三科法门者。阴界入也。阴是五阴。色受想行识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内六门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自性能含万法。名含藏识。若起思量。即是转识。生六识。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若正。起十八正。含恶用即众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对法。外境无情五对。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明与暗对。阴与阳对。水与火对。此是五对也。

法相语言十二对。语与法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有相与无相对。有漏与无漏对。色与空对。动与静对。清与浊对。凡与圣对。僧与俗对。老与少对。大与小对。此是十二对也。

自性起用十九对。长与短对。邪与正对。痴与慧对。愚与智对。乱与定对。慈与毒对。戒与非对。直与曲对。实与虚对。险与平对。烦恼与菩提对。常与无常对。悲与害对。喜与嗔对。舍与慳对。进与退对。生与灭对。法身与色身对。化身与报身对。此是十九对也。

师言。此三十六对法。若解用。即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

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

若著相于外而作法求真。或广立道场说有无之过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见性。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于道性窒碍。若听说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

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

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

师于太极元年壬子延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国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众曰。吾至八月。欲离世间。汝等有疑。早须相问。为汝破疑。令汝迷尽。吾若去后。无人教汝。法海等闻。悉皆涕泣。惟有神会。神情不动。亦无涕泣。

师云。神会小师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哀乐不生。余者不得。数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为忧阿谁。若忧吾不知去处。吾自知去处。吾若不知去处。终不预报于汝。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若知吾去处。即不合悲泣。法性本无生灭去来。汝等尽坐。吾与汝说一偈。名曰真假动静偈。汝等诵取此偈。与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众僧作礼。请师作偈。偈曰。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

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

若觅真不动。动上有不动。

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

能善分别相。第一义不动。

但作如是见。即是真如用。

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

莫于大乘门。却执生死智。

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

若实不相应。合掌令欢喜。

此宗本无诤。诤即失道意。

执逆诤法门。自性入生死。

时徒众闻说偈已。普皆作礼。并体师意。各各摄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诤。乃知大师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问曰。和尚入灭之后。衣法当付何人。

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偈曰。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师复曰。诸善知识。汝等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复如是。

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

兹沾洽。悉皆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果。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

顿悟华情已。菩提果自成。

师说偈已。曰。其法无二。其心亦然。其道清净。亦无诸相。汝等慎勿观静及空其心。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尔时徒众作礼而退。

大师七月八日。忽谓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众哀留甚坚。

师曰。诸佛出现。犹示涅槃。有来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归必有所。

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

师曰。叶落归根。来时无口。

又问曰。正法眼藏传付何人。

师曰。有道者得。无心者通。

曰。未知从上佛祖应现已来传授几代。愿垂开示。

师云。古佛应世已无数量。不可计也。今以七佛为始。过去庄严劫毗婆尸佛。尸弃佛。毗舍浮佛。今贤劫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释迦文佛。是为七佛。

释迦文佛首传摩诃迦叶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优波鞠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遮迦尊者。

第七婆须蜜多尊者。第八佛驮难提尊者。第九伏驮蜜多尊者。第十肋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马鸣大士。十三迦毗摩罗尊者。十四龙树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罗睺罗多尊者。十七僧伽难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鸠摩罗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二十二摩拏罗尊者。二十三鹤勒那尊者。二十四师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此土是为初祖。）二十九慧可大师。三十僧璨大师。三十一道信大师。三十二弘忍大师。惠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汝等向后。递代流传。毋令乖误。

又问。此后无有难否。

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欲取吾首。听吾讖曰。

头上养亲。口里须餐。

遇满之难。杨柳为官。

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开元。）于国恩寺斋罢。谓诸徒众曰。汝等各依位坐。吾与汝别。

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

师言。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邪险。佛是众生。汝等心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汝

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吾今留一偈与汝等别。名自性真佛偈。后代之人识此偈意。自见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时魔在舍。正见之时佛在堂。

性中邪见三毒生。即是魔王来住舍。

正见自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

法身报身及化身。三身本来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

淫性本是净性因。除淫即是净性身。

性中各自离五欲。见性刹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顿教门。忽悟自性见世尊。

若欲修行觅作佛。不知何处拟求真。

若能心中自见真。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见自性外觅佛。起心总是大痴人。

顿教法门今已留。救度世人须自修。

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见大悠悠。

师说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灭度后。莫作世情悲泣雨泪。受人吊问。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恐汝等心迷。不会吾意。今再嘱汝。令汝见性。吾灭度后。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违吾教。纵吾在世。亦无有益。复说偈曰。

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

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

师说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谓门人曰。吾行矣。奄然迁化。于时异香满室。白虹属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

十一月。广韶新三郡官僚泊门人僧俗争迎真身。莫决所之。乃焚香祷曰。香烟指处。师所归焉。时香烟直贯曹溪。十一月十三日。迁神龕并所传衣钵而回。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

门人忆念取首之记。遂先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忽于塔内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始散。

韶州奏闻。奉敕立碑。纪师道行。师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传衣。三十九祝发。说法利生三十七载。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数。达摩所传信衣。中宗赐磨纳宝钵。及方辩塑师真相。并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永镇宝林道场。流传坛经。以显宗旨。兴隆三宝。普利群生者。

永嘉證道歌

【唐】玄覺 撰

注 1：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48 卷。

注 2：此经的讲义和有声书可在道德网站 www.daode.org 免费下载。

君不见。

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虚出没。

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

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

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中莫问觅。

比来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须剖析。

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

唤起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莫把捉。寂灭性中随饮啄。

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

决定说，表真乘。有人不肯任情征。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
净五根，得五力。唯证乃知难可测。
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
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
调古神清风自高。貌悴骨刚人不顾。
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
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
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机终不吝。
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
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
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
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
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
观恶言，是功德。此则成吾善知识。
不因讪谤起怨亲。何表无生慈忍力。
宗亦通，说亦通。定慧圆明不滞空。
非但我今独达了。恒沙诸佛体皆同。
师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脑裂。
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龙寂听生欣悦。

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
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
我师得见然灯佛。多劫曾为忍辱仙。
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
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
入深山，住兰若。岑崟幽邃长松下。
优游静坐野僧家。冥寂安居实潇洒。
觉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
住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
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
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琉璃含宝月。
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终不竭。
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
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
降龙钵，解虎锡。两钴金环鸣历历。
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

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
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
心境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
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
豁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招殃祸。
弃有着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
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
学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认贼将为子。
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
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
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
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
震法雷，击法鼓。布慈云兮洒甘露。
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醒悟。
雪山肥腻更无杂。纯出醍醐我常纳。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

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
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
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勿涯岸。
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
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么得。
默时说，说时默。大施门开无壅塞。
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
或是或非人不识。逆行顺行天莫测。
吾早曾经多劫修。不是等闲相诳惑。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
第一迦叶首传灯。二十八代西天记。
法东流，入此土。菩提达摩为初祖。
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
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
二十空门元不著。一性如来体自同。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
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
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
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

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
作在心，殃在身。不须怨诉更尤人。
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
栴檀林，无杂树。郁密深沉师子住。
境静林间独自游。走兽飞禽皆远去。
师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哮吼。
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虚开口。
圆顿教，没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
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厘失千里。
是则龙女顿成佛。非则善星生陷坠。
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
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
却被如来苦诃责。数他珍宝有何益。
从来蹭蹬觉虚行。多年枉作风尘客。
种性邪，错知解。不达如来圆顿制。
二乘精进没道心。外道聪明无智慧。
亦愚痴，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实解。
执指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虚捏怪。

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
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夙债。
饥逢王膳不能餐。病遇医王争得瘥。
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
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
师子吼，无畏说。深嗟懵懂顽皮𧇖。
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见如来开秘诀。
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萤光增罪结。
维摩大士顿除疑。犹如赫日销霜雪。
不思議，解脱力。妙用恒沙也无极。
四事供养敢辞劳。万两黄金亦消得。
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
法中王，最高胜。恒沙如来同共证。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应。
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
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
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
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
象驾峥嵘慢进途。谁见螳螂能拒辙。

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

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为君诀。

附：无相大师行状

翰林学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谏知制诰同修国史判史判馆事柱国南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赐紫金鱼袋杨亿 述

温州永嘉玄觉禅师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卅岁出家。遍探三藏精天台旨。观圆妙法门。于四威仪中。常冥禅观。后因左溪朗禅师激励。与东阳策禅师。同诣曹溪。初到振锡携瓶。绕祖三匝。祖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师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祖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祖云。如是如是。于时大众。无不愕然。师方具威仪参礼。须臾告辞。祖曰。返太速乎。师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祖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祖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祖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祖叹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矣。策公乃留师。翌日下山回温江。学者辐凑。号真觉大师。着禅宗悟修圆旨。自浅之深。庆州刺史魏静。辑而成十篇。目为永嘉集。及证道歌一首。并盛行于世云尔。

馬祖道一 禪師語錄

【唐】馬祖道一 述

注：此经出自《正续藏经》第69册。

江西道一禅师。汉州什邡县人也。姓马氏。本邑罗汉寺出家。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足下有二轮文。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受具于渝州圆律师。唐开元中。习定于衡岳传法院。遇让和尚。知是法器。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师曰。图作佛。让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磨。师曰。磨砖作么。让曰。磨作镜。师曰。磨砖岂得成镜。让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耶。师曰。如何即是。让曰。如牛驾车。车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师无对。让又曰。汝为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师闻示诲。如饮醍醐。礼拜问曰。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让曰。汝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其道。又问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见。让曰。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师曰。有成坏否。让曰。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见道也。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师蒙开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奥。初六祖。谓让和尚云。西天般若多罗讖。汝足下出一马驹。蹋杀天下人。盖谓师也。让弟子六人。惟师密受心印。始自建阳佛迹岭。迁至临川。次至南康龚公山。大历中。隶名于钟陵开元寺。时。连帅路嗣恭。聆风景慕。亲受宗旨。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座下。让和尚闻师阐化江西。问众曰。道一为众说法否。众曰。已为众说法。让曰。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遂遣一僧往彼。俟伊上堂时。但问作么生。待渠有语记取来。僧依教往问之。师曰。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少盐酱。僧回。举似让。让然之。师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

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师于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门山。于林中经行。见洞壑平坦。谓侍者曰。吾之朽质。当于来月归兹地矣。言讫而回。既而示疾。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师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灭。元和中。谥大寂禅师。塔曰大庄严。

祖示众云。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不取善不舍恶。净秽两边。俱不依怙。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罗及万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于心所生。即名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随时着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汝受吾教。听吾偈曰。心地随时说。菩提亦只宁。事理俱无碍。当生即不生。

僧问。如何是修道。曰。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又问。作何见解。即得达道。祖曰。自性本来具足。但于善恶事中不滞。唤作修道人。取善舍恶。观空入定。即属造作。更若向外驰求。转疏转远。但尽三界心量。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无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无上珍宝。无量劫来。凡夫妄想。谄曲邪伪。我慢贡高。合为一体。故经云。但以众法合成此身。起时唯法起。灭时唯法灭。此法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前念后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灭。唤作海印三昧。摄一切法。如百千异流。同

归大海。都名海水。住于一味。即摄众味。住于大海。即混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声闻悟迷。凡夫迷悟。声闻不知圣心本无地位因果阶级。心量妄想。修因证果。住于空定。八万劫二万劫。虽即已悟。悟已却迷。诸菩萨。观如地狱苦。沉空滞寂。不见佛性。若是上根众生。忽尔遇善知识指示。言下领会。更不历于阶级地位。顿悟本性。故经云。凡夫有反覆心。而声闻无也。对迷说悟。本既无迷。悟亦不立。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长在法性三昧中。着衣吃饭。言谈祇对。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不解返源。随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种种业。若能一念返照。全体圣心。汝等诸人。各达自心。莫记吾语。纵饶说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纵说不得。其心亦不减。说得亦是汝心。说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现十八变。不如还我死灰来。淋过死灰无力。喻声闻妄修因证果。未淋过死灰有力。喻菩萨道业纯熟。诸恶不染。若说如来权教三藏。河沙劫说不尽。犹如钩锁亦不断绝。若悟圣心。总无余事。久立珍重。

示众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门。云何言无尽灯。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经云。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名等义等。一切诸法皆等。纯一无杂。若于教门中得。随时自在。建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尽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尽

是理。若立事。一切法尽是事。举一千从。理事无别。尽是妙用。更无别理。皆由心之回转。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无若干。诸源水有若干。水性无若干。森罗万象有若干。虚空无若干。说道理有若干。无碍慧无若干。种种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扫荡亦得。尽是妙用。尽是自家。非离真而有立处。立处即真。尽是自家体。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是解脱。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经云。在在处处。则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机性。能破一切众生疑网。出离有无等缚。凡圣情尽。人法俱空。转无等伦。超于数量。所作无碍。事理双通。如天起云。忽有还无。不留碍迹。犹如画水成文。不生不灭。是大寂灭。在缠名如来藏。出缠名净法身。法身无穷。体无增减。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滔滔运用。不立根栽。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有为是无为家用。无为是有为家依。不住于依。故云如空无所依。心生灭义。心真如义。心真如者。譬如明镜照像。镜喻于心。像喻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缘即是生灭义。不取诸法。即是真如义。声闻闻见佛性。菩萨眼见佛性。了达无二。名平等性。性无有异。用则不同。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复更迷。如日出时不合于暗。智慧日出。不与烦恼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无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禅。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如今若见此理真正。不造诸业。随分过生。一衣一衲。坐起相随。戒行增薰。积于净业。但能如是。何虑不通。久立诸人珍重。

西堂百丈南泉。待祖玩月次。祖曰。正恁么时如何。西堂

云。正好供养。百丈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西堂藏。百丈海。南泉愿）。南泉为众僧行粥次。祖问。桶里是甚么。泉曰。这老汉合取口。作恁么语话。祖便休。

百丈问。如何是佛旨趣。祖云。正是汝放身命处。

大珠初参祖。祖问曰。从何处来。曰越州大云寺来。祖曰。来此拟须何事。曰来求佛法。祖曰。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我这里。一物也无。求甚么佛法。珠遂礼拜。问曰。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珠于言下。自识本心。不由知觉。踊跃礼谢。师事六载。后归。自撰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祖见之。告众云。越州有大珠。圆明光透自在。无遮障处也。

泐潭法会禅师问祖云。如何是西来祖师意。祖曰。低声近前来。会便近前。祖打一掴云。六耳不同谋。来日来。会至来日。犹入法堂云。请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汉上堂时出来。与汝证明。会乃悟。云谢大众证明。乃绕法堂一匝。便去。

泐潭惟建禅师。一日在法堂后坐禅。祖见之。乃吹建耳两吹。建起定见是祖。却复入定。祖归方丈。令侍者。持一碗茶与建。建不顾。便自归堂。

石巩慧藏禅师。本以弋猎为务。恶见沙门。因逐群鹿。从祖庵前过。祖乃迎之。藏问。和尚见鹿过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猎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几个。曰一箭射一个。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几个。曰一箭射一群。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群。祖

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无下手处。祖曰。这汉。旷劫无明烦恼。今日顿息。藏当时毁弃弓箭。自以刀截发。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务次。祖问曰。作什么。曰牧牛。祖曰。作么生牧。曰一回入草去。便把鼻孔拽来。祖曰。子真牧牛。

僧问祖云。请和尚离四句绝百非。直指某甲西来意。祖云。我今日无心情。汝去问取智藏。其僧乃问藏。藏云。汝何不问取和尚。僧云。和尚令某甲来问上座。藏以手摩头云。今日头痛。汝去问海师兄。其僧又去问海。海云。我这里却不会。僧乃举似祖。祖云。藏头白。海头黑。

麻谷宝彻禅师。一日随祖行次。问。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彻云。急个什么。祖云。看水。

大梅山法常禅师。初参祖。问。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常即大悟。后居大梅山。祖闻师住山。乃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常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常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常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祖。祖云。梅子熟了。

汾州无业禅师参祖。祖睹其状貌瑰伟。语音如钟。乃曰。巍巍佛堂。其中无佛。业礼跪而问曰。三乘文学。粗穷其旨。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无别物。业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祖曰。大德正闹在。且去别时来。业才出。祖召曰。大德。业回首。祖云。是什么。业便领悟礼拜。祖云。这钝汉。礼拜作么。

邓隐峰辞祖。祖曰。甚处去。云石头去。祖曰。石头路滑。云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便去。才到石头。乃绕禅床一匝。振锡一下。问。是何宗旨。头曰。苍天苍天。峰无语却回举似祖。祖曰。汝更去。见他道苍天苍天。汝便嘘两声。峰又去。一依前问。头乃嘘两声。峰又无语。归举似祖。祖曰。向汝道石头路滑。

峰一日推土车次。祖展脚在路上坐。峰云。请师收足。祖云。已展不收。峰云。已进不退。乃推车碾过。祖脚损。归法堂。执斧子云。适来碾损老僧脚底出来。峰便出。于祖前引颈。祖乃置斧。

石臼和尚初参祖。祖问。什么处来。臼云。乌臼来。祖云。乌臼近日有何言句。臼云。几人于此茫然在。祖云。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么生。臼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乌臼。你还甘否。臼云。和尚先吃。某甲后甘。却回乌臼。

亮座主参祖。祖问曰。见说座主大讲得经论。是否。亮云。不敢。祖曰。将甚么讲。亮云。将心讲。祖曰。心如工伎儿。意如和伎者。争解得经。亮抗声云。心既讲不得。虚空莫讲得么。祖曰。却是虚空讲得。亮不肯。便出。将下阶。祖召云。座主。亮回首。豁然大悟。便礼拜。祖曰。这钝根阿师。礼拜作么。亮归寺。告听众曰。某甲所讲经论。谓无人及得。今日被马大师一问。平生工夫。冰消瓦解。径入西山。更无踪迹。

洪州水潦和尚初参祖。问。如何是西来的的意。祖云。礼拜着。老才礼拜。祖便与一蹋。老大悟。起来抚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便识得根源去。便礼拜而退。后告众云。自从一吃马师蹋。直至如今笑

不休。

庞居士问祖云。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又问祖云。不昧本来人。请师高着眼。祖直下觑。士云。一种没弦琴。唯师弹得妙。师直上觑。士乃作礼。祖归方丈。士随后入曰。适来弄巧成拙。又问。如水无筋骨。能胜万斛舟。此理如何。祖曰。这里无水亦无舟。说甚么筋骨。

僧问。和尚为甚么说即心即佛。祖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如何。祖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祖曰。且教伊体会大道。

问。如何是西来意。祖曰。即今是甚么意。

僧问。如何得合道。祖曰。我早不合道。问。如何是西来意。祖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

有小师耽源。行脚回。于祖前画个圆相。就上拜了立。祖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祖曰。吾不如汝。小师不对。

有僧于祖前作四画。上一画长。下三画短。曰不得道一画长三画短。离四句绝百非。请和尚答某甲。祖乃画地一画曰。不得道长短。答汝了也。

祖令僧驰书与径山钦和尚。书中画一圆相。径山才开见。索笔于中着一点。后有僧。举似忠国师。国师云。钦师。犹被马师惑。

有讲僧来问曰。未审禅宗传持何法。祖却问曰。座主传持

何法。主曰。忝讲得经论二十余本。祖曰。莫是狮子儿否。主曰。不敢。祖作嘘嘘声。主曰。此是法。祖曰。是甚么法。主曰。狮子出窟法。祖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祖曰。是甚么法。主曰。狮子在窟法。祖曰。出不入。是甚么法。主无对。遂辞出门。祖召曰。座主。主回首。祖曰。是甚么。主亦无对。祖曰。这钝根阿师。

洪州廉使问曰。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祖曰。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

药山惟俨禅师。初参石头。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常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头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子作么生。山罔措。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山禀命。恭礼祖。仍伸前问。祖曰。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山于言下契悟。便礼拜。祖曰。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山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护持。侍奉三年。一日祖问之曰。子近日见处作么生。山曰。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祖曰。子之所得。可谓协于心体。布于四肢。既然如是。将三条篾来。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山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无所益。欲为无所为。宜作舟航。无久住此。山乃辞祖。

丹霞天然禅师再参祖。未参礼。便入僧堂内。骑圣僧颈而坐。时大众惊愕。遽报祖。祖躬入堂视之曰。我子天然。霞即下地。礼拜曰。谢师赐法号。因名天然。

潭州慧朗禅师初参祖。祖问。汝来何求。曰求佛知见。祖曰。佛无知见。知见乃魔耳。汝自何来。曰南岳来。曰汝从南岳来。未识曹溪心要。汝速归彼。不宜他往。

祖问僧。什么处来。云湖南来。祖云。东湖水滴也未。云未。祖云。许多时雨水尚未滴（道吾云。滴也。云岩云。湛湛地。洞山云。甚么劫中曾欠少）。

百丈懷海 禪師語錄

【唐】百丈懷海 述

注：此经出自《正续藏经》第 69 册。

百丈怀海禅师语录

师。讳怀海。福州长乐人也。俗姓王氏。卅岁离尘。三学该练。属大寂闡化江西。乃倾心依附。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同号入室。时三大士。为角立焉。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甚么。师曰。野鸭子。祖曰。甚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回头。将师鼻一搯。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于言下有省。却归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问曰。汝忆父母邪。师曰。无。曰被人骂邪。师曰。无。曰哭作甚么。师曰。我鼻孔被大师搯得痛不彻。同事曰。有甚因缘不契。师曰。汝问取和尚去。同事问大师曰。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为某甲说。大师曰。是伊会也。汝自问取他。同事归寮曰。和尚道。汝会也。令我自问汝。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适来哭。如今为甚却笑。师曰。适来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马祖升堂。众才集。师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师随至方丈。祖曰。我适来未曾说话。汝为甚便卷却席。师曰。昨日被和尚搯得鼻头痛。祖曰。汝昨日向甚处留心。师曰。鼻头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师作礼而退。（一本。作马祖云。你什么处去来。昨日偶有出入。不及参随。马祖喝一喝。师便出去。）师再参侍立次。祖。目视绳床角拂子。师曰。即此用离此用。祖曰。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师取拂子竖起。祖曰。即此用离此用。

师挂拂子于旧处。祖振威一喝。师直得三日耳聋。自此雷音将震。檀信请于洪州新吴界。住大雄山。以居处岩峦峻极。故号百丈。既处之。未期期月。参玄之宾。四方麇至。汾山黄檗当其首。

黄檗到师处。一日辞云。欲礼拜马祖去。师云。马祖已迁化也。檗云。未审。马祖有何言句。师遂举再参马祖竖拂因缘言。佛法不是小事。老僧当时因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檗闻举。不觉吐舌。师云。子已后莫承嗣马祖去么。檗云。不然。今日因师举。得见马祖大机之用。然且不识马祖。若嗣马祖。已后丧我子孙。师曰。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甚有超师之见。后汾山问仰山。百丈再参马祖竖拂因缘。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山云。此是显大机之用。汾山云。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识。几人得大机。几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机。黄檗得大用。余者。尽是唱道之师。汾山云。如是如是。

马祖一日问师。甚么处来。师云。山后来。祖云。还逢著一人么。师云。不逢著。祖云。为甚么不逢著。师云。若逢着。即举似和尚。祖云。甚么处。得这个消息来。师云。某甲罪过。祖云。却是老僧罪过。

上堂云。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问。如何是奇特事。师云。独坐大雄山。僧礼拜。师便打。

西堂问师。你向后作么生开示于人。师以手卷舒两过。堂云。更作么生。师以手点头三下。

马祖令人持书。并酱三瓮与师。师令排向法堂前。乃上堂。众才集。师以拄杖指酱瓮云。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众无语。师便打破。归方丈。

有一僧哭入法堂。师云。作什么。僧云。父母俱丧。请师拣日。师云。明日一时埋却。

问。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时如何。师云。固守动静。三世佛冤。此外别求。如同魔说。

师有时说法竟。大众下堂。乃召之。大众回首。师云。是甚么。

师因普请开田回。问运闾梨。开田不易。槩云。众僧作务。师云。有烦道用。槩云。争敢辞劳。师云。开得多少田。槩作锄田势。师便喝。槩掩耳而出。

师问黄槩。甚处来。槩云。山下采菌子来。师云。山下有一虎子。汝还见么。槩便作虎声。师于腰下取斧。作斫势。槩约住便掌。师至晚上堂云。大众。山下有一虎子。汝等诸人。出入好看。老僧今朝亲遭一口。后汾山问仰山。黄槩虎话作么生。仰山云。和尚如何。汾山云。百丈当时便合一斧斫杀。因什么到如此。仰山云。不然。

汾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云。不唯骑虎头。亦解把虎尾。汾山云。寂子。甚有险崖之句。

师每日上堂。常有一老人听法。随众散去。一日不去。师乃问。立者何人。老人云。某甲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有学人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对云。不落因果。堕在野

狐身。今请和尚代一转语。师云。汝但问。老人便问。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师云。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告辞师云。某甲已免野狐身。住在山后。乞依亡僧烧送。师令维那白槌告众。斋后普请送亡僧。大众不能详。师领众至山后岩下。以杖挑出一死狐。乃依法火葬。至晚参。师举前因缘次。黄檗便问。古人错对一转语。落在野狐身。今日转转不错是如何。师云。近前来。向汝道。黄檗近前。打师一掌。师拍手笑云。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时泐山在会下作典座。司马头陀。举野狐话问。典座作么生。典座。以手撼门扇三下。司马云。太粗生。典座云。佛法不是这个道理。后泐山举黄檗问野狐话。问仰山。仰山云。黄檗常用此机。泐山云。汝道。天生得。从人得。仰山云。亦是禀受师承。亦是自宗通。泐山云。如是如是。

黄檗问。从上古人。以何法施人。师良久未语。黄檗云。后代儿孙。将何传授。师云。将谓你这汉是个人。便归方丈。

师与泐山作务次。师问。有火也无。泐山云。有。师云。在什么处。泐山把一茎柴。吹过与师。师接过云。如虫蚀木。

因普请锄地次。有僧。闻鼓声。举起锄头。大笑归去。师云。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后唤其僧问。你今日见甚道理。云某甲早晨未吃粥。闻鼓声归吃饭。师乃呵呵大笑。

问。如何是佛。师云。汝是阿谁。云某甲。师云。汝识某甲否。云分明个。师竖起拂子问。汝见拂子否。云见。师乃不语。

师令僧去章敬处。见伊上堂说法。你便展开坐具礼拜。起将一只鞋。以袖拂却上尘。倒头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师旨。章敬云。老僧罪过。

汾山五峰云岩侍立次。师问汾山。并却咽喉唇吻。速道将来。汾山云。某甲道不得。请和尚道。师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丧我儿孙。又问五峰。峰云。和尚亦须并却。师云。无人处斫额望汝。又问云岩。岩云。某甲有道处。请和尚举。师云。并却咽喉唇吻。速道将来。岩云。师今有也未。师云。丧儿孙。

上堂。谓众云。我要一人去。传语西堂和尚。阿谁去得。五峰云。某甲去得。师云。汝作么生传语。峰云。待见西堂即道。师云。见后道什么。峰云。却来举似和尚。

因僧问西堂。有问有答。即且置。无问无答时如何。堂云。怕烂却那。师闻举。乃曰。从来疑这个老兄。云请和尚道。师曰。一合相不可得。

师谓众曰。有一人。长不吃饭不道饥。有一人。终日吃饭不道饱。众无对。

云岩问。和尚。每日区区为阿谁。师曰。有一人要。岩云。因什么不教伊自作。师曰。他无家活。

师童年之时。随母入寺拜佛。指尊像问母。此是何物。母云。是佛。童云。形容似人无异。我后亦当作焉。

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众皆不忍。蚤收作具。而请息之。师云。吾无德。争合劳于人。师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矣。师于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示寂。春秋九十五。长庆元年。敕谥大智禅师。塔曰大胜宝轮。

百丈怀海禅师广录

问。如何是大乘入道顿悟法要。师云。你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并皆放却。莫记莫忆。莫缘莫念。放舍身心。全令自在。心如木石。口无所辩。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如云开日出。但歇一切攀缘。贪嗔爱取。垢净情尽。对五欲八风不动。不被见闻觉知所阅。不被诸法所惑。自然具足一切功德。具足一切神通妙用。是解脱人。对一切境法。心无诤乱。不摄不散。透一切声色。无有滞阂。名为道人。善恶是非。俱不运用。亦不爱一法。亦不舍一法。名为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恶。空有垢净。有为无为。世出世间。福德智慧之所拘系。名为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诸知解情尽。不能系缚。处处自在。名为初发心菩萨。便登佛地。

问。对一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师云。一切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净。亦无心系缚人。但为人自生虚妄系著。作若干种解会。起若干种知见。生若干种爱畏。但了诸法不自生。皆从自己一念妄想颠倒取相而有。知心与境。本不相到。当处解脱。一一诸法。当处寂灭。当处道场。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来不是凡。不是圣。不是垢净。亦非空有。亦非善恶。与诸染法相应。名人天二乘界。若垢净心尽。不住系缚。不住解脱。无有一切有为无为缚脱心量。起于生死。其心自

在。毕竟不与诸妄虚幻尘劳蕴界生死诸入和合。迥然无寄。一切不拘。去留无阂。往来生死。如门开相似。

夫学道人。若遇种种苦乐称意不称意事。心无退屈。不念一切名闻利养衣食。不贪一切功德利益。不为世间诸法之所滞碍。无亲无爱。苦乐平怀。粗衣遮寒。粝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聋如哑相似。稍有相应分。若于心中。广学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于理无益。却被知解境风之所飘溺。还归生死海里。佛是无求。人求之理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即失。若著无求。复同于有求。若著无为。复同于有为。故经云。不取于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亦无虚。但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阴界诸入五欲八风之所飘溺。即生死因断。去住自由。不为一切有为因果所缚。不被有漏所拘。他时还以无自缚为因。同事利益。以无著心。应一切物。以无碍慧。解一切缚。亦云应病施药。

问。如今出家受戒。身口清净。已具诸法。得解脱否。师云。少分解脱。未得心解脱。亦未得一切处解脱。

问。如何是心解脱。及一切处解脱。师云。不求佛。不求法。不求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净情尽。亦不守此无求为是。亦不住尽处。亦不忻天堂畏地狱。缚脱无碍。即身心及一切处皆名解脱。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净。便以为了。不知恒沙戒定慧门。无漏解脱。都未涉一毫毛。努力向前。须猛究取。莫待耳聋眼暗。面皱头白。老苦及身。悲爱缠绵。眼中流泪。心里惶惶。一无所据。不知去处。到恁时节。整理手脚不得也。纵有福智名闻利养。都不相救。为心慧未开。唯念诸境。不知返照。复不见佛道。一生所有善恶业缘。皆悉现前。或忻或怖。六道五

阴。俱时现前。尽敷妍好。舍宅舟船车輦。光明显赫。皆从自心贪爱所现。一切恶境。皆悉变成殊胜之境。但随贪爱重处。业识所引。随著受生。都无自由分。龙畜良贱。都总未定。

问。如何得自由分。师云。如今得即得。或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慳嫉贪爱。我所情尽。垢净俱忘。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心如土木石。念念如救头然。亦如大香象渡河截流而过。使无疑误。此人天堂地狱。俱不能摄也。

黃檗山斷際禪師 傳心法要

【唐】斷際禪師 述

注 1：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48 卷，《正续藏经》第 69 册。

注 2：此经的有声书可在道德网站 www.daode.org 免费下载。

唐河东裴休集并序

有大禅师，法讳希运，住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鹞峰下。乃曹溪六祖之嫡孙，西堂百丈之法侄。独佩最上乘离文字之印，唯传一心，更无别法。心体亦空，万缘俱寂，如大日轮升虚空中，光明照耀，净无纤埃。证之者无新旧、无浅深；说之者不立义解、不立宗主、不开户牖，直下便是，运念即乖，然后为本佛。故其言简，其理直，其道峻，其行孤。四方学徒望山而趋，睹相而悟，往来海众常千余人。予会昌二年廉于钟陵，自山迎至州，憩龙兴寺，旦夕问道。大中二年廉于宛陵，复去礼迎至所部，安居开元寺。旦夕受法，退而纪之，十得一二，佩为心印，不敢发扬。今恐入神精义不闻于未来，遂出之授门下僧太舟法建，归旧山之广唐寺，问长老法众，与往日常所亲闻，同异何如也？

时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序

黄檗断际禅师钟陵录

师谓休曰：“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无始已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长非短，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乖。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唯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异。但是众生著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觅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不知息念忘虑，佛自现前。

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为众生时此心不减，为诸佛时此心不添。乃至六度万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缘即施，缘息即寂。若不决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与道相乖。此心即是佛，更无别佛，亦无别心。此心明净，犹如虚空，无一点相貌。举心动念，即乖法体，即为著相，无始已来无著相佛。修六度万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无始已来无次第佛。但悟一心，更无少法可得，此即真佛。佛与众生，一心无异，犹如虚空无杂无坏。如大日轮照四天下，日升之时明遍天下，虚空不曾明；日没之时暗遍天下，虚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夺，虚空之性廓然不变，佛及众生心亦如此。若观佛作清净、光明、解脱之相，观众生作垢浊、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

者，历河沙劫终不得菩提，为著相故。唯此一心，更无微尘许法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便于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恶法，非菩提道。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何故？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趋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无栖泊处，故望崖而退，例皆广求知见，所以求知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

文殊当理，普贤当行。理者真空无碍之理，行者离相无尽之行。观音当大慈，势至当大智，维摩者净名也。净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异，故号净名。诸大菩萨所表者，人皆有之，不离一心，悟之即是。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于心外著相取境，皆与道背。恒河沙者，佛说是沙，诸佛菩萨释梵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牛羊虫蚁践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宝馨香，沙亦不贪；粪尿臭秽，沙亦不恶。此心即无心之心，离一切相，众生诸佛更无差别。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系，不得解脱。然证此心有迟疾，有闻法一念便得无心者，有至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乃得无心者，有至十地乃得无心者；长短得无心乃住，更无可修可证，实无所得，真实不虚。一念而得与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齐，更无深浅，只是历劫枉受辛勤耳。造恶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恶枉受轮回，著相造善枉受劳苦，总不如言下便自认取本法。此法即心，心外无法；此心即法，法外无心。心自无心，亦无无心者。将心无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绝诸思议，故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此心是本源清净佛，人皆有之，蠢动含灵与诸佛菩萨一体不异，只为妄想分别，造种种业果。本佛上实无一物，虚通寂静，明妙安

乐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圆满具足，更无所欠。纵使三祇精进修行，历诸地位，及一念证时，只证元来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观历劫功用，总是梦中妄为。故如来云：‘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若有所得，然灯佛则不与我授记。’又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菩提。’即此本源清净心，与众生诸佛，世界山河，有相无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无彼我相。此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明遍照，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为见闻觉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明本体。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如大日轮升于虚空，遍照十方，更无障碍。故学道人唯认见闻觉知施为动作，空却见闻觉知，即心路绝无入处，但于见闻觉知处认本心。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亦不离见闻觉知。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不即不离，不住不著，纵横自在，无非道场。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将谓心上别有一法可证可取，遂将心觅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将心更求于心，历千万劫终无得日，不如当下无心，便是本法。如力士迷额内珠，向外求觅，周行十方，终不能得。智者指之，当时自见本珠如故。故学道人迷自本心，不认为佛，遂向外求觅，起功用行，依次第证，历劫勤求永不成道。不如当下无心，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亦无所得，无依无住，无能无所，不动妄念，便证菩提。及证道时，只证本心佛，历劫功用，并是虚修。如力士得珠时，只得本额珠，不关向外求觅之力。故佛言：‘我于阿耨菩提实无所得。’恐人不信，故引五眼所见，五语所言，真实不虚，是第一义谛。

学道人莫疑四大为身，四大无我，我亦无主，故知此身无我亦无主。五阴为心，五阴无我亦无主，故知此心无我亦无主。

六根六尘六识和合生灭，亦复如是。十八界既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荡然清静。有识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饥疮为患，随顺给养，不生贪著，谓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别，唯求适口，不生厌离，谓之识食。声闻者，因声得悟，故谓之声闻。但不了自心，于声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言语运动，闻有菩提涅槃，三僧祇劫修成佛道，皆属声闻道，谓之声闻佛。唯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无一法可得，无一行可修，此是无上道，此是真如佛。学道人只怕一念有，即与道隔矣。念念无相，念念无为，即是佛。学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唯学无求无著。无求即心不生，无著即心不灭，不生不灭即是佛。八万四千法门对八万四千烦恼，只是教化接引门，本无一切法，离即是法，知离者是佛。但离一切烦恼，是无法可得。

学道人若欲得知要诀，但莫于心上著一物，言佛真法身犹若虚空，此是喻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常人谓法身遍虚空处，虚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即虚空，虚空即法身也。若定言有虚空，虚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虚空；但莫作虚空解，虚空即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即虚空。虚空与法身无异相，佛与众生无异相，生死与涅槃无异相，烦恼与菩提无异相；离一切相即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双忘，乃是真法。忘境犹易，忘心至难。人不敢忘心，恐落空无捞摸处，不知空本无空，唯一真法界耳。此灵觉性，无始已来与虚空同寿，未曾生未曾灭，未曾有未曾无，未曾秽未曾净，未曾喧未曾寂，未曾少未曾老，无方所无内外，无数量无形相，无色象无音声，不可觅不可求，不可以智慧识，不可以言语取，不可以境物会，不可以功用到，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含灵，同此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

佛即是法。一念离真，皆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于心，不可以佛更求于佛，不可以法更求于法。故学道人直下无心，默契而已，拟心即差，以心传心，此为正见。慎勿向外逐境，认境为心，是认贼为子。为有贪瞋痴，即立戒定慧；本无烦恼，焉有菩提？故祖师云：‘佛说一切法，为除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净佛上，更不著一物。譬如虚空，虽以无量珍宝庄严，终不能住。佛性同虚空，虽以无量功德智慧庄严，终不能住。但迷本性，转不见耳。所谓心地法门，万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即有，无境即无，不可于净性上转作境解。所言定慧，鉴用历历，寂寂惺惺，见闻觉知皆是境上作解，暂为中下根人说即得。若欲亲证，皆不可作如此见解，尽是境法有没处，没于有地；但于一切法不作有无见，即见法也。”

九月一日，师谓休曰：“自达摩大师到中国，唯说一心，唯传一法。以佛传佛，不说余佛；以法传法，不说余法；法即不可说之法，佛即不可取之佛，乃是本源清净心也。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般若为慧，此慧即无相本心也。凡夫不趣道，唯恣六情，乃行六道。学道人一念计生死，即落魔道；一念起诸见，即落外道；见有生，趣其灭，即落声闻道；不见有生，唯见有灭，即落缘觉道。法本不生，今亦无灭，不起二见，不厌不忻，一切诸法唯是一心，然后乃为佛乘也。凡夫皆逐境生心，心遂忻厌，若欲无境，当忘其心。心忘即境空，境空即心灭。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只益纷扰。故万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复何求哉？学般若人不见有一法可得，绝意三乘，唯一真实，不可证得。谓我能证能得，皆增上慢人。法华会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于菩提实无所得，默契而已。凡人临欲终时，但观五

蕴皆空，四大无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时性亦不来，死时性亦不去。湛然圆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顿了，不为三世所拘系，便是出世人。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见善相诸佛来迎，及种种现前，亦无心随去；若见恶相种种现前，亦无心怖畏。但自忘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节也。”

十月八日，师谓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觉妙觉，皆是权立接引之教，并为化城。言宝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宝。此宝不属情量，不可建立，无佛无众生，无能无所，何处有城？若问此既是化城，何处为宝所？宝所不可指，指即有方所，非真宝所也。故云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当体会契之即是。言阐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众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谓之断善根阐提。菩萨者，深信有佛法，不见有大乘小乘，佛与众生同一法性，乃谓之善根阐提。大抵因声教而悟者谓之声闻，观因缘而悟者谓之缘觉。若不向自心中悟，虽至成佛，亦谓之声闻佛。学道人多于教法上悟，不于心法上悟，虽历劫修行，终不是本佛。若不于心悟，乃至教法上悟，即轻心重教，遂成逐块，忘于本心。故但契本心，不用求法，心即法也。凡人多为境碍心、事碍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碍境、理碍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于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著。然舍有三等：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取著，然后随方应物，能所皆忘，是为大舍；若一边行道布德，一边旋舍，无希望心，是为中舍；若广修众善，有所希望，闻法知空，遂乃不著，是为小舍。大舍如火烛在前，更无迷悟；中舍如火烛在傍，或明或暗；

小舍如火烛在后，不见坑阱。故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过去心不可得，是过去舍；现在心不可得，是现在舍；未来心不可得，是未来舍；所谓三世俱舍。

自如来付法迦叶已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印著空即印不成文，印著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异。能印所印，俱难契会，故得者少。然心即无心，得即无得。佛有三身：法身说自性虚通法，报身说一切清净法，化身说六度万行法。法身说法，不可以言语音声形相文字而求；无所说，无所证，自性虚通而已。故曰：‘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报身化身皆随机感现，所说法亦随事应根以为摄化，皆非真法。故曰：‘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所言：‘同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此六根各与尘合，眼与色合，耳与声合，鼻与香合，舌与味合，身与触合，意与法合。中间生六识为十八界。若了十八界无所有，束六和合为一精明。一精明者即心也。学道人皆知此，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法缚，不契本心。如来现世，欲说一乘真法，则众生不信兴谤，没于苦海。若都不说，则堕慳贪，不为众生，溥舍妙道，遂设方便说有三乘。乘有大小，得有浅深，皆非本法，故云：‘唯有一乘道，余二则非真。’然终未能显一心法，故召迦叶同法座，别付一心，离言说法，此一枝法令别行，若能契悟者，便至佛地矣。”

问：“如何是道？如何修行？”

师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

问：“诸方宗师相承，参禅学道如何？”

师云：“引接钝根人语，未可依凭。”

云：“此既是引接钝根人语，未审接上根人复说何法？”

师云：“若是上根人，何处更就人，觅他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别有法当情，不见教中云：‘法法何状？’”

云：“若如此，则都不要寻觅也。”

师云：“若与么，则省心力。”

云：“如是，则浑成断绝，不可是无也。”

师云：“阿谁教他无？他是阿谁，你拟觅他？”

云：“既不许觅，何故又言莫断他？”

师云：“若不觅即便休，谁教你断？你见目前虚空作么生断他？”

云：“此法可得便同虚空否？”

师云：“虚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异，我暂如此说，你便向者里生解。”

云：“应是不与人生解耶？”

师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属于情，情生则智隔。”

云：“向者里莫生情是否？”

师云：“若不生情，阿谁道是。”

问：“才向和尚处发言，为甚么便道话堕？”

师云：“汝自是不解语人，有甚么堕负？”

问：“向来如许多言说，皆是抵敌语，都未曾有实法指示于人？”

师云：“实法无颠倒，汝今问处自生颠倒，觅甚么实法？”

云：“既是问处自生颠倒，和尚答处如何？”

师云：“你且将物照面看，莫管他人。”

又云：“只如个痴狗相似，见物动处便吠，风吹草木也不别。”

又云：“我此禅宗，从上相承已来，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学道，早是接引之词。然道亦不可学，情存学解，却成迷道。道无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内外中间，实无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只是说汝如今情量尽处为道。情量若尽，心无方所，此道天真，本无名字，只为世人不识，迷在情中，所以诸佛出来说破此事。恐汝诸人不了，权立道名，不可守名而生解。故云：‘得鱼忘筌，身心自然。’达道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沙门果者，息虑而成，不从学得，汝如今将心求心，傍他家舍，只拟学取，有甚么得时？古人心利，才闻一言，便乃绝学，所以唤作绝学无为闲道人。今时人只欲得多知多解，广求文义，唤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与儿酥乳吃，消与不消都总不知，三乘学道人皆是此样，尽名食不消者。所谓知解不消，皆为毒药。尽向生灭中取，真如之中都无此事。故云：‘我王库内无如是刀。’从前所有一切解处，尽须并却令空，更无分别，即是空如来藏。如来藏者，更无纤尘可有，即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亦云：‘我于然灯佛所，无少法可得。’此语只为空你情量知解，但销铍表里情尽，都无依执是无事人。三乘教网，

只是应机之药，随宜所说，临时施設，各各不同。但能了知，即不被惑。第一，不得于一机一教边守文作解。何以如此？实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我此宗门不论此事，但知息心即休，更不用思前虑后。”

问：“从上来皆云即心是佛，未审即那个心是佛？”

师云：“你有几个心？”

云：“为复，即凡心是佛、即圣心是佛。”

师云：“你何处有凡圣心耶？”

云：“即今三乘中说有凡圣，和尚何得言无？”

师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圣心是妄，你今不解，反执为有，将空作实，岂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圣境，心外更无别佛。祖师西来，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汝今不识，执凡执圣，向外驰骋，还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即心是佛。一念情生即堕异趣，无始已来不异今日，无有异法，故名正等正觉。”

云：“和尚所言‘即’者，是何道理？”

师云：“觅什么道理？才有道理，便即心异。”

云：“前言无始已来不异今日，此理如何？”

师云：“只为觅故，汝自异他，汝若不觅，何处有异？”

云：“既是不异，何更用说‘即’？”

师云：“汝若不认凡圣，阿谁向汝道‘即’？即若不即，心亦不心，可中心即俱忘，阿你更拟向何处觅去？”

问：“妄能障自心，未审而今以何遣妄？”

师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无根，只因分别而有。你但于凡圣两处情尽，自然无妄，更拟若为遣他？都不得有纤毫依执，名为我舍两臂必当得佛。”

云：“既无依执，当何相承？”

师云：“以心传心。”

云：“若心相传，云何言心亦无？”

师云：“不得一法，名为传心。若了此心，即是无心无法。”

云：“若无心无法，云何名传？”

师云：“汝闻道传心，将谓有可得也，所以祖师云：‘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了了无所得，得时不说知。’此事若教汝会，何堪也。”

问：“只如目前虚空，可不是境，岂无指境见心乎？”

师云：“什么心教汝向境上见，设汝见得，只是个照境底心。如人以镜照面，纵然得见眉目分明，元来只是影像，何关汝事？”

云：“若不因照，何时得见？”

师云：“若也涉因，常须假物，有什么了时？汝不见他向汝道：‘撒手似君无一物，徒劳谩说数千般。’”

云：“他若识了，照亦无物耶？”

师云：“若是无物，更何用照？你莫开眼寐语去。”

上堂云：“百种多知，不如无求最第一也。道人是无事人，实无许多般心，亦无道理可说。无事散去！”

问：“如何是世谛？”

师云：“说葛藤作什么？本来清净，何假言说问答？但无一切心，即名无漏智。汝每日行住坐卧一切言语，但莫著有为法，出言瞬目尽同无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学禅道者，皆著一切声色，何不与我心心同虚空去，如枯木石头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应。若不如是，他日尽被阎老子拷你在。你但离却有无诸法，心如日轮常在虚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时无栖泊处，即是行诸佛行，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净法身，名为阿耨菩提。若不会此意，纵你学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识自心，尽名邪行，定作天魔眷属。如此修行，当复何益？志公云：‘佛本是自心作，那得向文字中求？’饶你学得三贤四果、十地满心，也只是在凡圣内坐。不见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为你不是与么人，须要向古人建化门广学知解。志公云：‘不逢出世明师，枉服大乘法药。’你如今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久久须实得。为你力量小，不能顿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须得个入头处自然会去。为汝不能如是，须要将心学禅学道，佛法有甚么交涉？故云：‘如来所说皆为化人，如将黄叶为金止小儿啼，决定不实。’若有实得，非我宗门下客，且与你本体有甚交涉？故经云：‘实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若也会得此意，方知佛道魔道俱错。本来清净皎皎地，无方圆，无大小，无长短等相，无漏无为，无迷无悟，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

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一切不如心真实。法身从古至今与佛祖一般，何处欠少一毫毛？既会如如意，大须努力尽今生去，出息不保入息。”

问：“六祖不会经书，何得传衣为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为教授师，讲得三十二本经论，云何不传衣？”

师云：“为他有心，是有为法，所修所证将为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当时只是默契，得密授如来甚深意，所以付法与他。汝不见道：‘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若会此意，方名出家儿，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来大庾岭头寻六祖，六祖便问：‘汝来求何事？为求衣？为求法？’明上座云：‘不为衣来，但为法来。’六祖云：‘汝且暂时敛念，善恶都莫思量。’明乃禀语。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恶，正当与么时，还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时面目来！’明于言下忽然默契，便礼拜云：‘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某甲在五祖会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时，方知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在言说。岂不见阿难问迦叶云：‘世尊传金襴外，别传何物？’迦叶召阿难，阿难应：‘诺！’迦叶云：‘倒却门前刹竿著。’此便是祖师之标榜也。甚生阿难三十年为侍者，只为多闻智慧，被佛诃云：‘汝千日学慧，不如一日学道。’若不学道，滴水难消。”

问：“如何得不落阶级？”

师云：“但终日吃饭，未曾咬著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

方名自在人。更时时念念不见一切相，莫认前后三际，前际无去，今际无住，后际无来。安然端坐，任运不拘，方名解脱。努力努力，此门中千人万人，只得三个五个，若不将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须了却，谁能累劫受余殃？’”

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

裴相公问师曰：“山中四五百人，几人得和尚法？”

师云：“得者莫测其数，何故？道在心悟，岂在言说？言说只是化童蒙耳。”

问：“如何是佛？”

师云：“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但无生心动念、有无长短、彼我能所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虚空。所以云：‘佛真法身，犹若虚空，不用别求，有求皆苦。’设使恒沙劫行六度万行，得佛菩提，亦非究竟。何以故？为属因缘造作故。因缘若尽，还归无常。所以云：‘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但识自心，无我无人，本来是佛。”

问：“圣人无心即是佛，凡夫无心，莫沉空寂否？”

师云：“法无凡圣，亦无沉寂。法本不有，莫作未见；法本不无，莫作有见。有之与无，尽是情见，犹如幻翳。所以云：‘见闻如幻翳，知觉乃众生。’祖师门中只论息机忘见，所以忘机则佛道隆，分别则魔军炽。”

问：“心既本来是佛，还修六度万行否？”

师云：“悟在于心，非关六度万行，六度万行尽是化门接物度生边事，设使菩提真如实际解脱法身，直至十地四果圣位，尽是度门，非关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诸度门中，佛心第一。但无生死烦恼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说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从佛至祖并不论别事，唯论一心，亦云一乘。所以十方谛求，更无余乘。此众无枝叶，唯有诸真实。所以此意难信，达摩来此土，至梁魏二国，只有可大师一人密信自心，言下便会即心是佛，身心俱无，是名大道。大道本来平等，所以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心性不异，即性即心；心不异性，名之为祖。所以云：‘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

问：“佛度众生否？”

师云：“实无众生如来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与众生皆不可得。”

云：“现有三十二相及度众生，何得言无？”

师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佛与众生尽是汝作妄见，只为不识本心，谩作见解。才作佛见，便被佛障；作众生见，被众生障。作凡作圣、作净作秽等见，尽成其障。障汝心故，总成轮转。犹如猕猴，放一捉一，无有歇期。一等是学，直须无学，无凡无圣，无净无垢，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听汝学得三乘十二分教，一切见解，总须舍却。所以除去所有，唯置一床，寝疾而卧，只是不起诸见，无一法可得，不被法障，透脱三界凡圣境域，始得名为出世佛。所以云：‘稽首如空无所依，出过外道。’心既不异，

法亦不异；心既无为，法亦无为。万法尽由心变，所以我心空，故诸法空。千品万类悉皆同，尽十方空界同一心体。心本不异，法亦不异，只为汝见解不同，所以差别。譬如诸天共宝器食，随其福德，饭色有异。十方诸佛实无少法可得，名为阿耨菩提。只是一心，实无异相，亦无光彩，亦无胜负。无胜故无佛相，无负故无众生相。”

云：“心既无相，岂得全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化度众生耶？”

师云：“三十二相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八十种好属色，若以色见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问：“佛性与众生性，为同为别？”

师云：“性无同异。若约三乘教，即说有佛性、有众生性，遂有三乘因果，即有同异。若约佛乘及祖师相传，即不说如是事。惟指一心，非同非异，非因非果。所以云：‘唯此一乘道，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

问：“无边身菩萨为什么不见如来顶相？”

师云：“实无可见，何以故？无边身菩萨便是如来，不应更见。

只教你不作佛见，不落佛边；不作众生见，不落众生边；不作有见，不落有边；不作无见，不落无边；不作凡见，不落凡边；不作圣见，不落圣边；但无诸见，即是无边身；若有见处，即名外道。

外道者乐于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如来者，即诸法如

义。所以云：‘弥勒亦如也，众圣贤亦如也。’如即无生，如即无灭，如即无见，如即无闻。如来顶即是圆见，亦无圆见，故不落圆边。所以佛身无为，不堕诸数，权以虚空为喻，圆同太虚，无欠无余。

等闲无事，莫强辩他境，辩著便成识。所以云：‘圆成沉识海，流转若飘蓬。’只道我知也，学得也，契悟也，解脱也，有道理也。强处即如意，弱处即不如意，似者个见解，有什么用处？我向汝道，等闲无事，莫谩用心，不用求真，唯须息见。所以内见外见俱错，佛道魔道俱恶。所以文殊暂起二见，贬向二铁围山。文殊即实智，普贤即权智，权实相对治，究竟亦无权实，唯是一心。心且不佛不众生，无有异见。才有佛见，便作众生见。有见无见，常见断见，便成二铁围山，被见障故。祖师直指一切众生，本心、本体、本来是佛，不假修成，不属渐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无明；不是暗，故无暗。所以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入我此宗门，切须在意。如此见得，名之为法。见法故名之为佛。佛法俱无，名之为僧，唤作无为僧，亦名一体三宝。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众求，应无所求。不著佛求，故无佛；不著法求，故无法；不著众求，故无僧。”

问：“和尚见今说法，何得言无僧亦无法？”

师云：“汝若见有法可说，即是以音声求我。若见有我，即是处所。法亦无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师云：‘付此心法时，法法何曾法。无法无本心，始解心心法。’实无一法可得，名坐道场。道场者，只是不起诸见，悟法本空，唤作空如来藏。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若得此中意，逍遥何所论！”

问：“本来无一物，无物便是否？”

师云：“无亦不是。菩提无是处，亦无无知解。”

问：“何者是佛？”

师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异，故云即心即佛，若离于心，别更无佛。”

云：“若自心是佛，祖师西来如何传授？”

师云：“祖师西来，唯传心佛，直指汝等心本来是佛，心心不异，故名为祖。若直下见此意，即顿超三乘一切诸位，本来是佛，不假修成。”

云：“若如此，十方诸佛出世说于何法？”

师云：“十方诸佛出世，只共说一心法，所以佛密付与摩诃大迦叶，此一心法体，尽虚空遍法界，名为诸佛理，论这个法，岂是汝于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于一机一境上见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这一门名为无为法门。若欲会得，但知无心，忽悟即得，若用心拟学取，即转远去。若无歧路心，一切取舍心，心如木石，始有学道分。”

云：“如今现有种种妄念，何以言无？”

师云：“妄本无体，即是汝心所起。汝若识心是佛，心本无妄，那得起心更认于妄。汝若不生心动念，自然无妄。所以云：‘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

云：“今正妄念起时，佛在何处？”

师云：“汝今觉妄起时，觉正是佛，可中若无妄念，佛亦

无。何故如此？为汝起心作佛见，便谓有佛可成；作众生见，便谓有众生可度。起心动念，总是汝见处，若无一切见，佛有何处所？如文殊才起佛见，便贬向二铁围山。”

云：“今正悟时，佛在何处？”

师云：“问从何来？觉从何起？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不可更头上安头，嘴上加嘴。但莫生异见，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总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来是汝个自己，何处有许多般？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虚空世界皎皎地，无丝发许与汝作见解。所以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为物之故有其多智。终日说，何曾说？终日闻，何曾闻？所以释迦四十九年说，未曾说著一字。”

云：“若如此，何处是菩提？”

师云：“菩提无是处，佛亦不得菩提，众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众生即菩提相。”

云：“如何发菩提心？”

师云：“菩提无所得，你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故云：‘我于然灯佛所，无有少法可得，佛即与我授记。’明知一切众生本是菩提，不应更得菩提。你今闻发菩提心，将谓一个心学取佛去，唯拟作佛，任你三祇劫修，亦只得个报化佛，与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

问：“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种种形貌不同？”

师云：“诸佛体圆，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圆；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种种形貌，喻如屋舍，舍驴屋入人屋，舍人身至天身，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佛屋，皆是汝取舍处，所以有别。本源之性，何得有别？”

问：“诸佛如何行大慈悲，为众生说法？”

师云：“佛慈悲者，无缘故名大慈悲。慈者，不见有佛可成；悲者，不见有众生可度。其所说法，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譬如幻士为幻人说法，这个法，若为道我从善知识言下领得、会也、悟也，这个慈悲，若为汝起心动念学得他见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无益。”

问：“何者是精进？”

师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强精进。才起心向外求者，名为歌利王爱游猎去；心不外游，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无，即是佛道。”

问：“若无心行此道，得否？”

师云：“无心便是行此道，更说什么得与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无一念，便是境忘心自灭，无复可追寻。”

问：“如何是出三界？”

师云：“善恶都莫思量，当处便出三界。如来出世为破三有，若无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尘破为百分，九十九分是无，一分是有，摩诃衍不能胜出；百分俱无，摩诃衍始能胜出。”

上堂云：“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心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云何识自心？即如今言语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语，又不作用，心体如虚空相似，无有相貌，亦无方所，亦不一向是无，有而不可见，故祖师云：‘真性心地藏，无头亦无尾，应缘而化物，方便呼为智。’若不应缘之时，不可言其有无，正应之时，亦无踪迹。既知如此，如今但向无中栖泊，即是行诸佛路。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切众生轮回生死者，意缘走作，心于六道不停，致使受种种苦。净名云：‘难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然后调伏。所以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知一切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狱六道修罗，尽由心造。如今但学无心，顿息诸缘，莫生妄想分别，无人无我，无贪瞋，无憎爱，无胜负，但除却如许多种妄想，性自本来清静，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会此意，纵你广学，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识自心，皆名邪行，尽作天魔外道水陆诸神。如此修行，当复何益？志公云：‘本体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识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尘劳自然不生。净名云：‘唯置一床，寝疾而卧，心不起也。’如人卧疾，攀缘都息，妄想歇灭，即是菩提。如今若心里纷纷不定，任你学到三乘四果十地诸位，合杀只向凡圣中坐。诸行尽归无常，势力皆有尽期，犹如箭射于空，力尽还坠，却归生死轮回。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虚受辛苦，岂非大错！志公云：‘未逢出世明师，枉服大乘法药。’如今但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亦无分别，亦无依倚，亦无住著，终日任运腾腾，如痴人相似，世人尽不识你，你亦不用教人识不识，心如顽石头，都无缝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

然无著，如此始有少分相应。透得三界境过，名为佛出世。不漏心相，名为无漏智。不作人天业，不作地狱业，不起一切心，诸缘尽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只是随意而生。经云：‘菩萨有意生身是也。’忽若未会无心，著相而作者，皆属魔业。乃至作净土佛事，并皆成业，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无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来所说，皆是化人，犹如黄叶为金，权止小儿啼，故实无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会此意，何用区区，但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心里明明，所以旧时见解总须舍却。净名云：‘除去所有。’法华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粪。’只是除去心中作见解处。又云：‘蠲除戏论之粪。’所以如来藏本自空寂，并不停留一法。故经云：‘诸佛国土亦复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学而得，如此见解全无交涉。或作一机一境，扬眉动目，只对相当，便道契会也，得证悟禅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无所知，对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欢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即心怀惆怅，如此心意学禅，有何交涉？任汝会得少许道理，只得个心所法，禅道总没交涉。所以达摩面壁，都不令人有见处。故云：‘忘机是佛道，分别是魔境。’此性纵汝迷时亦不失，悟时亦不得。天真自性本无迷悟，尽十方虚空界，元来是我一心体。纵汝动用造作，岂离虚空。虚空本来无大无小，无漏无为，无迷无悟，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绝纤毫的量，是无依倚，无粘缀，一道清流，是自性无生法忍，何有拟议？真佛无口，不解说法；真听无耳，其谁闻乎？珍重！”

①师本是闽中人，幼于本州黄檗山出家，额间隆起如珠，音辞朗润，志竟冲澹。后游天台，逢一僧如旧识，乃同行；属涧水暴涨师倚杖而止，其僧率师同过。师云：“请兄先过。”其僧即浮笠于水上便过。师云：“我却共个稍子作队，悔不一棒打杀！”

有僧辞归宗。宗云：“往甚处去？”云：“诸方学五味禅去。”宗云：“诸方有五味禅，我这里只是一味禅。”云：“如何是一味禅？”宗便打。僧云：“会也！会也！”宗云：“道！道！”僧拟开口，宗又打。其僧后到师处，师问：“甚么处来？”云：“归宗来。”师云：“归宗有何言句。”僧遂举前话。师乃上堂举此因缘云：“马大师出八十四人善知识，问著个个扞扞地，只有归宗较些子。”

师在盐官会里，大中帝为沙弥。师于佛殿上礼佛。沙弥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众求。长老礼拜，当何所求？”师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众求，常礼如是事。”沙弥云：“用礼何为？”师便掌。沙弥云：“太粗生。”师云：“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随后又掌，沙弥便走。

师行脚时到南泉。一日斋时，捧钵向南泉位上坐。南泉下来见，便问：“长老什么年中行道？”师云：“威音王已前。”南泉云：“犹是王老师孙在。”师便下去。师一日出次，南泉云：“如许大身材，戴个些子大笠。”师云：“三千大千世界

① 自此往后的内容见于《黄檗传心法要》单行本，但在《大藏经》和《永乐北藏》中均无收录。

总在里许。”南泉云：“王老师咏。”师戴笠便行。

师一日在茶堂内坐。南泉下来，问：“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师云：“十二时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便是长老见处么？”师云：“不敢！”泉云：“浆水钱且置，草鞋钱教什么人还？”师便休。后泐山举此因缘问仰山：“莫是黄檗构他南泉不得么？”仰山云：“不然！须知黄檗有陷虎之机。”泐山云：“子见处得与么长！”

一日普请。泉问“什么处去？”师云：“择菜去。”泉云：“将什么择？”师竖起刀子。泉云：“只解作宾，不解作主。”师扣三下。

一日五人新到，同时相看，一人不礼拜，以手画一圆相而立。师云：“还知道好只猎犬么？”云：“寻羚羊气来。”师云：“羚羊无气，汝向什么处寻？”云：“寻羚羊踪来。”师云：“羚羊无踪，汝向什么处寻？”云：“寻羚羊迹来。”师云：“羚羊无迹汝向什么处寻？”云：“与么则死羚羊也。”师便休。来日升座退，问：“昨日寻羚羊僧出来。”其僧便出。师云：“老僧昨日后头未有语在，作么生？”其僧无语。师云：“将谓是本色衲僧，元来只是义学沙门。”

师曾散众在洪州开元寺。裴相公一日入寺行次。见壁画，乃问寺主：“这画是什么？”寺主云：“画高僧。”相公云：“形影在这里，高僧在什么处？”寺主无对。相公云：“此间莫有禅僧么？”寺主云：“有一人。”相公遂请师相见，乃举前话问师。师召云：“裴休！”休应：“诺！”师云：“在什么处？”相公于言下有省，乃再请师开堂。

上堂云：“汝等诸人尽是嗜酒糟汉，与么行脚，笑杀他人，总似与么容易，何处更有今日？汝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时有僧问：“只如诸方，见今出世，匡徒领众，为什么却道无禅师？”师云：“不道无禅，只道无师。”后泐山举此因缘问仰山云：“意作么生？”仰山云：“鹅王择乳，素非鸭类。”泐山云：“此实难辨。”

裴相一日托一尊佛于师前胡跪云：“请师安名。”师召云：“裴休！”休应：“诺。”师云：“与汝安名竟。”相公便礼拜。

相公一日上诗一章。师接得便坐却。乃问：“会么？”相公云：“不会。”师云：“与么不会，犹较些子；若形纸墨，何有吾宗？”诗曰：“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挂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千徒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胜因；愿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付何人？”师答曰：“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虽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只揖等闲人。”

“夫学道者，先须屏却杂学诸缘，决定不求，决定不著。闻甚深法，恰似清风屈耳，瞥然而过，更不追寻，是为甚深。入如来禅，离生禅想。从上祖师唯传一心，更无二法。指心是佛，顿超等妙二觉之表，决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门。如斯之法，汝取次人到这里拟作么生学？所以道：‘拟心时，被拟心魔缚，非拟心时，又被非拟心魔缚，非非拟心时，又被非非拟心魔缚。’魔非外来，出自你心，唯有无神通菩萨，足迹不可寻，若以一切时中，心有常见，即是常见外道；若观一切法空，作空见者，即是断见外道。所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此犹是对外道

邪见人说；若说法身以为极果，此对三贤十圣人言。故佛断二愚：一者微细所知愚，二者极微细所知愚。佛既如是，更说什么等妙二觉来？所以一切人但欲向明，不欲向闇；但欲求悟，不受烦恼无明；便道佛是觉，众生是妄。若作如是见解，百劫千生轮回六道，更无断绝。何以故？为谤诸佛本源自性故。他分明向你道：

‘佛且不明，众生且不闇，法无明闇故；佛且不强，众生且不强，法无强弱故；佛且不智，众生且不愚，法无愚智故。’是你出头，总道解禅，开著口便病发；不说本，只说末；不说迷，只说悟；不说体，只说用；总无你话论处，他一切法且本不有，今亦不无。缘起不有，缘灭不无；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心非心故；相亦非相，相非相故；所以道：‘无法无本心，始解心心法。’法即非法，非法即法，无法无非法，故是心心法。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即流入过去佛。过去佛且不有，未来佛且不无，又且不唤作未来佛；现在念念不住，不唤作现在佛。佛若起时，即不拟他是觉是迷、是善是恶，辄不得执滞他、断绝他。如一念瞥起，千重关锁锁不得，万丈绳索索他不住。既若如是，争合便拟灭他止他？分明向你道尔焰识，你作么生拟断他？喻如阳焰，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始道远，看时只在目前；你拟趁他，他又转远去；你始避他，他又来逐你。取又不得，舍又不得。既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尔，即不用愁他虑他。如言前念是凡，后念是圣，如手翻覆一般，此是三乘教之极也。据我禅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后念且不是圣。前念不是佛，后念不是众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声是佛声。举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见一事，见一切事；见一心，见一切心；见一道，见一切道，一切处无不是道；见一尘，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见一滴水，即见十方世界一切水性；又见一切法，即见一切心；

一切法本空，心即不无；不无即妙有，有亦不有，不有即有，即真空妙有。既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尘国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说什么内之与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不可道这个蜜甜，余底苦也，何处有与么事？所以道：‘虚空无内外，法性自尔；虚空无中间，法性自尔。’故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众生与佛，元同一体；生死涅槃，有为无为，元同一体；世间出世间，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无性，亦同一体。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无亦空，尽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既若如此，何处有佛度众生？何处有众生受佛度？何故如此？万法之性自尔故。若作自然见，即落自然外道；若作无我，无我所见，堕在三贤十圣位中。你如今云何将一尺一寸，便拟量度虚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当处自住，当处自真。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总空，故名法性空。乃至千途异说，皆不离你之本心。如今说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二乘菩萨者，皆指叶为黄金、拳掌之说；若也展手之时，一切大众若天若人，皆见掌中都无一物。所以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本既无物，三际本无所有。故学道人单刀直入，须见这个意始得。故达摩大师从西天来至此土，经多少国土，只觅得可大师一人，密传心印，印你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既如此，法亦如此。同真际，等法性。法性空中，谁是授记人？谁是成佛人？谁是得法人？他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无相故；不可以心得，心无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无相更得无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无所得，无得亦不可得。’所以道：‘无一法可得。’只教你了取本心，当下了时，不得了相；无了无不了相，亦不可得。如此之法，得者即得，得者不自

觉知，不得者亦不自觉地知。如此之法，从上已来，有几人得知？所以道：‘天下忘己者有几人？’如今于一机一境、一经一教、一世一时、一名一字、六根门前领得，与机关木人何别？忽有一人出来，不于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说此人尽十方世界觅这个人不可得，以无第二人故。继于祖位，亦云释种，无杂纯一。故言王若成佛时，王子亦随出家，此意大难知，只教你莫觅、觅便失却。如痴人山上叫一声，响从谷出，便走下山趁；及寻觅不得，又叫一声，山上响又应，亦走上山趁。如是千生万劫，只是寻声逐响人，虚生浪死汉，汝若无声即无响。涅槃者，无闻无知无声，绝迹绝踪，若得如是，稍与祖师邻房也。”

问：“如王库藏内，都无如是刀。伏愿诲示。”师云：“王库藏者，即虚空性也，能摄十方虚空世界，皆总不出你心，亦谓之虚空藏菩萨。你若道是有是无、非有非无，总成羊角。羊角者，即你求觅者也。”

问：“王库藏中有真刀否？”师云：“此亦是羊角。”

云：“若王库藏中本无真刀，何故云：‘王子持王库中真刀出至异国。’何独言无？”师云：“持刀出者，此喻如来使者。你若言王子持王库中真刀出去者，库中应空去也。本源虚空性，不可被异人将去，是什么语设你有者，皆名羊角。”

问：“迦叶受佛心印得为传语人否？”师云：“是。”云：“若是传语人，应不离得羊角。”师云：“迦叶自领得本心，所以不是羊角。若以领得如来心，见如来意，见如来色相者，即属如来使，为传语人。所以阿难为侍者二十年，但见如来色相，所以被佛诃云：‘唯观救世者，不能离得羊角。’”

问：“文殊执剑于瞿昙前者如何？”师云：“五百菩萨得宿命智，见过去生业障。五百者即你五阴身是，以见此夙命障故，求佛求菩萨涅槃。所以文殊将智解剑，害此有见佛心故，故言你善害。”云：“何者是剑？”师云：“解心是剑。”云：“解心既是剑，断此有见佛心，只如能断见心，何能除得？”师云：“还将你无分别智，断此有见分别心。”云：“如作有见，有求佛心，将无分别智剑断，争奈有智剑在何？”师云：“若无分别智，害有见未见，无分别智亦不可得。”云：“不可以智更断智，不可以剑更断剑。”师云：“剑自害剑，剑剑相害，即剑亦不可得；智自害智，智智相害，即智亦不可得。母子俱丧，亦复如是。”

问：“如何是见性？”师云：“性即是见，见即是性，不可以性更见性。闻即是性，不可以性更闻性，只你作性见能闻能见性，便有一异法生。他分明道：‘所可见者，不可更见。’你云何头上更著头？他分明道：‘如盘中散珠，大者大圆，小者小圆，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碍，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所以四生六道未有不与时。且众生不见佛，佛不见众生；四果不见四向，四向不见四果；三贤十圣不见等妙二觉，等妙二觉不见三贤十圣；乃至水不见火，火不见水；地不见风，风不见地；众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无去来，无能所见。既如此，因什么道我见我闻，于善知识处得契悟，善知识与我说法，诸佛出世与众生说法。迦旃延只以为生灭心传实相法，被净名呵责。分明道：‘一切法本来无缚，何用解他？本来不染，何用净他？’故云：‘宝相如是，岂可说乎？’汝今只成是非心、染净心，学得一知一解，绕天下行，见人便拟定当取，谁有

心眼，谁强谁弱，若也如此，天地悬殊，更说什么见性？”

问：“既言性即见、见即性，只如性自无障碍、无剂限，云何隔物即不见？又于虚空中，近即见、远即不见者，如何？”师云：“此是你妄生异见。若言隔物不见，无物言见，便谓性有隔碍者，全无交涉。性且非见非不见，法亦非见非不见。若见性人，何处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总是我之性净明体。故云‘见色便见心。’色心不异故，只为取相作见闻觉知。去却前物始拟得见者，即堕二乘人中依通见解也。虚空中近则见，远则不见，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内亦非外，非近亦非远。’近而不可见者，万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见，更道远而不可见，有什么意旨？”

问：“学人不会，和尚如何指示？”师云：“我无一物，从来不曾将一物与人。你无始已来，只为被人指示，觅契觅会，此可不是弟子与师俱陷王难？你但知一念不受，即是无受身；一念不想，即是无想身；决定不迁流造作，即是无行身；莫思量卜度分别，即是无识身。你如今才别起一念，即入十二因缘；无明缘行亦因亦果，乃至老死亦因亦果。故善财童子一百一十处求善知识，只向十二因缘中求。最后见弥勒，弥勒却指见文殊，文殊者即汝本地无明。若心心别异向外求善知识者，一念才生即灭，才灭又生。所以汝等比丘，亦生亦老亦病亦死，酬因答果已来，即五聚之生灭。五聚者五阴也，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华果，即心便是灵智，亦云灵台。若有所住著，即身为死尸，亦云守死尸鬼。”

问：“净名默然，文殊赞叹云：‘是真入不二法门。’如何？”师云：“不二法门，即你本心也。说与不说，即有起灭；

无言说时，无所显示，故文殊赞叹。”云：“净名不说，声有断灭否？”师云：“语即默，默即语，语默不二，故云：‘声之实性亦无断灭，文殊本闻亦无断灭。’所以如来常说，未曾有不说时。如来说即是法，法即是说，法说不二故。乃至报化二身，菩萨声闻，山河大地，水鸟树林，一时说法。所以语亦说，默亦说，终日说而未尝说。既若如是，但以默为本。”

问：“声闻人藏形于三界，不能藏于菩提者，如何？”师云：“形者质也。声闻人但能断三界见修，已离烦恼，不能藏于菩提，故还被魔王于菩提中捉得，于林中宴坐，还成微细见菩提心也。菩萨人已于三界菩提决定不舍不取；不取故，七大中觅他不得；不舍故，外魔亦觅他不得。汝但拟著一法，印子早成也。印著有，即六道四生文出；印著空，即无相文现；如今但知决定不印一切物，此印为虚空不一不二。空本不空，印本不有。十方虚空世界诸佛出世，如见电光一般。观一切蠢动含灵，如响一般。见十方微尘国土，恰似海中一滴水相似。闻一切甚深法，如幻如化。心心不异，法法不异，乃至千经万论，只为你之一心。若能不取一切相，故言：‘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

问：“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如何？”师云：“仙人者即是你心。歌利王好求也，不守王位，谓之贪利。如今学人，不积功累德，见者便拟学，与歌利王何别？如见色时，坏却仙人眼；闻声时，坏却仙人耳；乃至觉知时，亦复如是，唤作节节支解。”云：“只如仙人忍时，不合更有节节支解，不可一心忍，一心不忍也。”师云：“你作无生见，忍辱解，无求解，总是伤损。”云：“仙人被割时，还知痛否？”又云：“此中无受者，是谁受痛？”师云：“你既不痛，出头来觅个甚么？”

问：“燃灯佛授记，为在五百岁中，五百岁外？”师云：“五百岁中不得授记。所言授记者，你本决定不忘，不失有为，不取菩提，但以了世非世，亦不出五百岁外别得授记，亦不于五百岁中得授记。”云：“了世三际相不可得已否？”师云：“无一法可得。”云：“何故言频经五百世前后极时长？”师云：“五百世长远，当知犹是仙人。故然灯授记时，实无少法可得。”

问：“教中云：‘销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祇获法身者。’如何？”师云：“若以三无数劫修行，有所证得者，尽恒沙劫不得。若于一刹那中获得法身，直了见性者犹是三乘教之极谈也。何以故？以见法身可获故，皆属不了义教中收。”

问：“见法顿了者，见祖师意否？”师云：“祖师心出虚空外。”云：“有限剂否？”师云：“有无限剂，此皆数量对待之法。祖师云：‘且非有限量，非无限量，非非有无限量，以绝待故。’你如今学者，未能出得三乘教外，争唤作禅师？分明向汝道：‘一等学禅，莫取次妄生异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行一住一刹那间，念念不异。若不如是，不免轮回。”

问：“佛身无为，不堕诸数，何故佛身舍利八斛四斗？”师云：“你作如是见，只见假舍利，不见真舍利。”云：“舍利为是本有，为复功勋？”师云：“非是本有，亦非功勋。”云：“若非本有，又非功勋，何故如来舍利，唯炼唯精，金骨常存？”师乃呵云：“你作如此见解，争唤作学禅人，你见虚空曾有骨否？诸佛心同太虚，觅什么骨？”云：“如今见有舍利，此是何法？”师云：“此从你妄想心生，即见舍利。”云：“和尚还有舍利否？请将出来看。”师云：“真舍利难见，你但以十指撮尽妙高峰为微尘，即见真舍利。”

“夫参禅学道，须得一切处不生心，只论忘机即佛道隆，分别即魔军盛，毕竟无毛头许少法可得。”

问：“祖传法付与何人？”

师云：“无法与人。”云：“云何二祖请师安心？”师云：“你若道有，二祖即合觅得心。觅心不可得故，所以道与你安心竟。若有所得，全归生灭。”

问：“佛穷得无明否？”

师云：“无明即是一切诸佛得道之处，所以缘起是道场，所见一尘一色，便合无边理性，举足下足不离道场。道场者无所得也，我向你道只无所得，名为坐道场。”

云：“无明者为明为暗？”

师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谢之法。无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只是本明，不明不暗，只这一句子，乱却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弗，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其无碍慧，出过虚空，无你语论处。释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萨出来一跨，跨却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贤一毛孔。你如今把什么本领拟学他？”

云：“既是学不得，为什么道：‘归源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如之何？”

师云：“归源性无二者，无明实性，即诸佛性。方便有多门者，声闻人见无明生，见无明灭；缘觉人但见无明灭，不见无明生，念念证寂灭；诸佛见众生终日生而无生，终日灭而无灭，无生无灭，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满菩提圆，华开世界起。’

举足即佛，下足即众生。诸佛两足尊者，即理足，事足，众生足，生死足，一切等足，足故不求。是你如今念念学佛，即嫌著众生，若嫌著众生，即是谤他十方诸佛。所以佛出世来，执除粪器，扫除戏论之粪，只教你除却从来学心见心，除得尽，即不堕戏论，亦云搬粪出。只教你不生心，心若不生，自然成大智者，决定不分别佛与众生，一切尽不分别，始得入我曹溪门下。故自古先圣云：‘少行我法门。’所以无行为我法门，只是一心门，一切人到这里尽不敢入，不道全无，只是少人得，得者即是佛。珍重！”

问：“如何得不落阶级？”

师云：“终日吃饭，未曾咬著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名自在人。念念不见一切相，莫认前后三际，前际无去，今际无住，后际无来，安然端坐，任运不拘，方名解脱。努力！努力！此门中千人万人，只得三个五个，若不将为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须了却，谁能累劫受余殃？’”

师于唐大中年中终于本山。宣宗敕谥断际禅师。塔曰广业。

高麗國普照禪師 修心訣

【元】知訥 撰

注 1：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48 卷，《卍续藏经》第 64 册。

注 2：此经的有声书可在道德网站 www.daode.org 免费下载。

三界热恼，犹如火宅。其忍淹留，甘受长苦。欲免轮回，莫若求佛。若欲求佛，佛即是心。心何远觅，不离身中。色身是假，有生有灭。真心如空，不断不变。故云：百骸溃散，归火归风。一物长灵，盖天盖地。嗟夫，今之人迷来久矣，不识自心是真佛，不识自性是真法。欲求法而远推诸圣，欲求佛而不观己心。若言心外有佛，性外有法，坚执此情，欲求佛道者，纵经尘劫烧身炼臂，敲骨出髓，刺血写经，长坐不卧，一食卯斋，乃至转读一大藏教，修种种苦行，如蒸砂作饭，只益自劳尔。但识自心，恒沙法门，无量妙义，不求而得。故世尊云：普观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又云：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是知离此心外，无佛可成。过去诸如来，只是明心底人。现在诸贤圣，亦是修心底人。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愿诸修道之人，切莫外求，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问：若言佛性现在此身，既在身中，不离凡夫，因何我今不见佛性？更为消释，悉令开悟。

答：在汝身中，汝自不见。汝于十二时中，知饥知渴，知寒知热，或嗔或喜，竟是何物？且色身是地水火风四缘所集，其质顽而无情，岂能见闻觉知？能见闻觉知者，必是汝佛性。故临济云：四大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只汝目前，历历孤明，勿形段者，始解说法听法。所谓勿形段者，是诸佛之法印，亦是汝本来心也。则佛性现在汝身，何假外求。汝若不信，略举古圣入道因缘，令汝除疑，汝须谛信。昔异见王问婆罗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者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尊者曰：我见

佛性。王曰：性在何处？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尊者曰：今现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于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尊者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尊者曰：在胎曰身，处世曰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舌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者唤作精魂。王闻心即开悟。又僧问归宗和尚：如何是佛？宗云：我今向汝道，恐汝不信。僧云：和尚诚言，焉敢不信。师云：汝即是。僧云：如何保任？师云：一翳在眼，空花乱坠。其僧言下有省。上来所举古圣入道因缘，明白简易，不妨省力，因此公案若有信解处，即与古圣把手共行。

问：汝言见性，若真见性，即是圣人，应现神通变化，与人有殊。何故今时修心之辈，无有一人发现神通变化耶？

答：汝不得轻发狂言，不分邪正，是为迷倒之人。今时学道之人，口谈真理，心生退屈，返堕无分之失者，皆汝所疑。学道而不知先后，说理而不分本末者，是名邪见，不名修学。非唯自误，兼亦误他，其可不慎欤！夫入道多门，以要言之，不出顿悟、渐修两门耳。虽曰顿悟渐修是最上根机得入也，若推过去，已是多生依悟而修，渐熏而来。至于今生，闻即发悟，一时顿毕。以实而论，是亦先悟后修之机也。则知此顿、渐两门，是千圣轨辙也。则从上诸圣，莫不先悟后修，因修乃证。所言神通变化，依悟而修，渐熏所现，非谓悟时，即发现也。如经云：理即顿悟，乘悟并消，事非顿除，因次第尽。故圭峯深明先悟后修之义，曰：识冰池而全水，借阳气以熔消，悟凡夫而即佛，资法力以熏修。

冰消则水流润，方呈溉涤之功。妄尽则心虚通，应现通光之用。是知事上神通变化，非一日之能成，乃渐熏而发现也。况事上神通，于达人分上，犹为妖怪之事，亦是圣末边事，虽或现之，不可要用。今时迷痴辈，妄谓一念悟时，即随现无量妙用，神通变化，若作是解，所谓不知先后，亦不分本末也。既不知先后本末，欲求佛道，如将方木逗圆孔也，岂非大错。既不知方便，故作悬崖之想，自生退屈，断佛种性者，不为不多矣。既自未明，亦未信他。既有解悟处，见无神通者，乃生轻慢，欺贤诳圣，良可悲哉！

问：汝言顿悟、渐修两门千圣轨辙也。悟既顿悟，何假渐修？修若渐修，何言顿悟？顿、渐二义，更为宣说，令绝余疑。

答：顿悟者，凡夫迷时，四大为身，妄想为心，不知自性，是真法身，不知自己灵知是真佛也。心外觅佛，波波浪走，忽被善知识指尔入路，一念回光见自本性。而此性地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即与诸佛分毫不殊，故云顿悟也。

渐修者，顿悟本性与佛无殊，无始习气难卒顿除，故依悟而修，渐熏功成，长养圣胎，久久成圣，故云渐修也。比如孩子初生之日，诸根具足，与他无异，然其力未充，颇经岁月，方始成人。

问：作何方便，一念回机便悟自性？

答：只汝自心，更作什么方便。若作方便，更求解会，比如有人不见自眼，以谓无眼更欲求见。既是自眼，如何更见，若知不失，即为见眼，更无求见之心，岂有不见之想。自己灵知，亦复如是。既是自心，何更求会。若欲求会，便会不得。但知不

会，是即见性。

问：上上之人闻即易会，中下之人不无疑惑，更说方便，令迷者趣入。

答：道不属知不知，汝除却将迷待悟之心，听我言说。诸法如梦，亦如幻化。故妄念本寂，尘境本空。诸法皆空之处，灵知不昧。即此空寂灵知之心，是汝本来面目。亦是三世诸佛，历代祖师，天下善知识，密密相传底法印也。若悟此心，真所谓不践阶梯，径登佛地。步步超三界，归家顿绝疑，便与人天为师，悲智相资，具足二利，堪受人天供养，日消万两黄金。汝若如是，真大丈夫，一生能事已毕矣。

问：据吾分上，何者是空寂灵知之心耶？

答：汝今问我者，是汝空寂灵知之心，何不返照，犹为外觅。我今据汝分上，直指本心，令汝便悟，汝须净心听我言说。从朝至暮十二时中，或见或闻，或笑或语，或嗔或喜，或是或非，种种施为运转，且道毕竟是谁能伊么运转施为耶？若言色身运转，何故有人一念命终都未坏烂，即眼不得见，耳不能闻，鼻不辨香，舌不谈论，身不动摇，手不执捉，足不运奔耶！是知能见闻动作，必是汝本心，不是汝色身也。况此色身四大性空，如镜中像，亦如水月，岂能了了常知，明明不昧，感而遂通，恒沙妙用也。故云：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且入理多端，指汝一门，令汝还源。汝还闻鸦鸣、雀噪之声么？

曰：闻。

曰：汝返闻汝闻性，还有许多声么？

曰：到这里一切声，一切分别，俱不可得。

曰：奇哉！奇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我更问你，你道到这里一切声，一切分别，总不可得。既不可得，当伊么时莫是虚空么？

曰：原来不空，明明不昧。

曰：作么生是不空之体？

曰：亦无相貌，言之不可及。

曰：此是诸佛诸祖寿命，更莫疑也。既无相貌，还有大小么？既无大小，还有边际么？无边际，故无内外。无内外，故无远近。无远近，故无彼此。无彼此，则无往来。无往来，则无生死。无生死，则无古今。无古今，则无迷悟。无迷悟，则无凡圣。无凡圣，则无染净。无染净，则无是非。无是非，则一切名言俱不可得。既总无如是一切根境，一切妄念，乃至种种相貌，种种名言，俱不可得。此岂非本来空寂，本来无物也。然诸法皆空之处，灵知不昧，不同无情，性自神解，此是汝空寂灵知清静心体。而此清静空寂之心，是三世诸佛胜净明心，亦是众生本源觉性。悟此而守之者，坐一如而不动解脱；迷此而背之者，往六趣而长劫轮回。故云：迷一心而往六趣者，去也、动也；悟法界而复一心者，来也、静也。虽迷悟之有殊，乃本源则一也。所以云：所言法者，谓众生心，而此空寂之心，在圣而不增，在凡而不减。故云在圣智而不耀，隐凡心而不昧。既不增于圣，不少于凡，佛祖奚以异于人？而所以异于人者，能自护心念耳。汝若信得及疑情顿息，立丈夫之志，发真正见解，亲尝其味，自到自肯之地，则是为修心人解悟处也，更无阶级次第，故云顿也。如云于信因

中，契诸佛果德分毫不殊，方成信也。

问：既悟此理，更无阶级，何假后修，渐熏渐成耶？

答：悟后渐修之义，前已具说，而复疑情未释，不妨重说。汝须净心谛听谛听。凡夫无始旷大劫来至于今日，流转五道，生来死去，坚执我相，妄想颠倒，无明种习久而成性，虽到今生，顿悟自性本来空寂与佛无殊，而此旧习卒难除断。故逢逆顺境，嗔喜是非，炽然起灭，客尘烦恼，与前无异，若不于般若中着力，焉能对治无明，得到大休大歇之地？故云：顿悟虽同佛，多生习气深；风停波尚涌，理现念犹侵。又杲禅师云：往往利根之辈，不费多力打发此事，便生容易之心，更不修治，日久月深，依前流浪，未免轮回。则岂可以一期所悟，便拨置后修耶！故悟后长须照察，妄念忽起，都不随之，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方始究竟。天下善知识，悟后牧牛行是也。虽有后修，已先顿悟。妄念本空，心性本净。于恶断，断而无断；于善修，修而无修，此乃真修真断矣。故云：虽备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圭峯总判先悟后修之义云：顿悟此性，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与佛无殊，依此而修者，是名最上乘禅，亦名如来清净禅也。若能念念修习，自然渐得百千三昧。达摩门下，辗转相传者，是此禅也。则顿悟渐修之义，如车二轮阙一不可。或者不知善恶性空，坚坐不动，捺伏身心，如石压草，以为修心，是大惑矣。故云：声闻心心断惑，能断之心是贼。但谛观杀盗淫妄，从性而起，起即无起，当处便寂，何须更断。所以云：不怕念起，唯恐觉迟。又云：念起即觉，觉之即无。故悟人分上虽有客尘烦恼，俱成醍醐。但照惑无本，空花三界，如风卷烟；幻化六尘，如汤消冰。若能如是念念修习，不忘照顾，定慧等持，则爱恶自然淡薄，悲

智自然增明，罪业自然断除，功行自然增进。烦恼尽时，生死即绝。若微细流注永断，圆觉大智，朗然独存，即现千百亿化身于十方国中，赴感应机，似月现九霄，影分万水，应用无穷，度有缘众生，快乐无忧，名之为大觉世尊。

问：后修门中定慧等持之义实未明了，更为宣说，委示开迷，引入解脱之门。

答：若设法义，入理千门，莫非定慧。取其纲要，则但自性上体用二义，前所谓空寂灵知是也。定是体，慧是用也。即体之用，故慧不离定。即用之体，故定不离慧。定则慧，故寂而常知。慧则定，故知而常寂。如曹溪云：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若悟如是，任运寂知，遮炤无二，则是为顿门，个者双修定慧也。若言先以寂寂治于缘虑，后以惺惺治于昏住，先后对治，均调昏乱以入于静者，是为渐门，劣机所行也。虽云惺寂等持，未免取静为行，则岂为了事人，不离本寂本知任运双修者也！故曹溪云：自悟修行不在于静，若静先后即是迷人。则达人分上定慧等持之义，不落功用，原自无为，更无特地时节。见色闻声时但伊么，著衣吃饭时但伊么，屙屎送尿时但伊么，对人接话时但伊么。乃至行住坐卧，或语或默，或喜或怒，一切时中，一一如是。似虚舟驾浪，随高随下，如流水转山，遇曲遇直，而心心无知。今日腾腾任运，明日任运腾腾。随顺众缘，无障无碍。于善于恶，不断不修。质直无伪，视听寻常。则绝一尘而作对，何劳遣荡之功。无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缘之力。然障浓习重，观劣心浮，无明之力大，般若之力小，于善恶境界，未免被动静互换，心不恬淡者，不无忘缘遣荡功夫矣。如云：六根摄境，心不随缘谓之定；心境俱空，照鉴无惑谓之慧。此虽随相门定慧，渐

门劣机所行，对治门中不可无也。若掉举炽盛，先以定门称理摄散心，不随缘契乎本寂。若昏沉尤多，则次以慧门择法观空，照鉴无惑契乎本知。以定治乎乱想，以慧治乎无记，动静相亡，对治功终。则对境而念念归宗，遇缘而心心契道，任运双修，方为无事人。若如是，则真可谓定慧等持，明见佛性者也。

问：据汝所判，悟后修门中定慧等持之义有二种，一自性定慧，二随相定慧。自性门则曰，任运寂知，原自无为，绝一尘而作对。何劳遣荡之功，无一念而生情，不假忘缘之力。判云，此是顿门，个者不离自性，定慧等持也。随相门则曰，称理摄散，择法观空，均调昏乱，以入无为。判云，此是渐门，劣机所行也。为两门定慧不无疑焉。若言一人所行也，为复先依自性门定慧双修，然后更用随相门对治之功耶，为复先依随相门均调昏乱，然后以入自性门耶？若先依自性定慧，则任运寂知，更无对治之功，何须更取随相门定慧耶？如将皓玉雕文丧德，若先以随相门定慧对治功成，然后趣于自性门，则宛是渐门中劣机，悟前渐熏也。岂云顿门个者先悟后修，用无功之功也。若一时无前后。则二门定慧顿渐有异，如何一时并行也？则顿门，个者依自性门任运亡功，渐门劣机趣随相门对治劳功。二门之机顿渐不同，优劣皎然。云何先悟后修门中并释二种耶？请为通会，令绝疑情。

答：所释皎然，汝自生疑，随言生解，转生疑惑。得意忘言，不劳致诘。若就两门各判所行，则修自性定慧者，此是顿门，用无功之功，并运双寂，自修自性，自成佛道者也。修随相门定慧者，此是未悟前，渐门劣机用对治之功，心心断惑，取静为行者。而此二门所行顿渐各异，不可参乱也。然悟后修门中，兼论随相门中对治者，非全取渐机所行也。取其方便，假道托宿而已。

何故？于此顿门亦有机胜者，亦有机劣者，不可一例判其行李也。若烦恼淡薄，身心轻安，于善离善，于恶离恶，不动八风，寂然不受者，依自性定慧，任运双修，天真无作，动静常禅，成就自然之理，何假随相门对治之义也。无病不求药。虽先顿悟，烦恼浓厚，习气坚重，对境而念念生情，遇缘而心心作对，被他昏乱死杀，昧却寂知常然者，即借随相门定慧，不忘对治，均调昏乱，以入无为，即其宜矣。虽借对治功夫暂调习气，以先顿悟心性本净，烦恼本空故，即不落渐门劣机污染修也。何者？修在悟前，则虽用功不忘念念熏修，著著生疑未能无碍。如有一物碍在胸中，不安之相常现在前，日久月深，对治功熟，则身心客尘，恰似轻安。虽复轻安，疑根未断，如石压草，犹于生死界，不得自在。故云：修在悟前，非真修也。悟人分上虽有对治方便，念念无疑，不落污染，日久月深，自然契合。天真妙性，任运寂知，念念攀缘一切境，心心永断诸烦恼，不离自性，定慧等持，成就无上菩提，与前几胜更无差别。则随相门定慧虽是渐机所行，于悟人分上可谓点铁成金。若知如是，则岂以二门定慧有先后次第二见之疑乎？愿诸修道之人，研味此语，更莫狐疑，自生退屈。若具丈夫之志，求无上菩提者，舍此奚以哉！切莫执文，直须了义，一一归就自己，契合本宗，则无师之智，自然现前，天真之理，了然不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而此妙旨，虽是诸人分上，若非夙植般若种智，大乘根器者，不能一念而生正信。岂徒不信，亦乃谤讟，反招无间者，比比有之。虽不信受，一经于耳，暂时结缘，其功厥德，不可称量。如《唯心诀》云：闻而不信，尚结佛种之因；学而不成，犹益人天之福，不失成佛之正因。况闻而信，学而成，守护不忘者，其功德岂能度量。追念过去轮回之业，不知其几千劫，随黑暗，入无间，受种种苦，又不知其几何。而欲

求佛道，不逢善友，长劫沉沦，冥冥无觉，造诸恶业，时或一思，不觉长吁，其可放缓，再受前殃。又不知谁复使我今值人生，为万物之灵，不昧修真之路，实谓盲龟遇木，纤芥投针，其为庆幸，曷胜道哉！我今若自生退屈，或生懈怠，而恒常望后，须臾失命，退堕恶趣，受诸苦痛之时，虽欲愿闻一句佛法，信解受持，欲免辛酸，岂可复得乎？及到临危，悔无所益。愿诸修道之人，莫生放逸，莫著贪淫，如救头然，不忘照顾。无常迅速，身如朝露，命若西光，今日虽存，明亦难保。切须在意，切须在意。且凭世间有为之善，亦可免三途苦轮，于天上人间，得殊胜果报，受诸快乐。况此最上乘甚深法门，暂时生信所成功德，不可以比喻说其少分。如经云：若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尔所世界众生，皆得充满。又教化尔所世界一切众生令得四果，其功德无量无边。不如一食顷正思此法所获功德。是知我此法门最尊最贵，于诸功德比况不及。故经云：一念净心是道场，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碎为尘，一念净心成正觉。愿诸修道之人，研味此语，切须在意。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今若不修，万劫差违。今若强修难修之行，渐得不难，功行自进。

嗟夫！今时人饥逢王膳不知下口，病遇医王不知服药。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知之何也已矣！且世间有为之事，其状可见，其功可验，人得一事，叹其希有。我此心宗，无形可观，无状可见，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故天魔外道毁谤无门，释梵诸天称赞不及，况凡夫浅识之流其能仿佛？悲夫！井蛙焉知沧海之阔，野干何能狮子之吼？故知末法世中闻此法门，生希有想，信解受持者，已于无量劫中承事诸圣，植诸善根，深结般若正因，最上根性也。故《金刚经》云：于此章句能生信心者，当知已于

无量佛所种诸善根。又云：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愿诸求道之人莫生怯弱，须发勇猛之心。宿劫善因，未可知也。若不信殊胜，甘为下劣，生艰阻之想，今不修之，则纵有宿世善根，今断之故，弥在其难，辗转远矣。今既到宝所，不可空手而还。一失人身，万劫难复，请须慎之。岂有智者知其宝所，反不求之，长怨孤贫。若欲获宝，放下皮囊。

鎮州臨濟 慧照禪師語錄

【唐】住三聖嗣法小師惠然集

注：此經出自《大藏經》第47卷。

府主王常侍。与诸官请师升座。师上堂云。山僧今日事不获已。曲顺人情方登此座。若约祖宗门下。称扬大事。直是开口不得。无尔措足处。山僧此日以常侍坚请。那隐纲宗。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阵开旗么。对众证据看。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便喝。僧礼拜。师云。这个师僧。却堪持论。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云。我在黄檗处。三度发问三度被打。僧拟议。师便喝。随后打云。不可向虚空里钉橛去也。有座主问。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师云。荒草不曾锄。主云。佛岂赚人也。师云。佛在什么处。主无语。师云。对常侍前拟瞞老僧。速退速退。妨他别人诸问。复云。此日法筵为一大事故。更有问话者么。速致问来。尔才开口。早勿交涉也。何以如此。不见释尊云。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故。为尔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恐滞常侍与诸官员。昧他佛性。不如且退。喝一喝云。少信根人终无了日。久立珍重。

师因一日到河府。府主王常侍请师升座。时麻谷出问。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师云。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眼。速道速道。麻谷拽师下座。麻谷却坐。师近前云。不审。麻谷拟议。师亦拽麻谷下座。师却坐。麻谷便出去。师便下座。

上堂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师下禅床把住云。道道。其僧拟议。师托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便归方丈。

上堂。有僧出礼拜。师便喝。僧云。老和尚莫探头好。师云。尔道落在什么处。僧便喝。又有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

便喝。僧礼拜。师云。尔道好喝也无。僧云。草贼大败。师云。过在什么处。僧云。再犯不容。师便喝。是日两堂首座相见。同时下喝。僧问师。还有宾主也无。师云。宾主历然。师云。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问取堂中二首座。便下座。

上堂。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便打。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亦竖起拂子。僧便喝。师亦喝。僧拟议。师便打。师乃云。大众。夫为法者不避丧身失命。我二十年在黄檗先师处。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赐杖。如蒿枝拂着相似。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谁人为我行得。时有僧出众云。某甲行得。师拈棒与他。其僧拟接。师便打。

上堂。僧问。如何是剑刃上事。师云。祸事祸事。僧拟议。师便打。问祇如石室行者踏碓忘却移脚。向什么处去。师云。没溺深泉。师乃云。但有来者不亏欠伊。总识伊来处。若与么来。恰似失却。不与么来。无绳自缚。一切时中莫乱斟酌。会与不会都来是错。分明与么道。一任天下人贬剥。久立珍重。

上堂云。一人在孤峰顶上。无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头。亦无向背。那个在前那个在后。不作维摩诘。不作傅大士。珍重。

上堂云。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那个合受人天供养。便下座。

上堂。僧问。如何是第一句。师云。三要印开朱点侧。未容拟议主宾分。问如何是第二句。师云。妙解岂容无着问。沅和争负载流机。问如何是第三句。师云。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都借里头人。师又云。一句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下座。

师晚参示众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时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僧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僧云。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云。并汾绝信独处一方。僧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王登宝殿野老讴歌。师乃云。今时学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见解。若得真正见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胜。殊胜自至。道流。祇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处。祇要尔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迟疑。如今学者不得。病在甚处。病在不自信处。尔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转。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尔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便与祖佛不别。尔欲得识祖佛么。祇尔面前听法底。是学人信不及。便向外驰求。设求得者皆是文字胜相。终不得他活祖意。莫错诸禅德。此时不遇。万劫千生轮回三界。徇好境撮去。驴牛肚里生。道流。约山僧见处。与释迦不别。今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六道神光未曾间歇。若能如是见得。祇是一生无事人。大德。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此不是尔久停住处。无常杀鬼一刹那间不拣贵贱老少。尔要与祖佛不别。但莫外求。尔一念心上清浄光。是尔屋里法身佛。尔一念心上无分别光。是尔屋里报身佛。尔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尔屋里化身佛。此三种身是尔即目前听法底人。祇为不向外驰求。有此功用。据经论家。取三种身为极则。约山僧见处不然。此三种身是名言。亦是三种依。古人云。身依义立。土据体论。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尔且识取弄光影底人。是诸佛之本源。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是尔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什么解说法听法。是尔目前历历底。勿一个形段孤明。是这个解说法听法。若如是

见得。便与祖佛不别。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触目皆是。祇为情生智隔想变体殊。所以轮回三界受种种苦。若约山僧见处。无不甚深无不解脱。道流。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一心既无。随处解脱。山僧与么说。意在什么处。祇为道流一切驰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闲机境。道流取山僧见处。坐断报化佛头。十地满心犹如客作儿。等妙二觉担枷锁汉。罗汉辟支犹如厕秽。菩提涅槃如系驴橛。何以如此。祇为道流不达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碍。若是真正道人。终不如是。但能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无一念心希求佛果。缘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时光可惜。祇拟傍家波波地学禅学道。认名认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识。意度莫错。道流。尔祇有一个父母。更求何物。尔自返照看。古人云。演若达多失却头。求心歇处即无事。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样。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便即见神见鬼指东划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尽须抵债。向阎老前吞热铁丸有日。好人家男女。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著。便即捏怪。瞎屙生。索饭钱有日在。

师示众云。道流。切要求取真正见解。向天下横行。免被这一般精魅惑乱。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祇是平常。尔拟向外傍家求过觅脚手错了也。祇拟求佛。佛是名句。尔还识驰求底么。三世十方佛祖出来。也祇为求法。如今参学道流。也祇为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轮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无形通贯十方目前现用。人信不及。便乃认名认句。向文字中求意度佛法。天地悬殊。道流。山僧说法说什么法。说心地法。便能入凡入圣。入净入秽。入真入俗。要且不是尔真俗凡圣。能与一切

真俗凡圣安着名字。真俗凡圣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不着名字。号之为玄旨。山僧说法与天下人别。祇如有个文殊普贤出来目前。各现一身问法。才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老僧稳坐。更有道流来相见时。我尽辨了也。何以如此。祇为我见处别。外不取凡圣。内不住根本。见彻更不疑谬。

师示众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祇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总是痴顽汉。尔且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境来回换不得。纵有从来习气五无间业。自为解脱大海。今时学者总不识法。犹如触鼻羊逢着物安在口里。奴郎不辨宾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闹处即入不得。名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夫出家者。须辨得平常真正见解。辨佛辨魔辨真辨伪辨凡辨圣。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唤作造业众生。未得名为真出家。祇如今有一个佛魔自体不分。如水乳合。鹅王吃乳。如明眼道流。魔佛俱打。尔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浮沉。

问如何是佛魔。师云。尔一念心疑处是魔。尔若达得万法无生。心如幻化。更无一尘一法。处处清静是佛。然佛与魔是染净二境。约山僧见处。无佛无众生。无古无今。得者便得。不历时节。无修无证无得无失。一切时中更无别法。设有一法过此者。我说如梦如化。山僧所说皆是。道流。即今目前孤明历历地听者。此人处处不滞。通贯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别不能回换。一刹那间透入法界。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罗汉说罗汉。逢饿鬼说饿鬼。向一切处游履国土教化众生。未曾离一念。随处清静光透十方。万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儿今日方知本来无事。祇为尔信不及。念念驰求。舍头觅头。自不能歇。如圆顿菩萨。入法

界现身。向净土中厌凡忻圣。如此之流。取舍未忘染净心在。如禅宗见解。又且不然。直是现今更无时节。山僧说处皆是一期药病相治。总无实法。若如是见得。是真出家。日消万两黄金。道流。莫取次被诸方老师印破面门道。我解禅解道。辩似悬河。皆是造地狱业。若是真正学道人。不求世间过。切急要求真正见解。若达真正见。解圆明方始了毕。

问如何是真正见解。师云。尔但一切入凡入圣。入染入净。入诸佛国土。入弥勒楼阁。入毘卢遮那法界。处处皆现国土成住坏空。佛出于世。转大法轮。却入涅槃。不见有去来相貌。求其生死不可得。便入无生法界。处处游履国土。入华藏世界。尽见诸法空相。皆无实法。唯有听法无依道人。是诸佛之母。所以佛从无依生。若悟无依。佛亦无得。若如是见得者。是真正见解。学人不了。为执名句。被他凡圣名碍。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祇如十二分教。皆是表显之说。学者不会。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尔若欲得生死去住脱着自由。即今识取听法底人。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无住处。活泼泼地。应是万种施設。用处祇是无处。所以觅着转远。求之转乖。号之为秘密。道流。尔莫认着个梦幻伴子。迟晚中间便归无常。尔向此世界中。觅个什么物作解脱。觅取一口饭吃补髓过时。且要访寻知识。莫因循逐乐。光阴可惜。念念无常。粗则被地水火风。细则被生住异灭四相所逼。道流。今时且要识取四种无相境。免被境摆布。

问如何是四种无相境。师云。尔一念心疑被地来碍。尔一念心爱被水来溺。尔一念心嗔被火来烧。尔一念心喜被风来飘。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转。处处用境。东涌西没。南涌北没。中

涌边没。边涌中没。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缘何如此。为达四大如梦如幻故。道流。尔祇今听法者。不是尔四大能用尔四大。若能如是见得。便乃去住自由。约山僧见处。勿嫌底法。尔若爱圣。圣者圣之名。有一般学人。向五台山里求文殊。早错了也。五台山无文殊。尔欲识文殊么。祇尔目前用处。始终不异。处处不疑。此个是活文殊。尔一念心无差别光。处处总是真普贤。徧一念心自能解缚。随处解脱。此是观音。三昧法。互为主伴。出则一时出。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始好看教。

师示众云。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总上他闲尘境。都不辨邪正。祇如有祖有佛。皆是教迹中事。有人拈起一句子语。或隐显中出。便即疑生。照天照地。傍家寻问。也太茫然。大丈夫儿。莫祇么论主论贼。论是论非。论色论财。论说闲话过日。山僧此间不论僧俗。但有来者尽识得伊。任伊向甚处出来。但有声名文句。皆是梦幻。却见乘境底人。是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自称我是佛境。还是这个无依道人。乘境出来。若有人出来问我求佛。我即应清净境出。有人问我菩萨。我即应慈悲境出。有人问我菩提。我即应净妙境出。有人问我涅槃。我即应寂静境出。境即万般差别。人即不别。所以应物现形。如水中月。道流。尔若欲得如法。直须是大丈夫儿始得。若萎萎随随地。则不得也。夫如甕甗之器。不堪贮醍醐。如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随处作主立处皆真。但有来者皆不得受。尔一念疑。即魔入心。如菩萨疑时。生死魔得便。但能息念。更莫外求。物来则照。尔但信现今用底。一个事也无。尔一念心生三界。随缘被境分为六尘。徧如今应用处。欠少什么。一刹那间便入净入秽。入弥勒楼阁。入三眼国土。处处游履。唯见空名。

问如何是三眼国土。师云。我共偈入净妙国土中。着清淨衣。说法身佛。又入无差别国土中。着无差别衣。说报身佛。又入解脱国土中。着光明衣。说化身佛。此三眼国土皆是依变。约经论家。取法身为根本。报化二身为用。山僧见处法身即不解说法。所以古人云。身依义立。土据体论。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国土。空拳黄叶用诳小儿。蒺藜菱刺枯骨上觅什么汁。心外无法。内亦不可得。求什么物。尔诸方言道。有修有证。莫错。设有修得者。皆是生死业。尔言六度万行齐修。我见皆是造业。求佛求法。即是造地狱业。求菩萨亦是造业。看经看教亦是造业。佛与祖师是无事人。所以有漏有为。无漏无为。为清淨业。有一般瞎秃子。饱吃饭了。便坐禅观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厌喧求静。是外道法。祖师云。尔若住心看静。举心外照。摄心内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尔如今与么听法底人。作么生拟修他证他庄严他。渠且不是修底物。不是庄严得底物。若教他庄严。一切物即庄严得。尔且莫错。道流。尔取这一般老师口里语。为是真道。是善知识不思議。我是凡夫心。不敢测度他老宿。瞎屙生。尔一生祇作这个见解。辜负这一双眼。冷噤噤地。如冻凌上驴驹相似。我不敢毁善知识。怕生口业。道流。夫大善知识。始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骂辱诸小儿。向逆顺中觅人。所以我于十二年中。求一个业性。如芥子许不可得。若似新妇子禅师。便即怕趁出院。不与饭吃。不安不乐。自古先辈。到处人不信。被递出始知是贵。若到处人尽肯。堪作什么。所以师子一吼野干脑裂。道流。诸方说有道可修。有法可证。尔说证何法修何道。尔今用处欠少什么物。修补何处。后生小阿师不会。便即信这般野狐精魅。许他说事。系缚他人。言道。理行相应。护惜三业。始得成佛。如此说者。如春细雨。古人云。

路逢达道人。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万般邪境竞头生。智剑出来无一物。明头未显暗头明。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大德。觅什么物。现今目前听法无依道人。历历地分明。未曾欠少。尔若欲得与祖佛不别。但如是见。不用疑误。尔心心不异。名之活祖。心若有异。则性相别。心不异故。即性相不别。

问如何是心心不异处。师云。尔拟问早异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错。世出世诸法。皆无自性。亦无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尔祇么认他闲名为实。大错了也。设有皆是依变之境。有个菩提。依涅槃。依解脱。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萨。依佛依。尔向依变国土中。觅什么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净故纸。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尔还是娘生已否。尔若求佛。即被佛魔摄。尔若求祖。即被祖魔缚。尔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有一般秃比丘。向学人道。佛是究竟。于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满方始成道。道流。尔若道佛是究竟。缘什么八十年后向拘尸罗城双林树间侧卧而死去。佛今何在。明知与我生死不别。尔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转轮圣王应是如来。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来举身相为顺世间情。恐人生断见。权且立虚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声。有身非觉体。无相乃真形。尔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议。一切诸天神仙阿修罗大力鬼亦有神通。应是佛否。道流莫错。祇如阿修罗与天帝释战。战败领八万四千眷属。入藕丝孔中藏。莫是圣否。如山僧所举。皆是业通依通。夫如佛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声界不被声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触界不被触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达六种色声香味触法皆是空相。不能系缚此无依道人。虽是五蕴漏质。便是地行神通。道流。真佛无形真法无相。尔祇么幻化上头作模作样。

设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并不是真佛。是外道见解。夫如真学道人。并不取佛。不取菩萨罗汉。不取三界殊胜。迥然独脱不与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诸佛现前。无一念心喜。三涂地狱顿现。无一念心怖。缘何如此。我见诸法空相。变即有。不变即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所以梦幻空花何劳把捉。唯有道流目前现今听法底人。入火不烧入水不溺。入三涂地狱。如游园观。入饿鬼畜生而受报。缘何如此。无嫌底法。尔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烦恼由心故有。无心烦恼何拘。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尔拟傍家波波地学得。于三祇劫中终归生死。不如无事向丛林中床角头交脚坐。道流。如诸方有学人来。主客相见了。便有一句子语。辨前头善知识。被学人拈出个机权语路。向善知识口角头撞过。看尔识不识。尔若识得是境。把得便抛向坑子里。学人便即寻常。然后便索善知识语。依前夺之。学人云。上智哉是大善知识。即云。尔大不识好恶。如善知识。把出个境块子。向学人面前弄。前人辨得下下作主。不受境惑。善知识便即现半身。学人便喝。善知识又入一切差别语路中摆扑。学人云。不识好恶老秃奴。善知识叹曰。真正道流。如诸方善知识。不辨邪正。学人来问菩提涅槃三身境智。瞎老师便与他解说。被他学人骂着。便把棒打他言无礼度。自是尔善知识无眼。不得嗔他。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即指东划西。好晴好雨。好灯笼露柱。尔看眉毛有几茎。这个具机缘。学人不会。便即心狂。如是之流。总是野狐精魅魍魉。被他好学人啞啞微笑。言瞎老秃奴惑乱他天下人。道流。出家儿且要学道。祇如山僧。往日曾向毘尼中留心。亦曾于经论寻讨。后方知是济世药表显之说。遂乃一时抛却。即访道参禅。后遇大善知识。方乃道眼分明。始识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不是娘生下便会。还是体究练磨一朝自省。道流。尔

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如诸方学道流。未有不依物出来底。山僧向此间从头打。手上出来手上打。口里出来口里打。眼里出来眼里打。未有一个独脱出来底。皆是上他古人闲机境。山僧。无一法与人。祇是治病解缚。尔诸方道流。试不依物出来。我要共尔商量。十年五岁并无一人。皆是依草附叶竹木精灵野狐精魅。向一切粪块上乱咬。瞎汉枉消他十方信施。道我是出家儿。作如是见解。向尔道。无佛无法无修无证。祇与么傍家拟求什么物。瞎汉头上安头。是尔欠少什么。道流。是尔目前用底。与祖佛不别。祇么不信便向外求。莫错向外无法。内亦不可得。尔取山僧口里语。不如休歇无事去。已起者莫续。未起者不要放起。便胜尔十年行脚。约山僧见处。无如许多般。祇是平常着衣吃饭无事过时。尔诸方来者。皆是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脱求出离三界。痴人。尔要出三界什么处去。佛祖是赏系底名句。尔欲识三界么。不离尔今听法底心地。尔一念心贪是欲界。尔一念心瞋是色界。尔一念心痴是无色界。是尔屋里家具子。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还是道流目前灵灵地照烛万般酌度世界底人。与三界安名。大德。四大色身是无常。乃至脾胃肝胆发毛爪齿。唯见诸法空相。尔一念心歇得处。唤作菩提树。尔一念心不能歇得处。唤作无明树。无明无住处。无明无始终。尔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无明树。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尔若歇得。便是清净身界。尔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树。三界神通变化意生化身。法喜禅悦身光自照。思衣罗绮千重。思食百味具足。更无横病。菩提无住处。是故无得者。道流。大丈夫汉更疑个什么。目前用处更是阿谁。把得便用。莫着名字。号为玄旨。与么见得。勿嫌底法。古人云。心随万境

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道流。如禅宗见解。死活循然。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主客相见。便有言论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机权喜怒。或现半身。或乘师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拈出一个胶盆子。善知识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样。学人便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医。唤作客看主。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放。此是主看客。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善知识辨得是境。把得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即云。咄哉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善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辨。呼为客看客。大德。山僧如是所举。皆是辨魔拣异。知其邪正。道流。寔情大难。佛法幽玄。解得可可地。山僧竟日与他说破。学者总不在意。千遍万遍脚底踏过。黑没没地。无一个形段。历历孤明。学人信不及。便向名句上生解。年登半百。祇管傍家负死尸行。担却担子天下走。索草鞋钱有日在。大德。山僧说向外无法。学人不会。便即向里作解。便即倚壁坐。舌拄上腭。湛然不动。取此为是祖门佛法也。大错。是尔若取不动清净境为是。尔即认他无明为郎主。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寔可怖畏。此之是也。尔若认他动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动。应可是道也。所以动者是风大。不动者是地大。动与不动俱无自性。尔若向动处捉他。他向不动处立。尔若向不动处捉他。他向动处立。譬如潜泉鱼鼓波而自跃。大德。动与不动是二种境。还是无依道人用动用不动。如诸方学人来。山僧此间作三种根器断。如中下根器来。我便夺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俱夺。如上上根器来。我便境法人俱不夺。如有出格见解人来。山僧此间便全体作用不历根器。大德。到这里学人着力处不通风。

石火电光即过了也。学人若眼定动。即没交涉。拟心即差。动念即乖。有人解者不离目前。大德。尔檐钵囊屎檐子。傍家走求佛求法。即今与么驰求底。尔还识渠么。活泼泼地。祇是勿根株。拥不聚拨不散。求着即转远。不求还在目前。灵音属耳。若人不信。徒劳百年。道流。一刹那间便入华藏世界。入毘卢遮那国土。入解脱国土。入神通国土。入清淨国土。入法界。入秽入淨。入凡入圣。入饿鬼畜生。处处讨觅寻皆。不见有生有死。唯有空名。幻化空花不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道流。山僧佛法的的相承。从麻谷和尚丹霞和尚道一和尚庐山拽石头和尚。一路行遍天下。无人信得。尽皆起谤。如道一和尚用处。纯一无杂。学人三百五百。尽皆不见他意。如庐山和尚。自在真正顺逆用处。学人不测涯际。悉皆忙然。如丹霞和尚。翫珠隐显。学人来者皆悉被骂。如麻谷用处。苦如黄檗近皆不得。如石巩用处。向箭头上觅人。来者皆惧。如山僧今日用处。真正成坏。翫弄神变。入一切境。随处无事。境不能换。但有来求者。我即便出看渠。渠不识我。我便着数般衣。学人生解一向入我言句。苦哉。瞎秃子无眼人把我着底衣。认青黄赤白。我脱却入清淨境中。学人一见便生忻欲。我又脱却。学人失心忙然狂走言。我无衣。我即向渠道。尔识我着衣底人否。忽尔回头。认我了也。大德。尔莫认衣。衣不能动。人能着衣。有个清淨衣。有个无生衣。菩提衣。涅槃衣。有祖衣。有佛衣。大德。但有声名文句。皆悉是衣变。从脐轮气海中鼓激。牙齿敲磕成其句义。明知是幻化。大德。外发声语业。内表心所法。以思有念。皆悉是衣。尔祇么认他着底衣为寔解。纵经尘劫祇是衣通。三界循环轮回生死。不如无事。相逢不相识。共语不知名。今时学人不得。盖为认名字为解。大策子上抄死老汉语。三重五重复子裹。不教人见。道是玄旨。以为保重。大错。

瞎屙生。尔向枯骨上觅什么汁。有一般不识好恶。向教中取意度商量成于句义。如把屎块子向口里含了吐过与别人。犹如俗人打传口令相似。一生虚过也。道我出家被他问着佛法。便即杜口无词。眼似漆突。口如棉檐。如此之类。逢弥勒出世。移置他方世界。寄地狱受苦。大德。尔波波地往诸方觅什么物。踏尔脚板。阔无佛可求。无道可成。无法可得。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欲识汝本心。非合亦非离。道流。真佛无形。真道无体。真法无相。三法混融和合一处。辨既不得。唤作忙忙业识众生。

问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垂开示。师云。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无寔有。如真正学道人。念念心不间断。自达摩大师从西土来。祇是觅个不受人惑底人。后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从前虚用功夫。山僧今日见处与祖佛不别。若第一句中得。与祖佛为师。若第二句中得。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

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云。若有意。自救不了。云既无意。云何二祖得法。师云。得者是不得。云既若不得。云何是不得底意。师云。为尔向一切处驰求。心不能歇。所以祖师言。咄哉丈夫。将头觅头。偈言下便自回光返照。更不别求。知身心与祖佛不别。当下无事。方名得法。大德。山僧今时事不获已。话度说出许多不才净。尔且莫错。据我见处。寔无许多般道理。要用便用。不用便休。祇如诸方说六度万行以为佛法。我道是庄严门佛事门。非是佛法。乃至持斋持戒。擎油不洩。道眼不明。尽须抵债。索饭钱有日在。何故如此。入道不通理。复身还信施。长者八十一。其树不生耳。乃至孤峯独宿。一食卯斋。长坐不卧。六时行道。皆是造业底人。乃至头目髓脑国城妻子象马七珍尽皆

舍施。如是等见。皆是苦身心故。还招苦果。不如无事纯一无杂。乃至十地满心菩萨。皆求此道流踪迹。了不可得。所以诸天欢喜。地神捧足。十方诸佛无不称叹。缘何如此。为今听法道人用处无踪迹。

问大通智胜佛。十劫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未审此意如何。乞师指示。师云。大通者。是自己。于处处达其万法无性无相。名为大通。智胜者。于一切处不疑不得一法。名为智胜。佛者。心清净光明透彻法界。得名为佛。十劫坐道场者。十波罗密是。佛法不现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灭。云何更有现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应更作佛。古人云。佛常在世间。而不染世间法。道流。尔欲得作佛。莫随万物。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世与出世。无佛无法。亦不现前。亦不曾失。设有者。皆是名言章句。接引小儿施設药病。表显名句。且名句不自名句。还是尔目前昭昭灵灵鉴觉闻知照烛底。安一切名句。大德。造五无间业。方得解脱。

问如何是五无间业。师云。杀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焚烧经像等。此是五无间业。云如何是父。师云。无明是父。尔一念心求起灭处不得。如响应空。随处无事。名为杀父。云如何是母。师云。贪爱为母。尔一念心入欲界中。求其贪爱。唯见诸法空相。处处无著。名为害母。云如何是出佛身血。师云。尔向清净法界中。无一念心生解。便处处黑暗。是出佛身血。云如何是破和合僧。师云。尔一念心正达烦恼结使如空无所依。是破和合僧。云如何是焚烧经像。师云。见因缘空。心空法空。一念决定断。迥然无事。便是焚烧经像。大德。若如是达得。免被他凡圣名碍。尔一念心祇向空拳指上生寔解。根境法中虚捏怪。自

轻而退屈言。我是凡夫他是圣人。秃屢生。有甚死急。披他师子皮。却作野干鸣。大丈夫汉。不作丈夫气息。自家屋里物不肯信。祇么向外觅。上他古人闲名句。倚阴博阳。不能特达。逢境便缘。逢尘便执。触处惑起。自无准定道流。莫取山僧说处。何故。说无凭据。一期间图画虚空。如彩画像等喻。道流。莫将佛为究竟。我见犹如厕孔。菩萨罗汉尽是枷锁缚人底物。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昙。鸯掘持刀害于释氏。道流。无佛可得。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迹。皆是一期药病相治。并无实法。设有皆是相似。表显路布。文字差排。且如是说。道流。有一般秃子。便向里许着功。拟求出世之法。错了也。若人求佛。是人失佛。若人求道。是人失道。若人求祖。是人失祖。大德莫错。我且不取尔解经论。我亦不取尔国王大臣。我亦不取尔辩似悬河。我亦不取尔聪明智慧。唯要尔真正见解。道流。设解得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无事底阿师。尔解得。即轻蔑他人。胜负修罗。人我无明。长地狱业。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生身陷地狱。大地不容。不如无事休歇去。饥来吃饭。睡来合眼。愚人笑我。智乃知焉。道流。莫向文字中求。心动疲劳。吸冷气无益。不如一念缘起无生。超出三乘权学菩萨。大德。莫因循过日。山僧往日未有见处时。黑漫漫地。光阴不可空过。腹热心忙。奔波访道。后还得力。始到今日。共道流如是话度。劝诸道流。莫为衣食。看世界易过。善知识难遇。如优昙花时一现耳。偏诸方闻道有个临济老汉出来。便拟问难教语不得。被山僧全体作用。学人空开不得眼。口总动不得。懵然不知以何答我。我向伊道。龙象蹴踏非驴所堪。尔诸处祇指胸点肋。道我解禅解道。三个两个到这里不奈何。咄哉。尔将这个身心。到处簸两片皮。逛諝闾阎。吃铁棒有日在。非出家儿。尽向阿修罗界撮。夫如至理之道。非诤论而求激扬。铿锵以摧外道。至于佛祖相承。

更无别意。设有言教。落在化仪三乘五性人天因果。如圆顿之教。又且不然。童子善财皆不求过。大德。莫错用心。如大海不停死尸。祇么担却拟天下走。自起见障以碍于心。日上无云。丽天普照。眼中无翳。空里无花。道流。尔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则弥纶法界。收则丝发立。历历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见耳不闻。唤作什么物。古人云。说似一物则不中。尔但自家看。更有什么。说亦无尽。各自着力。珍重。

勘辨

黄檗因入厨次。问饭头。作什么。饭头云。拣众僧米。黄檗云。一日吃多少。饭头云。二石五。黄檗云。莫太多么。饭头云。犹恐少在。黄檗便打。饭头却举似师。师云。我为汝勘这老汉。才到侍立次。黄檗举前话。师云。饭头不会。请和尚代一转语。师便问。莫太多么。黄檗云。何不道来日更吃一顿。师云。说什么来日。即今便吃。道了便掌。黄檗云。这风颠汉。又来这里捋虎须。师便喝出去。后汾山问仰山。此二尊宿意作么生。仰山云。和尚作么生。汾山云。养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汾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云。大似勾贼破家。

师问僧。什么处来。僧便喝。师便揖坐。僧拟议。师便打。师见僧来便竖起拂子。僧礼拜。师便打。又见僧来亦竖起拂子。僧不顾。师亦打。

师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斋次。师问。毛吞巨海芥纳须弥。为是神通妙用本体如然。普化踏倒饭床。师云。太粗生。普化云。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师来日又同普化赴斋。问今日供养何似昨日。普化依前踏倒饭床。师云。得即得。太粗生。普化云。瞎汉。佛法说什么粗细。师乃吐舌。

师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同在僧堂地炉内坐。因说。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风掣颠。知他是凡是圣。言犹未了。普化入来。师便问。汝是凡是圣。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是圣。师便喝。普

化以手指云。河阳新妇子。木塔老婆禅。临济小厮儿。却具一只眼。师云这贼。普化云贼贼。便出去。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吃生菜。师见云。大似一头驴。普化便作驴鸣。师云这贼。普化云贼贼。便出去。

因普化常于街市摇铃云。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四方八面来旋风打。虚空来连架打。师令侍者去才见如是道便把住云。总不与么来时如何。普化托开云。来日大悲院里有斋。侍者回举似师。师云。我从来疑着这汉。

有一老宿参师。未曾人事便问。礼拜即是。不礼拜即是。师便喝。老宿便礼拜。师云。好个草贼。老宿云贼贼。便出去。师云。莫道无事好。首座侍立次。师云。还有过也无。首座云有。师云。宾家有。主家有。首座云。二俱有。师云。过在何处。首座便出去。师云。莫道无事好。后有僧举似南泉。南泉云。官马相踏。

师因入军营赴斋。门首见员僚。师指露柱问。是凡是圣。员僚无语。师打露柱云。直饶道得。也祇是个木橛。便入去。

师问院主。什么处来。主云。州中粢黄米去来。师云。粢得尽么。主云。粢得尽。师以杖面前画一画云。还粢得这个么。主便喝。师便打。典座至。师举前语。典座云。院主不会和尚意。师云。尔作么生。典座便礼拜。师亦打。

有座主来看次。师问座主。讲何经论。主云。某甲荒虚粗习百法论。师云。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是同是别。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别。乐

普为侍者。在师后立云。座主这里是什么所在。说同说别。师回首问侍者。汝又作么生。侍者便喝。师送座主。回来遂问侍者。适来是汝喝老僧。侍者云是。师便打。

师闻第二代德山垂示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师令乐普去问。道得为什么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么生。普到彼如教而问。德山便打。普接住送一送。德山便归方丈。普回举似师。师云。我从来疑着这汉。虽然如是。汝还见德山么。普拟议。师便打。

王常侍一日访师。同师于僧堂前看。乃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师云。不看经。侍云。还学禅么。师云。不学禅。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作个什么。师云。总教伊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属虽贵落眼成翳。又作么生。师云。将为尔是个俗汉。

师问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云。咩咩。师云。哑那。山云。长老作么生。师云。这畜生。

师问乐普云。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个亲。普云。总不亲。师云。亲处作么生。普便喝。师乃打。

师见僧来。展开两手。僧无语。师云会么。云不会。师云。浑仑擘不开。与尔两文钱。

大觉到参。师举起拂子。大觉敷坐具。师掷下拂子。大觉收坐具入僧堂。众僧云。这僧莫是和尚亲故。不礼拜又不吃棒。师闻令唤觉。觉出。师云。大众道。汝未参长老。觉云不审。便自归众。

赵州行脚时参师。遇师洗脚次。州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

意。师云。恰值老僧洗脚。州近前作听势。师云。更要第二杓恶水泼在。州便下去。

有定上座到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下绳床。擒住与一掌。便托开。定伫立。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礼拜。定方礼拜。忽然大悟。

麻谷到参。敷坐具问。十二面观音。阿那面正。师下绳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搗麻谷云。十二面观音。向什么处去也。麻谷转身拟坐绳床。师拈拄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

师问僧。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师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么生会。僧拟议。师便喝。

师问一尼。善来恶来。尼便喝。师拈棒云。更道更道。尼又喝。师便打。

龙牙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与我过禅板来。牙便过禅板与师。师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意。牙后到翠微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微云。与我过蒲团来。牙便过蒲团与翠微。翠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无祖师意。牙住院后有僧入室请益云。和尚行脚时参二尊宿因缘。还肯他也无。牙云。肯即深肯。要且无祖师意。

径山有五百众。少人参请。黄檗令师到径山。乃谓师曰。汝到彼作么生。师云。某甲到彼自有方便。师到径山。装腰上法堂见径山。径山方举头。师便喝。径山拟开口。师拂袖便行。寻有僧问径山。这僧适来有什么言句。便喝和尚。径山云。这僧从

黄檗会里来。尔要知么。且问取他。径山五百众太半分散。

普化一日于街市中。就人乞直裰。人皆与之。普化俱不要。师令院主买棺一具。普化归来。师云。我与汝做得个直裰了也。普化便自担去。绕街市叫云。临济与我做直裰了也。我往东门迁化去。市人竞随看之。普化云。我今日未。来日往南门迁化去。如是三日。人皆不信。至第四日无人随看。独出城外自入棺内。倩路行人钉之。实时传布。市人竞往开棺。乃见全身脱去。祇闻空中铃响隐隐而去。

行录

师初在黄檗会下。行业纯一。首座乃叹曰。虽是后生与众不同。遂问。上座在此多少时。师云。三年。首座云。曾参问也无。师云。不曾参问。不知问个什么。首座云。汝何不去问堂头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师便去问。声未绝。黄檗便打。师下来。首座云。问话作么生。师云。某甲问声未绝。和尚便打。某甲不会。首座云。但更去问。师又去问。黄檗又打。如是三度发问三度被打。师来白首座云。幸蒙慈悲。令某甲问讯和尚。三度发问三度被打。自恨障缘。不领深旨。今且辞去。首座云。汝若去时。须辞和尚去。师礼拜退。首座先到和尚处云。问话底后生。甚是如法。若来辞时。方便接他。向后穿凿成一株大树。与天下人作荫凉去在。师去辞黄檗。檗云。不得往别处去。汝向高安滩头大愚处去。必为汝说。师到大愚。大愚问。什么处来。师云。黄檗处来。大愚云。黄檗有何言句。师云。某甲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过无过。大愚云。黄檗与么老婆为汝得彻困。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师于言下大悟云。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大愚搯住云。这尿床鬼子。适来道有过无过。如今却道黄檗佛法无多子。尔见个什么道理。速道速道。师于大愚肋下筑三拳。大愚托开云。汝师黄檗。非于我事。师辞大愚。却回黄檗。黄檗见来便问。这汉来来去去有什么了期。师云。祇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黄檗问。什么处去来。师云。昨奉慈旨。令参大愚去来。黄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师遂举前话。黄檗云。作么生得这汉来。待痛与一顿。师云。说什么待来。即今便

吃。随后便掌。黄檗云。这风颠汉。却来这里捋虎须。师便喝。黄檗云。侍者引这风颠汉参堂去。后沩山举此话问仰山。临济当时得大愚力。得黄檗力。仰山云。非但骑虎头。亦解把虎尾。

师栽松次。黄檗问。深山里栽许多作什么。师云。一与山门作境致。二与后人作标榜。道了将钁头打地三下。黄檗云。虽然如是。子已吃吾三十棒了也。师又以钁头打地三下。作嘘嘘声。黄檗云。吾宗到汝大兴于世。后沩山举此语问仰山。黄檗当时祇嘱临济一人。更有人在。仰山云有。祇是年代深远。不欲举似和尚。沩山云。虽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举看。仰山云。一人指南吴越令行。遇大风即止（谿风穴和尚也）师侍立德山次。山云。今日困。师云。这老汉寐语作什么。山便打。师掀倒绳床。山便休。

师普请锄地次。见黄檗来。拄钁而立。黄檗云。这汉困那。师云。钁也未举。困个什么。黄檗便打。师接住棒。一送迭倒。黄檗唤。维那维那扶起我。维那近前扶云。和尚争容得这风颠汉无礼。黄檗才起便打维那。师钁地云。诸方火葬。我这里一时活埋。后沩山问仰山。黄檗打维那意作么生。仰山云。正贼走却。逻踪人吃棒。师一日在僧堂前坐。见黄檗来。便闭却目。黄檗乃作怖势。便归方丈。师随至方丈礼谢。首座。在黄檗处侍立。黄檗云。此僧虽是后生。却知有此事。首座云。老和尚脚跟不点地。却证据个后生。黄檗自于口上打一掴。首座云。知即得。

师在堂中睡。黄檗下来见。以拄杖打板头一下。师举头见是黄檗却睡。黄檗又打板头一下。却往上间。见首座坐禅乃云。下间后生却坐禅。汝这里妄想作什么。首座云。这老汉作什么。黄檗打板头一下。便出去。后沩山问仰山。黄檗入僧堂意作么生。

仰山云。两彩一赛。

一日普请次。师在后行。黄檗回头见师空手乃问。镢头在什么处。师云。有一人将去了也。黄檗云。近前来。共汝商量个事。师便近前。黄檗竖起镢头云。祇这个。天下人拈掇不起。师就手掣得竖起云。为什么却在某甲手里。黄檗云。今日大有人普请。便归院。后汾山问仰山。镢头在黄檗手里。为什么却被临济夺却。仰山云。贼是小人智过君子。

师为黄檗驰书去汾山。时仰山作知客。接得书便问。这个是黄檗底。那个是专使底。师便掌。仰山约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见汾山。汾山便问。黄檗师兄多少众。师云。七百众。汾山云。什么人为导首。师云。适来已达书了也。师却问汾山。和尚此间多少众。汾山云。一千五百众。师云。太多生。汾山云。黄檗师兄亦不少。师辞汾山。仰山送出云。汝向后北去有个住处。师云。岂有与么事。仰山云。但去已后有一人佐辅老兄在。此人祇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师后倒镇州。普化已在彼中。师出世。普化佐赞于师。师住未久。普化全身脱去。

师因半夏上黄檗。见和尚看经。师云。我将谓是个人。元来是搯黑豆老和尚。住数日乃辞去。黄檗云。汝破夏来。不终夏去。师云。某甲暂来礼拜和尚。黄檗遂打趁令去。师行数里。疑此事。却回终夏。师一日辞黄檗。檗问。什么处去。师云。不是河南便归河北。黄檗便打。师约住与一掌。黄檗大笑。乃唤侍者。将百丈先师禅板机案来。师云侍者将火来。黄檗云。虽然如是。汝但将去。已后坐却天下人舌头去在。后汾山问仰山。临济莫辜负他黄檗也无。仰山云不然。汾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云。知恩方解报恩。汾山云。从上古人还有相似底也无。仰山云有。祇

是年代深远。不欲举似和尚。汾山云。虽然如是。吾亦要知。子但举看。仰山云。祇如楞严会上阿难赞佛云。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岂不是报恩之事。汾山云。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师到达摩塔头。塔主云。长老先礼佛先礼祖。师云。佛祖俱不礼。塔主云。佛祖与长老。是什么冤家。师便拂袖而出。

师行脚时到龙光。光上堂。师出问云。不展锋铓。如何得胜。光据坐。师云。大善知识岂无方便。光瞪目云。师以手指云。这老汉今日败阙也。

到三峯平和尚。问曰。什么处来。师云。黄檗来。平云。黄檗有何言句。师云。金牛昨夜遭涂炭。直至如今不见踪。平云。金风吹玉管。哪个是知音。师云。直透万重关。不住清霄内。平云。子这一问太高生。师云。龙生金凤子。冲破碧琉璃。平云。且坐吃茶。又问。近离甚处。师云龙光。平云。龙光近日如何。师便出去。

到大慈。慈在方丈内坐。师问。端居丈室时如何。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别。野老拈花万国春。师云。今古永超圆智体。三山锁断万重关。慈便喝。师亦喝。慈云。作么。师拂袖便出。

到襄州华严。严倚拄杖作睡势。师云。老和尚瞌睡作么。严云。作家禅客宛尔不同。师云。侍者点茶来与和尚吃。严乃唤维那。第三位安排这上座。

到翠峯峯问。甚处来。师云。黄檗来。峯云。黄檗有何言句指示于人。师云。黄檗无言句。峯云。为什么无。师云。设有

亦无举处。峯云。但举看。师云。一箭过西天。

到象田。师问。不凡不圣。请师速道。田云。老僧祇与么。师便喝云。许多秃子。在这里觅什么椀。

到明化。化问。来来去去作什么。师云。祇徒踏破草鞋。化云。毕竟作么生。师云。老汉话头也不识。

往凤林。路逢一婆。婆问。甚处去。师云。凤林去。婆云。恰值凤林不在。师云。甚处去。婆便行。师乃唤婆。婆回头。师便打。

到凤林。林问。有事相借问。得么。师云。何得剜肉作疮。林云。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师云。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凤林云。观风知浪起。翫水野帆飘。师云。孤轮独照江山静。自笑一声天地惊。林云。任将三寸辉天地。一句临机试道看。师云。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凤林便休。师乃有颂。大道绝同。任向西东。石火莫及。电光罔通。汾山问仰山。石火莫及电光罔通。从上诸圣将什么为人。仰山云。和尚意作么生。汾山云。但有言说都无意义。仰山云。不然。汾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云。官不容针私通车马。

到金牛。牛见师来。横按拄杖。当门踞坐。师以手敲拄杖三下。却归堂中第一位坐。牛下来见。乃问。夫宾主相见各具威仪。上座从何而来。太无礼生。师云。老和尚道什么。牛拟开口。师便打。牛作倒势。师又打。牛云。今日不着便。汾山问仰山。此二尊宿还有胜负也无。仰山云。胜即总胜。负即总负。

师临迁化时据坐云。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

出云。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师云。已后有人问尔。向他道什么。三圣便喝。师云。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言讫端然示寂。

师讳义玄。曹州南华人也。俗姓邢氏。幼而颖异。长以孝闻。及落发受具。居于讲肆。精究毘尼。博读经论。俄而叹曰。此济世之医方也。非教外别传之旨。即更衣游方。首参黄檗。次谒大愚。其机缘语句载于行录。既受黄檗印可。寻抵河北镇州城东南隅。临滹沱河侧。小院住持。其临济因地得名。时普化先在彼。佯狂混众。圣凡莫测。师至即佐之。师正旺化。普化全身脱去。乃符仰山小释迦之悬记也。适丁兵革。师即弃去。太尉默君和于城中舍宅为寺。亦以临济为额。迎师居焉。后拂衣南迈至河府。府主王常侍。延以师礼。住未几。即来大名府兴化寺。居于东堂。师无疾。忽一日摄衣据坐。与三圣问答毕。寂然而逝。时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门人以师全身。建塔于大名府西北隅。敕谥慧照禅师。塔号澄灵。合掌稽首。记师大略。住镇州保寿嗣法小师延沼谨书。

頓悟入道要門論

大珠慧海禅师 著

注：此经出自《正续藏经》第63册。

原 序

夫善知识者，如巨海舟航，能度迷类，长夜明炬，善破群昏。大珠和尚首参马祖，使入慧海之法界，令开宝藏于自家；所以灵辩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机叠叠，如圆器之倾珠。于是曲设多方，垂慈利物，发扬至道，乌可以笔舌赞叹哉！

妙叶维那、四明翠山大中理公之神足，夙具灵根，素培智种，禅余之暇阅此老语录，有所证入，平生碍膺之物脱然而去，从上佛祖舌头一无所疑矣。此亦古塔主睹云门语而嗣之，正所谓也。故捐资镂板以广其传，期以后之来者同一了悟，存此心者，岂浅浅耶！此之功勋不坠，行愿弥坚，盖可见矣。所几法流不泯，派永接于曹溪，灯焰长存，光愈明于少室也。

岁在癸丑春孟十日阿育王山

沙门释崇裕书于无异堂

卷上

顿悟入道要门论

稽首和南十方诸佛、诸大菩萨众，弟子今作此论，恐不会圣心，愿赐忏悔；若会圣理，尽将回施一切有情，愿于来世尽得成佛。

问：欲修何法，即得解脱？

答：唯有顿悟一门，即得解脱。

云何为顿悟？

答：顿者，顿除妄念；悟者，悟无所得。

问：从何而修？

答：从根本修。

云何从根本修？

答：心为根本。

云何知心为根本？

答：楞伽经云：心生即种种法生，心灭即种种法灭。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遗教经云：

但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经云：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调心不调身，愚人调身不调心。佛名经云：罪从心生，还从心灭。故知善恶一切，皆由自心，所以心为根本也。若求解脱者，先须识根本。若不达此理，虚费功劳，于外相求，无有是处。禅门经云：于外相求，虽经劫数，终不能成；于内觉观，如一念顷，即证菩提。

问：夫修根本，以何法修？

答：惟坐禅，禅定即得。禅门经云：求佛圣智，要即禅定；若无禅定，念想喧动，坏其善根。

问：云何为禅，云何为定？

答：妄念不生为禅，坐见本性为定。本性者，是汝无生心。定者，对境无心。八风不能动。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是名八风。若得如是定者，虽是凡夫，即入佛位。何以故？菩萨戒经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得如是者，即名解脱。亦名达彼岸、超六度、越三界大力菩萨、无量力尊，是大丈夫。

问：心住何处即住？

答：住无住处即住。

问：云何是无住处？

答：不住一切处，即是住无住处。

云何是不住一切处？

答：不住一切处者，不住善恶、有无、内外、中间；不住

空，亦不住不空；不住定，亦不住不定；即是不住一切处。只个不住一切处，即是住处也。得如是者，即名无住心也，无住心者是佛心。

问：其心似何物？

答：其心不青不黄、不赤不白、不长不短、不去不来、非垢非净、不生不灭，湛然常寂，此是本心形相也，亦是本身。本身者，即佛身也。

问：身心以何为见——是眼见、耳见、鼻见及身心等见？

答：见无如许种见。

云：既无如许种见，复何见？

答：是自性见。何以故？为自性本来清净，湛然空寂，即于空寂体中能生此见。

问：只如清净体尚不可得，此见从何而有？

答：喻如明鉴中虽无像，能见一切像。何以故？为明鉴无心故。学人若心无所染，妄心不生，我所心灭，自然清净；以清净故，能生此见。法句经云：于毕竟空中炽然建立，是善知识也。

问：涅槃经金身品：不可见，了了见，无有知者，无不知者，云何？

答：不可见者，为自性体无形，不可得故，是名不可见也。然见不可得者，体寂湛然，无有去来，不离世流，世流不能流，坦然自在，即是了了见也。无有知者，为自性无形，本无分别，是名无有知者。无不知者，于无分别体中具有恒沙之用，若能分

别一切，即无事不知，是名无不知者。般若偈云：般若无知，无事不知；般若不见，无事不见。

问：经云：不见有无，即真解脱。何者是不见有无？

答：证得净心时，即名有；于中不生得净心想，即名不见有也；得想无生无住，不得作无生无住想，即是不见无也；故云不见有无也。楞严经云：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不见，斯即涅槃，亦名解脱。

问：云何是无所见？

答：若见男子、女人及一切色像，于中不起爱憎与不见等，即是无所见也。

问：对一切色像时，即名为见；不对色像时，亦名见否？

答：见。

问：对物时从有见，不对物时，云何有见？

答：今言见者，不论对物与不对物。何以故？为见性常故。有物之时即见，无物之时亦见也。故知物自有去来，见性无来去也，诸彼亦耳。

问：正见物时，见中有物否？

答：见中不立物。

问：正见无物时，见中有无物否？

答：见中不立无物。

问：有声时即有闻，无声时还得闻否？

答：亦闻。

问：有声时从有闻，无声时云何得闻？

答：今言闻者，不论有声无声。何以故？为闻性常故，有声时即闻，无声时亦闻。

问：如是闻者是谁？

答：是自性闻，亦名知者闻。

问：此顿悟门以何为宗？以何为旨？以何为体？以何为用？

答：无念为宗，妄心不起为旨，以清净为体，以智为用。

问：既言无念为宗，未审无念者无何念？

答：无念者，无邪念，非无正念。

云何为邪念？云何名正念？

答：念有念无即名邪念，不念有无即名正念；念善念恶名为邪念，不念善恶名为正念；乃至苦乐、生灭、取舍、怨亲、憎爱、并名邪念；不念苦乐等，即名正念。

问：云何是正念？

答：正念者，唯念菩提。

问：菩提可得否？

答：菩提不可得。

问：既不可得，云何唯念菩提？

答：只如菩提，假立名字，实不可得，亦无前后得者。为

不可得故，即无有念，只个无念，是名真念。菩提无所念，无所念者，即一切处无心，是无所念。只如上说如许种无念者，皆是随事方便，假立名字，皆同一体，无二无别，但知一切处无心，即是无念也。得无念时。自然解脱。

问：云何行佛行？

答：不行一切行，即名佛行，亦名正行，亦名圣行；如前所说，不行有无、憎爱等是也。大律卷五菩萨品云：一切圣人不行于众生行，众生不行如是圣行。

问：云何是正见？

答：见无所见，即名正见。

问：云何名见无所见？

答：见一切色时不起染著，不染著者，不起爱憎心，即名见无所见也。若得见无所见时，即名佛眼，更无别眼。若见一切色时起爱憎者，即名有所见。有所见者，即是众生眼，更无别眼作众生眼，乃至诸根亦复如是。

问：既言以智为用者，云何为智？

答：知二性空，即是解脱；知二性不空，不得解脱；是名为智，亦名了邪正，亦名识体用。二性空即是体，知二性空即是解脱，更不生疑，即名为用。言二性空者，不生有无、善恶、爱憎，名二性空。

问：此门从何而入？

答：从檀波罗蜜入。

问：佛说六波罗蜜是菩萨行，何故独说檀波罗蜜，云何具足而得入也？

答：迷人不解五度皆因檀度生，但修檀度，即六度悉皆具足。

问：何因缘故，名为檀度？

答：檀者，名为布施。

问：布施何物？

答：布施却二性。

问：云何是二性？

答：布施却善恶性，布施却有无性、爱憎性、空不空性、定不定性、净不净性，一切悉皆施却，即得二性空。若得二性空时，亦不得作二性空想，亦不得作念有施想，即是真行，檀波罗蜜，名万缘俱绝。万缘俱绝者，即一切法性空是也。法性空者，即一切处无心是。若得一切处无心时，即无有一相可得。何以故？为自性空故，无一相可得。无一相可得者，即是实相。实相者，即是如来妙色身相也。金刚经云：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问：佛说六波罗蜜，今云何说一即能具足？愿说一具六法之因。

答：思益经云：网明尊谓梵天言，若菩萨舍一切烦恼，名檀波罗蜜，即是布施；于诸法无所起，名尸波罗蜜，即是持戒；于诸法无所伤，名羼提波罗蜜，即是忍辱；于诸法离相，名毗离耶波罗蜜，即是精进；于诸法无所住，名禅波罗蜜，即是禅定；

于诸法无戏论，名般若波罗蜜，即是智慧；是名六法。今更名六法不异，一舍、二无起、三无念、四离相、五无住、六无戏论。如是六法，随事方便，假立名字，至于妙理，无二无别。但知一舍，即一切舍；无起，即一切无起；迷途不契，悉谓有差；愚者滞其法数之中，即长轮生死。告汝学人，但修檀之法，即万法周圆，况于五法，岂不具耶？

问：三学等用，何者是三学？云何是等用？

答：三学者，戒定慧是也。

问：其义云何是戒定慧？

答：清净无染是戒。知心不动，对境寂然是定。知心不动时，不生不动想；知心清净时，不生清净想；乃至善恶皆能分别，于中无染，得自在者，是名为慧也。若知戒定慧体俱不可得时，即无分别者，即同一体，是名三学等用。

问：若心住净时，不是著净否？

答：得住净时，不作住净想，是不著净。

问：心住空时，不是著空否？

答：若作空想，即名著空。

问：若心得住无住处时。不是著无所处否？

答：但作空想，即无有著处。汝若欲了了识无所住心时，正坐之时，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过去事已过去而莫思量，过去心自绝，即名无过去事。未来事未至，莫愿莫求，未来心自绝，即名无未来事。现在事已现在，于一切事但

知无著；无著者，不起憎爱心，即是无著；现在心自绝，即名无现在事。三世不摄，亦名无三世也。心若起去时，即莫随去，去心自绝。若住时，亦莫随住，住心自绝。即无住心，即是住无住处也。若了了自知住在住时，只物住亦无住处，亦无无住处也。若自了了知心不住一切处，即名了了见本心也，亦名了了见性也。只个不住一切处心者，即是佛心，亦名解脱心，亦名菩提心，亦名无生心，亦名色性空。经云：证无生法忍是也。汝若未得如是之时，努力，努力！勤加用功，功成自会。所以会者，一切处无心即是会。言无心者，无假不真也。假者，爱憎心是也；真者，无爱憎心是也。但无憎爱心，即是二性空。二性空者，自然解脱也。

问：为只坐用，行时亦得为用否？

答：今言用功者，不独言坐，乃至行住坐卧，所造运为，一切时中，常用无间，即名常住也。

问：方广经云：五种法身：一实相法身、二功德法身、三法性法身、四应化法身、五虚空法身，于自己身何者是？

答：知心不坏，是实相法身。知心含万像，是功德法身。知心无心，是法性法身。随根应说，是应化法身。知心无形不可得，是虚空法身。若了此义者，即知无证也。无得无证者，即是证佛法法身；若有证有得以为证者，即邪见增上慢人也，名为外道。何以故？维摩经云：舍利弗问天女曰：汝何所得，何所证辩，乃得如是？天女答曰：我无得无证，乃得如是；若有得有证，即于佛法中为增上慢人也。

问：经云等觉妙觉，云何是等觉？云何是妙觉？

答：即色即空，名为等觉。二性空故，名为妙觉。又云：无觉无无觉，名为妙觉也。

问：等觉与妙觉，为别为不别？

答：为随事方便，假立二名，本体是一，无二无别，乃至一切法皆然也。

问：金刚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其义云何？

答：般若体毕竟清净，无有一物可得，是名无法可说。即于般若空寂体中具恒沙之用，即无事不知，是名说法。故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问：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义云何？

答：只如有人未遇大善知识，唯造恶业，清净本心被三毒无明所覆，不能显了，故云为人轻贱也。以今世人轻贱者，即是今日发心求佛道，为无明灭尽，三毒不生，即本心明朗，更无乱念，诸恶永灭故，以今世人轻贱也。无明灭尽，乱念不生，自然解脱，故云当得菩提。即发心时，名为今世，非隔生也。

又云：如来五眼者何？

答：见色清净，名为肉眼。见体清净，名为天眼。于诸色境，乃至善恶悉能微细分别，无所染著，于中自在，名为慧眼。见无所见，名为法眼。无见无无见，名为佛眼。

又云：大乘、最上乘，其义云何？

答：大乘者是菩萨乘，最上乘者是佛乘。

又问：云何修而得此乘？

答：修菩萨乘者，即是大乘。证菩萨乘，更不起观，至无修处，湛然常寂，不增不减，名最上乘，即是佛乘也。

问：涅槃云：定多慧少，不离无明；定少慧多，增长邪见；定慧等故，即名解脱。其义如何？

答：对一切善恶悉能分别是慧，于所分别之处不起爱憎，不随所染是定，即是定慧等用也。

又问：无言无说，即名为定，正言说之时，得名定否？

答：今言定者，不论说与不说常定。何以故？为用定性言说分别时，即言说分别亦定。若以空心观色时，即观色时空。若不观色，不说不分别时空；乃至见闻觉知，亦复如是。何以故？为自性空，即于一切处悉空。空即无著，无著即是等用。为菩萨常用如是等空之法得至究竟，故云定慧等者，即名解脱也。今更为汝譬喻显示，令汝惺惺，得解断疑。譬如明鉴照像之时，其明动否？不也！不照时亦动否？不也！何以故？为明鉴用无情明照，所以照时不动，不照亦不动。何以故？为无情之中无有动者，亦无不动者。又如日光照世之时，其光动否？不也！若不照时动否？不也！何以故？为光无情。故用无情光照，所以不动，不照亦不动。照者是慧，不动者是定。菩萨用是定慧等法得三菩提，故云定慧等用，即是解脱也。今言无情者，无凡情，非无圣情也。

问：云何是凡情？云何是圣情？

答：若起二性，即是凡情；二性空故，即是圣情。

问：经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其义如何？

答：以言显义，得义言绝；义即是空，空即是道，道即是绝言，故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谓得义实际，更不起观；不起观故，即是无生；以无生故，即一切色性空；色性空故，即万缘俱绝；万缘俱绝者，即是心行处灭。

问：如如者云何？

答：如如是不动义，心真如故，名如如也。是知过去诸佛行此行亦得成道，现在佛行此行亦得成道，未来佛行此行亦得成道，三世所修证道无异，故名如如也。维摩经云：诸佛亦如也，至于弥勒亦如也，乃至一切众生悉皆如也。何以故？为佛性不断，有性故也。

问：即色即空，即凡即圣，是顿悟否？

答：是。

问：云何是即色即空？云何是即凡即圣？

答：心有染即色，心无染即空。心有染即凡，心无染即圣。又云：真空妙有故即色，色不可得故即空。今言空者，是色性自空，非色灭空。今言色者，是空性自色，非色能色也。

问：经云尽无尽法门，如何？

答：为二性空故。见闻无生是尽。尽者，诸漏尽。无尽者，于无生体中具恒沙妙用，随事应现，悉皆具足，于本体中亦无损减，是名无尽，即是尽无尽法门也。

问：尽与无尽，为一为别？

答：体是一，说即有别。

问：体既是一，云何说别？

答：一者是说之体，说是体之用，为随事应用，故云体同说别。喻如天上一日，下置种种盆器盛水，一一器中皆有于日，诸器中日悉皆圆满，与天上日亦无差别，故云体同。为随器立名，即有差别，所以有别，故云体同，说即有别。所现诸日悉皆圆满，于上本日亦无损灭，故云无尽也。

问：经云不生不灭。何法不生？何法不灭？

答：不善不生，善法不灭。

问：何者善？何者不善？

答：不善者，是染漏心；善法者，是无染漏心；但无染无漏，即是不善不生；得无染无漏时，即清净圆明，湛然常寂，毕竟不迁，是名善法不灭也；此即是不生不灭。

问：菩萨戒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其义云何？

答：佛戒者，清净心是也。若有人发心修行清净行，得无所受心者，名受佛戒也。过去诸佛皆修清净无受行，得成佛道；今有时人发心修无受清净行者，即与佛功德等，用无有异也，故云入诸佛位也。如是悟者，与佛悟同，故云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从清净心生智，智清净名为诸佛子，亦名此佛子。

问：只如佛之与法，为是佛在先？为是法在先？若法在先，

法是何佛所说？若佛在先，承何教而成道？

答：佛亦在法先，亦在法后。

问：因何佛法先后？

答：若据寂灭法，是法先佛后；若据文字法，是佛先法后。何以故？一切诸佛皆因寂灭法而得成佛，即是法先佛后。经云：诸佛所师，所谓法也；得成道已，然始广说十二部经，引化众生，众生承佛法教，修行得成佛，即是法先佛后也。

问：云何是说通宗不通？

答：言行相违，即是说通宗不通。

问：云何是宗通说亦通？

答：言行无差，即是说通宗亦通。

问：经云：到不到、不到到之法，云何？

答：说到行不到，名为到不到；行到说不到，名为不到到；行说俱到，名为到到。

问：佛法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何者是不尽有为？何者是不住无为？

答：不尽有为者，从初发心至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后，至双林入般涅槃，于中一切法悉皆不舍，即是不尽有为也。不住无为者，虽修无念，不以无念为证；虽修空，不以空为证；虽修菩提涅槃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证；即是不住无为也。

问：为有地狱，为无地狱？

答：亦有亦无。

问：云何亦有亦无？

答：为随心所造一切恶业，即有地狱；若心无染，自性空故，即无地狱。

问：受罪众生有佛性否？

答：亦有佛性。

问：既有佛性，正入地狱时，佛性同入否？

答：不同入。

问：正入之时，佛性复在何处？

答：亦同入。

问：既同入，正入时，众生受罪，佛性亦同受罪否？

答：佛性虽随众生同入，是众生自受罪苦，佛性元来不受。

问：既同入，因何不受？

答：众生者，是有相，有相者，即有成坏；佛性者，是无相，无相者，即是空性也。是故真空之性无有坏者，喻如有人于空积薪，薪自受坏，空不受坏也。空喻佛性，薪喻众生，故云同入而不同受也。

问：转八识成四智，束四智成三身，几个识共成一智？几个识独成一智？

答：眼耳鼻舌身，此五识共成所作智；第六是意。独成妙观察智；第七心识，独成平等性智；第八含藏识，独成大圆镜

智。

问：此四智为别为同？

答：体同名别。

问：体既同，云何名别？既随事立名，正一体之时，何者是大圆镜智？

答：湛然空寂，圆明不动，即大圆镜智。能对诸尘不起爱憎，即是二性空，二性空即平等性智。能入诸根境界，善能分别，不起乱想而得自在，即是妙观察智。能令诸根随事应用，悉入正受，无二相者，即是成所作智。

问：束四智成三身者，几个智共成一身？几个智独成一身？

答：大圆镜智独成法身，平等性智独成报身，妙观察智与成所作智共成化身。此三身亦假立名字分别，只令未解者看，若了此理，亦无三身应用。何以故？为体性无相，从无住本而立，亦无无住本。

问：云何是见佛真身？

答：不见有无，即是见佛真身。

问：云何不见有无，即是见佛真身？

答：有因无立，无因有显；本不立有，无亦不存；既不存无，有从何得？有之与无，相因始有；既相因而有，悉是生灭也。但离此二见，即是见佛真身。

问：只如有无尚不可交建立，真身复从何而立？

答：为有问故。若无问时，真身之名亦不可立。何以故？譬如明镜，若对物像时即现像，若不对像时，终不见像。

问：云何是常不离佛？

答：心无起灭，对境寂然，一切时中，毕竟空寂，即是常不离佛。

问：何者是无为法？

答：有为是。

问：今问无为法，因何答有为是？

答：有因无立，无因有显；本不立有，无从何生？若论真无为者，即不取有为，亦不取无为，是真无为法也。何以故？经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即是取真法也。若了此理，即真解脱，即会不二法门。

问：何者是中道义？

答：边义是。

问：今问中道，因何答边义是？

答：边因中立，中因边生；本若无边，中从何有？今言中者，因边始有，故知中之与边，相因而立，悉是无常；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问：何名五阴等？

答：对色染色，随色受生，名为色阴；为领纳入八风，好

集邪信，即随领受中生，名为受阴；迷心取想，随想受生，名为想阴；结集诸行，随行受生，名为行阴；于平等体妄起分别，系著虚识受生，名为识阴；故云五阴。

问：经云：二十五有。何者是？

答：受后有身是也。后有身者，即六道受生也。为众生现世心迷，好结诸业，后即随业受生，故云后有也。世若有人志修究竟解脱，证无生法忍者，即永离三界，不受后有；不受后有者，即证法身；法身者，即是佛身。

问：二十五有名，云何分别。

答：本体是一，为随用立名，显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十恶、十善、五阴是。

问：云何是十恶、十善？

答：十恶：杀、盗、淫、妄言、绮语、两舌、恶口，乃至贪、嗔、邪见，此名十恶。十善者，但不行十恶即是也。

问：上说无念。由未尽决。

答：无念者，一切处无心，是无一切境界；无余思求，是对诸境色永无起动；是即无念。无念者，是名真念也。若以念为念者，即是邪念，非为正念。何以故？经云：若教人六念，名为非念，有六念名为邪念，无六念者即真念。经云：善男子！我等住于无念法中，得如是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无余世界，不可思议功德，佛说之犹不尽，何况余乘能知也。得无念者，六根不染故，自然得入诸佛知见；得如是者，即名佛藏，亦名法藏；即能一切佛、一切法。何以故？为无念故。经云：一切诸佛等，

皆从此经出。

问：既称无念，入佛知见，复从何立？

答：从无念立。何以故？经云：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又云：喻如明鉴，鉴中虽无像，而能现万像。何以故？为鉴明故，能现万像。学人为心无染，故妄念不生，我人心灭，毕竟清净；以清净故，能生无量知见。顿悟者，不离此生即得解脱。何以知之？譬如狮子儿初生之时即真狮子，修顿悟者亦复如是，即修之时，即入佛位；如竹春生笋，不离于春，即与母齐，等无有异。何以故？为心空故。修顿悟者亦复如是，为顿除妄念，永绝我人，毕竟空寂，即与佛齐，等无有异，故云即凡即圣也。修顿悟者不离此身即超三界。经云：不坏世间而超世间，不舍烦恼而入涅槃。不修顿悟者，犹如野干随逐狮子，经百千劫，终不得成狮子。

又问：真如之性为实空，为实不空？若言不空，即是有相；若言空者，即是断灭；一切众生当依何修而得解脱？

答：真如之性，亦空亦不空。何以故？真如妙体，无形无相，不可得也，是名亦空；然于空无相体中，具足恒沙之用，即无事不应，是名亦不空。经云：解一即千从，迷一即万惑。若人守一万事毕，是悟道之妙也。经云：森罗及万像，一法之所印。云何一法中而生种种见？如此功业，由行为本，若不降心，依文取证，无有是处，自诳诳他，彼此俱坠。努力！努力！细细审之，只是事来不受，一切处无心，得如是者，即入涅槃，证无生法忍，亦名不二法门，亦名无诤，亦名一行三昧。何以故？毕竟清净，无我人故。不起爱憎，是二性空，是无所见，即是真如无得之辩。

此论不传无信，唯传同见同行，当观前人有诚信心，堪任

不退者，如是之人，乃可为说，示之令悟。吾作此论，为有缘人，非求名利，只如诸佛所说千经万论，只为众生迷故，心行不同，随邪应说，即有差别。如论究竟解脱理者，只是事来不受，一切处无心，永寂如空，毕竟清净，自然解脱。汝莫求虚名，口说真如，心似猿猴，即言行相违，名为自诳，当堕恶道；莫求一世虚名快乐，不觉长劫受殃。努力！努力！众生自度，佛不能度。若佛能度众生时，过去诸佛如微尘数，一切众生总应度尽，何故我等至今流浪生死，不得成佛？当知众生自度，佛不能度。努力！努力！自修莫倚他佛力。经云：夫求法者，不著佛求。

问：于来世中多有杂学之徒，云何共住？

答：但和其光，不同其业，同处不同住。经云：随流而性常也。只如学道者自为大事因缘解脱之事，俱勿轻未学，敬学如佛；不高己德，不疾彼能；自察于行，不举他过；于一切处悉无妨碍，自然快乐也。重说偈云：

忍辱第一道 先须除我人

事来无所受 即真菩提身

金刚经云：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又云：不取亦不舍，永断于生死；一切处无心，即名诸佛子。涅槃经云：如来证涅槃，永断于生死。偈曰：

我今意况大好 他人骂时无恼

无言不说是非 涅槃生死同道

识达自家本宗 犹来无有青皂

一切妄想分别 将知世人不了
寄言凡夫末代 除却心中藁草
我今意况大宽 不语无事心安
从容自在解脱 东西去易不难
终日无言寂寞 念念向理思看
自然逍遥见道 生死定不相干
我今意况大奇 不向世上侵欺
荣华总是虚诞 弊衣粗食充饥
道逢世人懒语 世人咸说我痴
外现瞪瞪暗钝 心中明若琉璃
默契罗睺密行 非汝凡夫所知

吾恐汝等不会了真解脱理，再示汝等。

问：维摩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云何是净心？

答：以毕竟净为净。

问：云何是毕竟净为净？

答：无净无无净，即是毕竟净。

问：云何是无净无无净？

答：一切处无心是净。得净之时不得作净想，即名无净也；
得无净时亦不得作无净想，即是无无净也。

问：修道者以何为证？

答：毕竟证为证。

问：云何是毕竟证？

答：无证无无证，是名毕竟证。

问：云何是无证？云何是无无证？

答：于外不染色声等，于内不起妄念心，得如是者，即名为证；得证之时不得作证想，即名无证也；得此无证之时亦不得作无证想，是名无证；即名无无证也。

问：云何解脱心？

答：无解脱心，亦无无解脱心，即名真解脱也。经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也。法者是有，非法是无也，但不取有无，即真解脱。

问：云何得道？

答：以毕竟得为得。

问：云何是毕竟得？

答：无得无无得，是名毕竟得。

问：云何是毕竟空？

答：无空无无空，即名毕竟空。

问：云何是真如定？

答：无定无无定、即名真如定。经云：无有定法名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亦无定法如来可说。经云：虽修空，不以空为证，不得作空想，即是也。虽修定，不以定为证，不得作定想，即是也。虽得净，不以净为证，不得作净想，即是也。若得定，得净，得一切处无心之时，即作得如是想者，皆是妄想，即被系缚，不名解脱。若得如是之时，了了自知得自在，即不得将此为证，亦不得作如是想，即得解脱。经云：若起精进心，是妄非精进也；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

问：云何是中道？

答：无中间，亦无二边，即中道也。

云何是二边？

答：为有彼心，有此心，即是二边。

云何名彼心、此心？

答：外缚色声，名为彼心；内起妄念，名为此心；若于外不染色，即名无彼心。内不生妄念，即名无此心。此非二边也。心既无二边，中亦何有哉？得如是者，即名中道，真如来道。如来道者，即一切觉人解脱也。经云：虚空无中边，诸佛身亦然。然一切色空者，即一切处无心也。一切处无心者，即一切色性空，二义无别，亦名色空，亦名色无法也。汝若离一切处无心，得菩提、解脱、涅槃、寂灭、禅定、见性者，非也。一切处无心者，即修菩提、解脱、涅槃、寂灭、禅定，乃至六度，皆见性处。何以故？金刚经云：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

问：若有修一切诸行具足成就，得受记否？

答：不得。

问：若以一切法无修得成就，得受记否？

答：不得。

问：若恁么时，当以何法而得受记？

答：不以有行，亦不以无行，即得受记。何以故？维摩经云：诸行性相，悉皆无常。涅槃经云：佛告迦叶，诸行是常，无有是处。汝但一切处无心，即无诸行，亦无无行，即名受记。所言一切处无心者，无憎爱心是。言憎爱者，见好事不起爱心，即名无爱心也；见恶事亦不起憎心，即名无憎心也。无爱者，即名无染心，即是色性空也。色性空者，即是万缘俱绝。万缘俱绝者，自然解脱。汝细看之，若未惺惺了时，即须早问，勿使空度。汝等若依此教修，不解脱者，吾即终身为汝受大地狱。吾若诳汝者，吾当所生处为狮子虎狼所食。汝若不依教，自不勤修，即不知也。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努力！努力！须合知尔。

卷下

诸方门人参问语录

师初至江西参马祖。祖问：从何处来？曰：越州大云寺来。祖曰：来此拟须何事？曰：来求佛法。祖曰：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师遂礼拜问曰：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师于言下大悟，识自本心，不由知觉。踊跃礼谢，师事六载。后以受业师年老，遽归奉养；乃晦迹藏用，外示痴讷，自撰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法门师侄玄晏，窃出江外呈马祖。祖览讫，谓众曰：越州有大珠，圆明光透，自在无遮障处也。众中有知师姓朱者，迭相推识，结契来越上，寻访依附。时号大珠和尚也（师讳慧海。建州人。依越大云寺道智和尚受业）。

师谓学徒曰：我不会禅，并无一法可示于人，故不劳汝久立，且自歇去。时学侣渐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随问随答，其辩无碍。

时有法师数人来谒，曰：拟伸一问，师还对否？师曰：深潭月影，任意撮么。问：如何是佛？师曰：清潭对面，非佛而谁？

众皆忙然（法眼云：是即没交涉）。良久，其僧又问：师说何法度人？师曰：贫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禅师家浑如此？！师却问曰：大德说何法度人？曰：讲金刚般若经。师曰：讲几座来？曰：二十余座。师曰：此经是阿谁说？僧抗声曰：禅师相弄，岂不知是佛说耶？！师曰：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则为谤佛，是人不解我所说义；若言此经不是佛说，则是谤经；请大德说看。僧无对。师少顷又问：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大德且道，阿那个是如来？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师曰：从来未悟，说什么却迷。僧曰：请禅师为说。师曰：大德讲经二十余座，却不识如来。其僧再礼拜，愿垂开示。师曰：如来者，是诸法如义，何得忘却？曰：是，是诸法如义。师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经文分明，那得未是。师曰：大德如否？曰：如。师曰：木石如否？曰：如。师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无二。师曰：大德与木石何别？僧无对。乃叹云：此上人者，难为酬对。良久却问：如何得大涅槃？师曰：不造生死业。对曰：如何是生死业？师曰：求大涅槃是生死业，舍垢取净是生死业，有得有证是生死业，不脱对治门是生死业。曰：云何即得解脱？师曰：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无等等。僧曰：如禅师和尚者，实谓希有！礼谢而去。

有行者问：即心即佛，那个是佛？师云：汝疑那个不是佛，指出看？无对。师曰：达即遍境是，不悟永乖疏。

有律师法明谓师曰：禅师家多落空。师曰：却是座主家多落空。法明大惊曰：何得落空？师曰：经论是纸墨文字，纸墨文字者俱空设，于声上建立名句等法，无非是空。座主执滞教体，岂不落空？法明曰：禅师落空否？师曰：不落空。曰：何却不落

空？师曰：文字等皆从智慧而生，大用现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达，不名悉达。师曰：律师不唯落空，兼乃错用名言。法明作色问曰：何处是错？师曰：律师未辨华竺之音，如何讲说？曰：请禅师指出法明错处。师曰：岂不知悉达是梵语耶？！律师虽省过，而心犹愤然。（具梵语：萨婆曷刺他悉陀。中国翻云：一切义成。旧云悉达多，犹是讹略具语。）又问曰：夫经律论是佛语，读诵依教奉行，何故不见性？师曰：如狂狗趁块，狮子咬人。经律论是自性用，读诵者是性法。法明又曰：阿弥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师曰：阿弥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胜妙颜。曰：出何教文？师曰：出陀罗尼集。法明礼谢赞叹而退。

有三藏法师问：真如有变易否？师曰：有变易。三藏曰：禅师错也。师却问：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师曰：若无变易，决定是凡僧也。岂不闻善知识者，能回三毒为三聚净戒，回六识为六神通，回烦恼作菩提，回无明为大智。真如若无变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尔者，真如即有变易。师曰：若执真如有变易，亦是外道。曰：禅师适来说真如有变易，如今又道不变易，如何即是当？！师曰：若了了见性者，如摩尼珠现色，说变亦得，说不变亦得。若不见性人，闻说真如变，便作变解；闻说不变，便作不变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实不可测。

有道流问：世间有法过自然否？师曰：有。曰：何法过得？师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气是道否？师曰：元气自元气，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则应有二。师曰：知无两人。又问：云何为邪？云何为正？师曰：心逐物为邪，物从心为正。有源律师来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律师杜口。

有韞光大德问：禅师自知生处否？师曰：未曾死，何用论生。知生即是无生法，无离生法说有无生。祖师云：当生即不生。曰：不见性人亦得如此否？师曰：自不见性，不是无性。何以故？见即是性，无性不能见。识即是性，故名识性。了即是性，唤作了性。能生万法，唤作法性，亦名法身。马鸣祖师云：所言法者，谓众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无生，法无从生，亦无名字。迷人不知法身无象，应物现形，遂唤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黄华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吃笋，应总吃法身也；如此之言，宁堪齿录？对面迷佛，长劫希求，全体法中，迷而外觅；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大德又问：太虚能生灵智否？真心缘于善恶否？贪欲人是道否？执是执非人向后心通否？触境生心人有定否？住于寂寞人有慧否？怀于傲物人有我否？执空执有人有智否？寻文取证人、苦行求佛人、离心求佛人、执心是佛人，此皆称道否？请禅师一一开示。师曰：太虚不生灵智，真心不缘善恶，嗜欲深者机浅，是非交争者未通，触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机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壮，执空执有者皆愚，寻文取证者益滞，苦行求佛者俱迷，离心求佛者外道，执心是佛者为魔。大德曰：若如是，应毕竟无所有。师曰：毕竟是大德，不是毕竟无所有。大德踊跃礼谢而去。

师上堂曰：诸人幸自好个无事人，苦死造作，要檐枷落狱作么？！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参禅学道，解会佛法，如此转无交涉也！只是逐声色走，有何歇时？贫道闻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宝

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从此一时休去，自己财宝随身受用，可谓快活。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舍，不见一法生灭相，不见一法去来相，遍十方界，无一微尘许不是自家财宝，但自仔细观察，自心一体三宝常自现前，无可疑虑。莫寻思，莫求觅，心性本来清静。故华严经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又净名经云：观身实相，观佛亦然。若不随声色动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无事。去！莫久立。珍重！

此日大众普集，久而不散。师曰：诸人何故在此不去？贫道已对而相呈，还肯休么？有何事可疑？莫错用心，枉费气力，若有疑情，一任诸人恣意早问。

时有僧法渊问曰：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体三宝？愿师垂示。师曰：心是佛，不用将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将法求法；佛法无二，和合为僧，即是一体三宝。经云：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身口意清静，名为佛出世；三业不清净，名为佛灭度；喻如嗔时无喜，喜时无嗔，唯一是一心，实无二体。本智法尔无漏现前，如蛇化为龙不改其鳞，众生回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静，不待修成，有证有修，即同增上慢者；真空无滞，应用无穷，无始无终，利根顿悟，用无等等，即是阿耨菩提。心无形相，即是微妙色身；无相，即是实相；法身性相体空，即是虚空无边身；万行庄严，即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万化之本，随处立名，智用无尽，名无尽藏；能生万法，名本法藏；具一切智，是智慧藏；万法归如，名如来藏。经云：如来者，即诸法如义。又云：世间一切生灭法，无有一法不归如也。

有客问云：弟子未知律师、法师、禅师何者最胜？愿和尚慈悲指示。师曰：夫律师者，启毗尼之法藏，传寿命之遗风，洞

持犯而达开遮，秉威仪而行轨范，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夫法师者，踞狮子之座，泻悬河之辩，对稠人广众，启凿玄关，开般若妙门，等三轮空施；若非龙象蹴蹋，安敢当斯？夫禅师者，撮其枢要，直了心源，出没卷舒，纵横应物，咸均事理，顿见如来，拔生死深根，获现前三昧；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忙然。随机授法，三学虽殊，得意忘言，一乘何异？故经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诸众生。客曰：和尚深达佛旨，得无碍辩。又问：儒道释三教为同为异？师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异同。

讲唯识道光座主问曰：禅师用何心修道？师曰：老僧无心可用，无道可修。曰：既无心可用，无道可修，云何每日聚众，劝人学禅修道？师曰：老僧尚无卓锥之地，什么处聚众来？老僧无舌，何曾劝人来？曰：禅师对面妄语。师曰：老僧尚无舌劝人，焉解妄语？曰：某甲却不会禅师语论也。师曰：老僧自亦不会。

讲华严志座主问：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师曰：法身无象，应翠竹以成形；般若无知，对黄华而显相；非彼黄华翠竹而有般若法身也。故经云：佛真法身，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黄华若是般若，般若即同无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还能应用？座主会么？曰：不了此意。师曰：若见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随用而说，不滞是非；若不见性人，说翠竹著翠竹，说黄华著黄华，说法身滞法身，说般若识般若；所以皆成诤论。志礼谢而去。

人问：将心修行，几时得解脱？师曰：将心修行，喻如滑

泥洗垢。般若玄妙，本自无生，大用现前，不论时节。曰：凡夫亦得如此否？师曰：见性者即非凡夫，顿悟上乘，超凡越圣。迷人论凡论圣，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说事说理，悟人大用无方。迷人求得求证，悟人无得无求。迷人期远劫证，悟人顿见。

维摩座主问：经云：彼外道六师等，是汝之师，因其出家，彼师所堕，汝亦随堕；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养汝者，堕三恶道；谤于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请禅师明为解脱。师曰：迷徇六根者，号之为六师。心外求佛，名为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堕三恶道；汝若能谤于佛者，是不著佛求；毁于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众数者，是不著僧求；终不得灭度者，智用现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禅悦之食。

有行者问：有人问佛答佛，问法答法，唤作一字法门，不知是否？师曰：如鹦鹉学人语话，自语不得，为无智慧故。譬如将水洗水，将火烧火，都无义趣。

人问：言之与语，为同为异？师曰：一也。谓言成句名语矣。且如灵辩滔滔，譬大川之流水；峻机叠叠，如圆器之倾珠；所以廓万象，号悬河；剖乎义海，此是语也。言者，一字表心也；内著玄微，外现妙相，万机挠而不乱，清浊混而常分，齐王犹惭大夫之辞，文殊尚叹净名之说，今之常人，云何能解。

源律师问：禅师常谈即心是佛，无有是处；且一地菩萨，分身百佛世界，一地增于十倍。禅师试现神通看。师曰：阇梨自己是凡是圣？曰：是凡。师曰：既是凡僧，能问如是境界？经云：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此之是也。又问：禅师每云若悟道现

前，身便解脱，无有是处。师曰：有人一生作善，忽然偷物入手，即身是贼否？曰：故知是也。师曰：如今了了见性，云何不得解脱？曰：如今必不可，须经三大阿僧祇劫始得。师曰：阿僧祇劫还有数否？源抗声曰：将贼比解脱，道理得通否？师曰：阇梨自不解道，不可障一切人解；自眼不开，瞋一切人见物。源作色而去，云：虽老浑无道！师曰：即行去者是汝道。

讲止观慧座主问：禅师辨得魔否？师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阴魔，或起不起是烦恼魔。我正法中无如是事。曰：一心三观义又如何？师曰：过去心已过去，未来心未至，现在心无住，于其中间，更用何心起观？曰：禅师不解止观。师曰：座主解否？曰：解。师曰：如智者大师，说止破止，说观破观；住止没生死，住观心神乱；为当将心止心，为复起心观观？若有心观，是常见法；若无心观，是断见法；亦有亦无，成二见法；请座主仔细说看！曰：若如是问，俱说不得也。师曰：何曾止观！

人问：般若大否？师曰：大。曰：几许大？师曰：无边际。曰：般若小否？师曰：小。曰：几许小？师曰：看不见。曰：何处是？师曰：何处不是。

维摩座主问：经云：诸菩萨各入不二法门，维摩默然是究竟否？师曰：未是究竟。圣意若尽，第三卷更说何事？座主良久曰：请禅师为说未究竟之意。师曰：如经第一卷，是引众呼十大弟子住心。第二诸菩萨各说入不二法门，以言显于无言；文殊以无言显于无言；维摩不以言，不以无言；故默然收前言语也。第三卷从默然起说，又显神通作用，座主会么？曰：奇怪如是！师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师曰：且破人执情，作如此说。若据经意，只说色心空寂，令见本性。教舍伪行入真行，莫向言

语纸墨上讨意度，但会净名两字便得。净者本体也，名者迹用也。从本体起迹用，从迹用归本体，体用不二，本迹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迹虽殊，不思议一也。一亦非一。若识净名两字假号，更说什么究竟与不究竟！无前无后，非本非末，非净非名，只示众生本性不思议解脱。若不见性人，终身不见此理。

僧问：万法尽空，识性亦尔；譬如水泡，一散更无再合；身死更不再生，即是空无；何处更有识性？师曰：泡因水有，泡散可即无水？身因性起，身死岂言性灭？曰：既言有性，将出来看？师曰：汝信有明朝否？曰：信。师曰：找将明朝来看。曰：明朝实是有，如今不可得。师曰：明朝不可得，不是无明朝；汝自不见性，不可是无性。今见着衣吃饭，行住坐卧，对面不识，可谓愚迷。汝欲见明朝，与今日不异。将性觅性，万劫终不见。亦如有人不见日，不是无日。

讲青龙疏座主问：经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禅师如何体会？师曰：为般若体毕竟清净，无有一物可得，是名无法；即于般若空寂体中，具河沙之用，即无事不知，是名说法；故云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讲华严座主问：禅师信无情是佛否？师曰：不信。若无情是佛者，活人应不如死人，死驴死狗亦应胜于活人。经云：佛身者即法身也，从戒定慧生，从三明六通生，从一切善法生。若说无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应作佛去。

有法师问：持般若经，最多功德，师还信否？师曰：不信。曰：若尔灵验传十余卷，皆不堪信也。师曰：生人持孝，自有感应，非是白骨能有感应。经是文字纸墨，文字纸墨性空，何处有

灵验？灵验者在持经人用心，所以神通感物。试将一卷经安着案上，无人受持，自能有灵验否？

僧问：未审一切名相及法相，语之与默，如何通会即得无前后？师曰：一念起时，本来无相无名，何得说有前后？不了名相本净，妄计有前有后。夫名相关锁，非智钥不能开。中道者病在中道，二边者病在二边，不知现用是无等等法身。迷悟得失，常人之法；自起生灭，埋没正智；或断烦恼，或求菩提，背却般若。

人问：律师何故不信禅？师曰：理幽难显，名相易持；不见性者，所以不信；若见性者，号之为佛；识佛之人，方能信入。佛不远人，而人远佛；佛是心作，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迷人修因待果，悟人了心无相。迷人执物、守我为己，悟人般若应用见前。愚人执空、执有生滞，智人见性，了相灵通。千慧辩者口疲，大智者体了心泰。菩萨触物斯照，声闻怕境昧心。悟者日用无生，迷人见前隔佛。

人问：如何得神通去？师曰：神性灵通，遍周沙界；山河石壁，去来无碍；刹那万里，往返无踪；火不能烧，水不能溺；愚人自无心智，欲得四大飞空。经云：取相凡夫，随宜为说。心无形相，即是微妙色身；无相，即是实相；实相体空，唤作虚空无边身；万行庄严，故云功德法身。即此法身，是万行之本，随用立名，实而言之，只是清净法身也。

人问：一心修道，过去业障得消灭否？师曰：不见性人，未得消灭；若见性人，如日照霜雪。又见性人，犹如积草等须弥山，只用一星之火；业障如草，智慧似火。曰：云何得知业障尽？

师曰：见前心通前后生事，犹如对见；前佛后佛，万法同时。经云：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

有行者问：云何得住正法？师曰：求住正法者是邪。何以故？法无邪正故。曰：云何得作佛去？师曰：不用舍众生心，但莫污染自性。经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曰：若如是解者，得解脱否？师曰：本自无缚，不用求解；法过语言文字，不用数句中求；法非过现未来，不可以因果中契；法过一切，不可比对；法身无象，应物现形，非离世间而求解脱。

僧问：何者是般若？师曰：汝疑不是者试说看。又问：云何得见性？师曰：见即是性。无性不能见。又问：如何是修行？师曰：但莫污染自性，即是修行；莫自欺诳，即是修行；大用现前，即是无等等法身。又问：性中有恶否？师曰：此中善亦不立。曰：善恶俱不立，将心何处用？师曰：将心用心，是大颠倒。曰：作么生即是？师曰：无作么生，亦无可是。

人问：有人乘船，船底刺杀螺蛳，为是人受罪，为复船当罪？师曰：人船两无心，罪正在汝。譬如狂风折树损命，无作者，无受者，世界之中无非众生受苦处。

僧问：未审托情势、指境势、语默势，乃至扬眉动目等势，如何得通会于一念间？师曰：无有性外事。用妙者，动寂俱妙；心真者，语默总真；会道者，行住坐卧是道；为迷自性，万惑兹生。又问：如何是法有宗旨？师曰：随其所立即有众义，文殊于无住本立一切法。曰：莫同太虚否？师曰：汝怕同太虚否？曰：怕。师曰：解怕者不同太虚。又问：言方不及处，如何得解？师曰：汝今正说时，疑何处不及？

有宿德十余人同问：经云：破灭佛法。未审佛法可破灭否？师曰：凡夫外道谓佛法可破灭，二乘人谓不可破灭，我正法中无此二见。若论正法，非但凡夫外道，未至佛地者二乘亦是恶人。又问：真法、幻法、空法、非空法，各有种性否？师曰：夫法虽无种性，应物俱现；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义不立。迷时人逐法，悟时法由人；如森罗万象，至空而极；百川众流，至海而极；一切贤圣，至佛而极；十二分经，五部毗尼，五围陀论，至心而极。心者是总持之妙本，万法之洪源，亦名大智慧藏，无住涅槃，百千万名，尽心之异号耳。又问：如何是幻？师曰：幻无定相，如旋火轮，如乾闥婆城，如机关木人，如阳焰，如空华，俱无实法。又问：何名大幻师？师曰：心名大幻师，身为大幻城，名相为大幻衣食；河沙世界，无有幻外事。凡夫不识幻，处处迷幻业；声闻怕幻境，昧心而入寂；菩萨识幻，法达幻体，不拘一切名相。佛是大幻师，转大幻法轮，成大幻涅槃；转幻生灭，得不生不灭；转河沙秽土，成清净法界。

僧问：何故不许诵经，唤作客语？师曰：如鹦鹉只学人言，不得人意；经传佛意，不得佛意而但诵，是学语人，所以不许。曰：不可离文字言语，别有意耶？师曰：汝如是说，亦是学语。曰：同是语言，何偏不许？师曰：汝今谛听，经有明文，我所说者，义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越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是以发菩提者，得意而忘言，悟理而遗教，亦犹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

有法师问：念佛是有相大乘，禅师意如何？师曰：无相犹非大乘，何况有相？经云：取相凡夫，随宜为说。又问：愿生净

土，未审实有净土否？师曰：经云：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若心清净，所在之处，皆为净土。譬如生国王家，决定绍王业，发心向佛道，是生净佛国；其心若不净，在所生处，皆是秽土；净秽在心。不在国土。

又问：每闻说道，未审何人能见？师曰：有慧眼者能见。曰：甚乐大乘，如何学得？师曰：悟即得，不悟不得。曰：如何得悟去？师曰：但谛观。曰：似何物？师曰：无物似。曰：应是毕竟空。师曰：空无毕竟。曰：应是有。师曰：有而无相。曰：不悟如何？师曰：大德自不悟，亦无人相障。

又问：佛法在于三际否？师曰：见在无相，不在其外；应用无穷，不在于内；中间无住处，三际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师曰：汝正说混之一字时，在内外否？曰：弟子究检，内外无踪迹。师曰：若无踪迹，明知上来说不混。曰：如何得作佛？师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众生入地狱，佛性入否？师曰：如今正作恶时，更有善否？曰：无。师曰：众生入地狱，佛性亦如是。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如何？师曰：作佛用是佛性，作贼用是贼性，作众生用是众生性；性无形相，随用立名。经云：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僧问：何者是佛？师曰：离心之外，即无有佛。曰：何者是法身？师曰：心是法身，谓能生万法，故号法界之身。起信论云：所言法者，谓众生心；即依此心，显示摩诃衍义。

又问：何名有大经卷，内在一微尘？师曰：智慧是经卷。经云：有大经卷，量等三千大千界，内在一微尘中。一尘者，是一念心尘也，故云一念尘中，演出河沙偈，时人自不识。

又问：何名大义城？何名大义王？师曰：身为大义城，心为大义王。经云：多闻者善于义，不义于言说；言说生灭，义不生灭；义无形相，在言说之外；身为大经卷，心为大义王。若不了识心者，不名善义，只是学语人也。

又问：般若经云：度九类众生，皆入无余涅槃。又云：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此两段经文，如何通会？前后人说皆云：实度众生，而不取众生相。常疑未决，请师为说。师曰：九类众生，一身具足，随造随成；是故无明为卵生，烦恼包裹为胎生，爱水浸润为湿生，倏起烦恼为化生。悟即是佛。迷号众生。菩萨只以念念心为众生，若了念念心体俱空，名为度众生也。智者于自实际上度于未形，未形既空，即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僧问：言语是心否？师曰：言语是缘，不是心。曰：离缘何者是心？师曰：离言语无心。曰：离言语既无心，若为是心？师曰：心无形相，非离言语，非不离言语；心常湛然，应用自在。祖师云：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僧问：如何是定慧等学？师曰：定是体，慧是用；从定起慧，从慧归定；如水与波一体，更无前后；名定慧等学。夫出家儿莫寻言逐语，行住坐卧并是汝性用，什么处与道不相应？且自一时休歇去。若不随外境之风，性水常自湛湛。无事珍重！

初祖菩提达摩大师安心法门

附（出联灯会要）

迷时人逐法，解时法逐人。解时识摄色，迷时色摄识。但有心分别计较自心现量者，悉皆是梦；若识心寂灭，无一切念处，是名正觉。问：云何自心现量？答：见一切法有，有不自有，自心计作有；见一切法无，无不自无，自心计作无；乃至一切法亦如是，并是自心计作有，自心计作无。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见己之法王，即得解脱。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从事中见法者，即处处不失念；从文字解者，气力弱；即事即法者深。从汝种种运为跳踉颠蹶，悉不出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即是痴人；凡有施为，皆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体是法界故。问：世间人种种学问，云何不得道？答：由见己故，所以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逢苦不忧，遇乐不喜，由不见己故，所以不知苦乐。由亡己故，得至虚无；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问：诸法既空，阿谁修道？答：有阿谁须修道？若无阿谁，即不须修道。阿谁者亦我也。若无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即心无心，是为通达佛道；即物不起见，是名达道。逢物直达，知其本源。此人慧眼开。智者任物不任己，即无取舍违顺；愚人任己不任物，即有取舍违顺。不见一

物，名为见道；不行一物，名为行道；即一切处无处，即作处无作处；无作法，即见佛。若见相时，即一切处见鬼；取相故堕地狱，观法故得解脱；若见忆想分别，即受镬汤炉炭等事，现见生死相。若见法界性，即涅槃性。无忆想分别，即是法界性。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废，故非无；又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无。

后序一

昔披阅祖灯，至大珠和尚传云，有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思仰之久，未如所愿。后于洪武己酉岁，从坏篋中得一故册，信手展卷，随览数分，如热得凉，踊跃欢喜，不能自胜！方视其首，即斯论也。复详披究，见其义理，质直诣实，如饮醍醐，如得至宝。后较他录，得无差谬。所愿既获，不敢私秘，愿与一切众生同沾法味。复缀诸宗所问语录一卷，于后略分上下，共成一册，并达摩大师安心法门，附于卷末，总名曰：顿悟要门。谨捐布帛，命工绣梓，垂于不朽，流布十方，使天下学佛之士，各各了知正修行路，不堕邪见，顿悟自心，咸开佛慧，实叶之所志愿矣。

洪武七年岁在甲寅春三月丙戌日比丘妙叶焚香稽首拜题

后序二

曩阅传灯录，至大珠海禅师，自初见马祖及接人机语，以至泛应诸宗所问，使之结舌丧气、心悦诚服处，未尝不为之庆快而不已。盖师之言，一本于经律论之要旨，而即事即理，全体全用，以发明向上一机，杀活予夺，纵横逆顺，无不合辙而还源也。所撰顿悟入道要门论，昔既盛行，年来殊不多见。近四明比丘妙叶来言，尝得此论，泊他语共一编，于弊篋断简中。宁敢私淑，乐与丛林共之！辄罄己长，俾工复锲诸梓，愿一言识其后，且出新板之文，自一至六，凡六叶以示。然尝鼎一臠，又何待睹其全书。噫！大珠此编，语言文字耶？非耶！谓其语言文字，则道非语言文字；谓其非语言文字，而三藏之文了了在目。与此老胸襟流出者，融会、贯摄、罗列而前陈其问，或自谓：我不会禅，并无一法可示于人。看他此等语，直是作贼人心虚，尽情抖擻不下，所以今日不免被人再加涂抹。后之览者，若于马祖所谓大珠圆明，光透自在，无遮障处，当下着得精彩，则随色摩尼，人人无不具足；其或未然，滞壳迷封，有甚么数具顶门眼者，试为辨取。

洪武六年岁有癸丑秋九月望日前龙河比丘万金书

真心直說

【元】知訥 撰

注：此经出自《大藏经》第48卷，《卍续藏经》第64册。

真心直说序

或曰。祖师妙道可得知乎。曰古不云乎。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想。不知是无计。若真达不疑之地。犹如太虚宽廓。岂可强是非耶。或曰。然则诸祖出世无益群生耶。曰佛祖出头无法与人。只要众生自见本性。华严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是故佛祖不令人泥著文字。只要休歇见自本心。所以德山入门便棒。临济入门便喝。已是探头太过。何更立语言哉。或曰。昔闻马鸣造起信。六祖演坛经。黄梅传般若。皆是渐次为人。岂独无方便于法可乎。曰妙高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或曰。敢祈第二峰头略垂方便耶。曰然哉是言也。奈何大道玄旷。非有非无。真心幽微。绝思绝议。故不得其门而入者。虽检五千之藏教。不以为多。洞晓真心者。但出一言之拟比。早是剩法矣。今不惜眉毛。谨书数章。发明真心。以为入道之基渐也。是为序。

重刻真心直说序

夫真心直说者。佛佛授手。祖祖相传。更无别法也。心者人人之本源。诸佛之觉性。一切万法尽在一心之内。八万四千法门从此而出。悟此心者。凡圣交参。迷此心者。生死无际。心随事转。事随理彰。事理融和。名直说者矣。今比丘净林。宿生庆幸。得遇斯文。发心重新刊梓流通。命予为序以冠篇首。予才陋语拙学问之浅。无足以发明其深奥。略序直说真心。以塞其请耳。

时 成化己丑年五月端阳日后学文定序。

真心正信

华严云。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又唯识云。信如水清珠。能清浊水故。是知万善发生信为前导。故佛经首立如是我闻。生信之所谓也。或曰。祖门之信与教门信有何异耶。曰多种不同。教门令人天信于因果。有爱福乐者。信十善为妙因。人天为乐果。有乐空寂者。信生灭因缘为正因。苦集灭道为圣果。有乐佛果者。信三劫六度为大因。菩提涅槃为正果。祖门正信非同前也。不信一切有为因果。只要信自己本来是佛。天真自性人人具足。涅槃妙体个个圆成。不假他求从来自备。三祖云。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志公云。有相身中无相身。无明路上无生路。永嘉云。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故知众生本来是佛。既生正信须要解滋。永明云。信而不解增长无明。解而不信增长邪见故。知信解相兼得入道疾。或曰。初发信心未能入道。有利益不。曰起信论云。若人闻是法已不生怯弱。当知是人。定绍佛种。必为诸佛之所授记。假使有人能化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令行十善。不如有人于一念顷正思惟此法。过前功德不可为喻。又般若经云。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是知欲行千里。初步要正。初步若错。千里俱错。入无为国。初信要正。初信既失。万善俱退。故祖师云。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是此理也。

真心异名

或曰。已生正信。未知何名真心。曰离妄名真。灵鉴曰心。楞严经中发明此心。或曰。但名真心别有异号耶。曰佛教祖教立名不同。且佛教者菩萨戒呼为心地。发生万善故。般若经唤作菩提。与觉为体故。华严经立为法界。交彻融摄故。金刚经号为如来。无所从来故。般若经呼为涅槃。众圣所归故。金光明号曰真如。真常不变故。净名经号曰法身。报化依止故。起信论名曰真如。不生不灭故。涅槃经呼为佛性。三身本体故。圆觉中名曰总持。流出功德故。胜鬘经号曰如来藏。隐覆含摄故。了义经名为圆觉。破暗独照故。由是寿禅师唯心诀云。一法千名应缘立号。备在众经不能具引。或曰。佛教已知。祖教何如。曰祖师门下杜绝名言。名不立。何更多名。应感随机。其名亦众。有时呼为自己。众生本性故。有时名为正眼。鉴诸有相故。有时号曰妙心。虚灵寂照故。有时名曰主人翁。从来荷负故。有时呼为无底钵。随处生涯故。有时唤作没弦琴。韵出今时故。有时号曰无尽灯。照破迷情故。有时名曰无根树。根蒂坚牢故。有时呼为吹毛剑。截断尘根故。有时唤作无为国。海晏河清故。有时号曰牟尼珠。济益贫穷故。有时名曰无镭锁。关闭六情故。乃至名泥牛木马、心源、心印、心镜、心月、心珠。种种异名不可具录。若达真心诸名尽晓。昧此真心诸名皆滞。故于真心切宜仔细。

真心妙体

或曰。真心已知名字。其体如何耶。曰放光般若经云。般若无所有相。无生灭相。起信论云。真如自体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际生。非后际灭。毕竟常恒。从本已来。性自满足一切功德。据此经论。真心本体。超出因果。通贯古今。不立凡圣。无诸对待。如太虚空。遍一切处。妙体凝寂。绝诸戏论。不生不灭。非有非无。不动不摇。湛然常住。唤作旧日主人翁。名曰威音那畔人。又名空劫前自己。一种平怀。无纤毫瑕翳。一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万象森罗。染净诸法。皆从中出。故圆觉经云。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圭峰云。心也者。冲虚妙粹。炳焕灵明。无去无来。冥通三际。非中非外。洞彻十方。不灭不生。岂四山之可害。离性离相。奚五色之能盲。故永明唯心诀云。夫此心者。众妙群灵而普会。为万法之王。三乘五性而冥归。作千圣之母。独尊独贵。无比无俦。实大道源是真法要。信之则三世菩萨同学。盖学此心也。三世诸佛同证。盖证此心也。一大藏教詮显。盖显此心也。一切众生迷妄。盖迷此心也。一切行人发悟。盖悟此心也。一切诸祖相传。盖传此心也。天下衲僧参访。盖参此心也。达此心。则头头皆是。物物全彰。迷此心。则处处颠倒。念念痴狂。此体是一切众生本有之佛性。乃一切世界生发之根源。故世尊鹞峰良久。善现岩下忘言。达磨少室壁观。居士毗耶杜口。悉皆发明此心妙体。故初入祖门庭者。

要先识此心体也。

真心妙用

或曰。妙体已知。何名妙用耶。曰古人云。风动心摇树。云生性起尘。若明今日事。昧却本来人。乃妙体起用也。真心妙体本来不动。安静真常。真体上妙用现前。不妨随流得妙。故祖师颂云。心随万境转。转处寔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故一切时中动用施为。东行西往。吃饭著衣。拈匙弄箸。左顾右盼。皆是真心妙用现前。凡夫迷倒。于著衣时只作著衣会。吃饭时只作吃饭会。一切事业但随相转。所以在日用而不觉。在目前而不知。若是识性底人。动用施为不曾昧却。故祖师云。在胎名神。处世名人。在眼观照。在耳听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知之者为是佛性。不识者唤作精魂。所以道吾舞筇。石巩拈弓。秘魔擎杈。俱胝竖指。忻州打地。云岩师子。莫不发明这著大用。若于日用不迷。自然纵横无碍也。

真心体用一异

或曰。真心体用未审是一是异耶。曰约相则非一。约性则非异。故此体用非一非异。何以知然。试为论之。妙体不动。绝诸对待。离一切相。非达性契证者。莫测其理也。妙用随缘。应诸万类。妄立虚相。似有形状。约此有相无相。故非一也。又用从体发。用不离体。体能发用。体不离用。约此不相离理。故非异也。如水以湿为体。体无动故。波以动为相。因风起故。水性波相动与不动。故非一也。然波外无水。水外无波。湿性是一。故非异也。类上体用一异可知矣。

真心在迷

或曰。真心体用人人具有。何为圣凡不同耶。曰真心圣凡本同。凡夫妄心认物。失自净性。为此所隔。所以真心不得现前。但如暗中树影。地下流泉。有而不识耳。故经云。善男子。譬如清淨摩尼宝珠映于五色随方各现。诸愚痴者见彼摩尼实有五色。善男子。圆觉净性现于身心。随类各应。彼愚痴者说净圆觉实有如是身心。自性亦复如是。肇论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间。中有一宝秘在形山。此乃真心在缠也。又慈恩云。法身本有。诸佛共同。凡夫由妄覆。有而不觉。烦恼缠裹。得如来藏名。裴公云。终日圆觉而未尝圆觉者。凡夫也。故知真心虽在尘劳。不为尘劳所染。如白玉投泥。其色不改也。

真心息妄

或曰。真心在妄则是凡夫。如何得出妄成圣耶。曰古云。妄心无处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经云。彼之众生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心灭故幻尘亦灭。幻尘灭故幻灭亦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譬如磨镜。垢尽明现。永嘉亦云。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痕垢尽时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此乃出妄而成真也。或曰。庄生云。心者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悬而天者。其惟人心乎。此庄生先说凡夫心不可治伏如此也。未审宗门以何法治妄心也。曰以无心法治妄心也。或曰。人若无心。便同草木。无心之说。请施方便。曰今云无心。非无心体。名无心也。但心中无物。名曰无心。如言空瓶。瓶中无物。名曰空瓶。非瓶体无。名空瓶也。故祖师云。汝但于心无事。于事无心。自然虚而灵。寂而妙。是此心旨也。据此则以无妄心。非无真心妙用也。从来诸师说。做无心功夫。类各不同。今总大义略明十种。

一曰觉察。谓做功夫时。平常绝念。提防念起。一念才生。便与觉破。妄念觉破。后念不生。此之觉智。亦不须用。妄觉俱忘。名曰无心。故祖师云。不怕念起。只恐觉迟。又偈云。不用求真。唯须息见。此是息妄功夫也。

二曰休歇。谓做功夫时。不思善不思恶。心起便休。遇缘便歇。古人云。一条白练去。冷湫湫地去。古庙里香炉去。直得

绝廉纤。离分别。如痴似兀。方有少分相应。此休歇妄心功夫也。

三泯心存境。谓做功夫时。于一切妄念俱息。不顾外境。但自息心。妄心已息。何害有境。即古人夺人不夺境法门也。故有语云。是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又庞公云。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此是泯心存境息妄功夫也。

四泯境存心。谓做功夫时。将一切内外诸境悉观为空寂。只存一心孤标独立。所以古人云。不与万法为侣。不与诸尘作对。心若著境。心即是妄。今既无境。何妄之有。乃真心独照。不碍于道。即古人夺境不夺人也。故有语云。上园花已谢。车马尚骈阗。又云。三千剑客今何在。独计庄周定太平。此是泯境存心息妄功夫也。

五泯心泯境。谓做功夫时。先空寂外境。次灭内心。既内外心境俱寂。毕竟妄从何有。故灌溪云。十方无壁落。四面亦无门。净裸裸。赤洒洒。即祖师人境两俱夺法门也。故有语云。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又云。人牛俱不见。正是月明时。此泯心泯境息妄功夫也。

六存境存心。谓做功夫时。心住心位。境住境位。有时心境相对。则心不取境。境不临心。各不相到。自然妄念不生。于道无碍故。经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即祖师人境俱不夺法门也。故有语云。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又云。山花千万朵。游子不知归。此是存境存心灭妄功夫也。

七内外全体。谓做功夫时。于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内身外器、一切诸法。同真心体。湛然虚明。无一毫异。大千沙界打成一片。更于何处得妄心来。所以肇法师云。天地与我同根。万

物与我同体。此是内外全体灭妄功夫也。

八内外全用。谓做功夫时。将一切内外、身心、器界、诸法。及一切动用施为。悉观作真心妙用。一切心念才生。便是妙用现前。既一切皆是妙用。妄心向甚么处安著。故永嘉云。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志公十二时歌云。平旦寅。狂机内隐道人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么忙忙受苦辛。此是内外全用息妄功夫也。

九即体即用。谓做功夫时。虽冥合真体。一味空寂。而于中内隐灵明。乃体即用也。灵明中内隐空寂。用即体也。故永嘉云。惺惺寂寂是惺惺妄想非。寂寂惺惺是无记寂寂非。既寂寂中不容无记。惺惺中不用乱想。所有妄心如何得生。此是即体即用灭妄功夫也。

十透出体用。谓做功夫时。不分内外。亦不辨东西南北。将四方八面。只作一个大解脱门。圆陀陀地。体用不分。无分毫渗漏。通身打成一片。其妄何处得起。古人云。通身无缝罅。上下成团圆。是乃透出体用。灭妄功夫也。已上十种做功夫法。不须全用。但得一门功夫成就。其妄自灭。真心即现。随根宿习曾与何法有缘。即便习之。此之功夫乃无功之功。非有心功力也。此个休歇妄心法门最紧要故。偏多说无文繁也。

真心四仪

或曰。前说息妄。未审但只坐习。亦通行住等耶。曰经论多说坐习。所以易成故。亦通行住等。久渐成纯熟故。起信论云。若修止者。住于静处。端坐正意。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想。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后以心除心。心若驰散。即当收来住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即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若从坐起去来进止。有所施作。于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久习纯熟。其心得住。以心住故。渐渐猛利。随顺得入真如三昧。深伏烦恼。信心增长。速成不退。唯除疑惑。不信诽谤、重罪、业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据此则通四仪也。圆觉经云。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坚持禁戒。安处徒众。宴坐静室。此初习也。永嘉云。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据此亦通四仪耳。总论功力。坐尚不能息心。况行住等岂能入道耶。若是用得纯熟底人。千圣兴来惊不起。万般魔妖不回顾。岂况行住坐中不能做功夫也。如人欲仇恨于人。乃至行住坐卧饮食动用。一切时中不能忘了。欲爱乐于人亦复如是。且憎爱有心中事。尚于有心中容得。今做功夫是无心事。又何疑四仪中不常现前耶。只恐不信不为。若为若信。则威仪中道必不失也。

真心所在

或曰。息妄心而真心现矣。然则真心体用今在何处。曰真心妙体遍一切处。永嘉云。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经云。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大法眼云。处处菩提路。头头功德林。此即是体所在也。真心妙用。随感随现。如谷应声。法灯云。今古应无坠。分明在目前。片云生晚谷。孤鹤下遥天。所以魏府元华严云。佛法在日用处。在行住坐卧处。吃茶吃饭处。语言相问处。所作所为。举心动念。又却不是也。故知体则遍一切处。悉能起用。但因缘有无不定故。妙用不定耳。非无妙用也。修心之人欲入无为海度诸生死。莫迷真心体用所在也。

真心出死

或曰。尝闻见性之人出离生死。然往昔诸祖是见性人。皆有生有死。今现见世间修道之人有生死事。如何云出生死耶。曰生死本无。妄计为有。如人病眼见空中华。或无病人说无空花。病者不信。目病若无。空花自灭。方信花无。只花未灭。其花亦空。但病者妄执为花。非体实有也。如人妄认生死为有。或无生死人告云。本无生死。彼人一朝妄息。生死自除。方知生死本来是无。只生死未息时。亦非实有。以妄认生死有故。经云。善男子。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犹如迷人四方易处。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譬彼病目见空中花。乃至如众空花灭于虚空。不可说言有定灭处。何以故。无生处故。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是故说名轮转生死。据此经文。信知达悟圆觉真心本无生死。今知无生死。而不能脱生死者。功夫不到故也。故教中说。庵婆女问文殊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为甚么被生死之所流。文殊云。其力未充故。后有进山主。问修山主云。明知生是不生之法。为甚么却被生死之所流。修云。笋毕竟成竹去。如今作箴使得么。所以知无生死。不如体无生死。体无生死。不如契无生死。契无生死。不如用无生死。今人尚不知无生死。况体无生死。契无生死。用无生死耶。故认生死者。不信无生死法。不亦宜乎。

真心正助

或曰。如前息妄。真心现前。且如妄未息时。但只歇妄。做无心功夫。更有别法可对治诸妄耶。曰正助不同也。以无心息妄为正。以习众善为助。譬如明镜为尘所覆。虽以手力揩拭。要须妙药磨。莹光始现也。尘垢烦恼也。手力无心功也。磨药众善也。镜光真心也。起信论云。复次信成就发心者。发何等心。略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者深心。集一切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问曰。上说法界一相。佛体无二。何故不唯念真如。复假求学诸善也。答曰。譬如大摩尼宝体。性明净而有矿秽之垢。若人虽念宝性。不以方便种种磨治。终无得净。以垢无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如是真如之法。体性空净。而有无量烦恼染垢。若人虽念真如。不以方便种种熏习。亦无得净。以垢无量。遍一切法故。修一切善行以为对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归顺真如法故。据此所论。以休歇妄心为正。修诸善法为助。若修善时。与无心相应。不取著因果。若取因果。便落凡夫人天报中。难证真如。不脱生死。若与无心相应。乃是证真如方便脱生死之要术。兼得广大福德。金刚般若经云。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今见世人有参学者。才知有个本来佛性。乃便自恃天真。不习众善。岂只于真心不达。亦乃翻成懈怠。恶道尚不能免。况脱生死。此见大错也。

真心功德

或曰。有心修因。不疑功德矣。无心修因。功德何来。曰有心修因。得有为果。无心为因。显性功德。此诸功德本来自具。妄覆不显。今既妄除。功德现前。故永嘉云。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乃是体中自具性功德也。古颂。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净心成正觉。故知无心。功大于有心也。洪州水潦和尚参马祖问。如何是西来的的意。被马祖一踏踏到。忽然发悟。起来抚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便一时识得根源去。乃作礼而退。据此则功德不从外来。本自具足也。四祖谓懒融禅师曰。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功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据祖师语。无心功德甚多。但好事相功德者。于无心功德。自不生信耳。

真心验功

或曰。真心现前。如何知是真心成熟无碍也。曰学道之人。已得真心现前时。但习气未除。若遇熟境。有时失念。如牧牛。虽调到牵拽随顺处。犹不敢放了鞭绳。直待心调步稳。赶趁入苗稼中不伤苗稼。方敢撒手也。到此地步。便不用牧童鞭绳。自然无伤苗稼。如道人得真心后。先且用功保养。有大力用。方可利生。若验此真心时。先将平生所爱底境。时时想在面前。如依前起憎爱心。则道心未熟。若不生憎爱心。是道心熟也。虽然如此成熟。犹未是自然不起憎爱。又再验心。若遇憎爱境时。特然起憎爱心。令取憎爱境界。若心不起。是心无碍。如露地白牛不伤苗稼也。古有呵佛骂祖者。是与此心相应。今见才入宗门。未知道之远近。便学呵佛骂祖者。太早计也。

真心无知

或曰。真心与妄心对境时。如何辨别真妄耶。曰妄心对境有知。而知于顺违境起贪嗔心。又于中容境起痴心也。既于境上起贪嗔痴三毒。足见是妄心也。祖师云。逆顺相争是为心病。故知对于可不可者是妄心也。若真心者。无知而知。平怀圆照。故异于草木。不生憎爱。故异于妄心。即对境虚明。不憎不爱。无知而知者。真心故。肇论云。夫圣心者。微妙无相。不可为有。用之弥勤。不可为无。乃至非有。故知而无知。非无。故无知而知。是以无知即知。无以言异于圣人心也。又妄心在有著有。在无著无。常在二边。不知中道。永嘉云。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学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认贼将为子。若是真心居有无。而不落有无。常处中道故。祖师云。不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肇论云。是以圣人处有不有。居无不无。虽不取于有无。然不舍于有无。所以和光尘劳。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怕尔而来。恬淡无为而无不为之。此说圣人垂手为人。周旋五趣。接化众生。虽往来而无往来相。妄心不尔。故真心妄心不同也。又真心乃平常心也。妄心乃不平常心也。或曰。何名平常心也。曰人人具有一点灵明。湛若虚空。遍一切处。对俗事假名理性。对妄识权号真心。无分毫分别。遇缘不昧。无一念取舍。触物皆周。不逐万境迁移。设使随流得妙。不离当处湛然。觅即知君不见。乃真心也。或曰。何名不平常心耶。曰境有圣与凡。境有染与净。境有断与常。境有理与事。境有生与灭。境有动与静。境

有去与来。境有好与丑。境有善与恶。境有因与果。细论则万别千差。今乃且举十对。皆名不平常境也。心随此不平常境而生。不平常境而灭。不平常境心。对前平常真心。所以名不平常妄心也。真心本具。不随不平常境生起种种差别。所以名平常真心也。或曰。真心平常。无诸异因。奈何佛说因果、善恶、报应乎。曰。妄心逐种种境。不了种种境。遂起种种心。佛说种种因果法。治伏种种妄心。须立因果也。若此真心不逐种种境。由是不起种种心。佛即不说种种法。何有因果也。或曰。真心平常不生耶。曰。真心有时施用。非逐境生。但妙用游戏。不昧因果耳。

真心所往

或曰。未达真心人。由迷真心。故作善恶因。由作善因。故生善道中。由作恶因。故入恶道中。逐业受生。其理不疑。若达真心人。妄情歌尽。契证真心。无善恶因。一灵身后。何所依托耶。曰莫谓有依托者胜无依托耶。又莫将无依托者。同人间飘零之荡子。似鬼趣无主之孤魂。特为此问求有依托耳。或曰然。曰达性则不然也。一切众生迷觉性故。忘情爱念。结业为因。生六趣中受善恶报。假如天业为因。只得天果。除合生处。余并不得受用。诸趣皆尔。既从其业故。合生处为乐。不生处为非乐。以合生处为自己依托。不生处为他人依托。所以有妄情则有妄因。有妄因则有妄果。有妄果则有依托。有依托则分彼此。分彼此则有可不可也。今达真心。契无生灭之觉性。起无生灭之妙用。妙体真常。本无生灭。妙用随缘。似有生灭。然从体生用。用即是体。何生灭之可有。达人即证真体。其生灭何干涉耶。如水以湿性为体。波浪为用。湿性元无生灭故。波中湿性何生灭耶。然波离湿性别无故。波亦无生灭。所以古人云。尽大地是沙门一双正眼。尽大地是个伽蓝。尽是悟理人安身立命处。既达真心。四生六道一时消殒。山河大地悉是真心。不可离此真心之外别有依托处也。既无三界妄因。必无六趣妄果。妄果既无。说甚依托。必无彼此。既无彼此。则何可不可也。即十方世界。唯一真心。全身受用。无别依托。又于示现门中随意往生而无障碍。故传灯云。温操尚书问圭峰曰。悟理之人一期寿终。何所依托。圭峰曰。一

切众生无不具有灵明觉性。与佛无殊。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无生。何有依托。灵明不昧。了了常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但以空寂为自体。勿认色身。以灵知为自心。勿认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则临命终时。自然业不能系。虽有中阴。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此即前真心身后所往者也。

志公禪師頌偈詩

【梁】志公和尚（宝志禅师） 撰

注：此经出自《大藏经》第 51 卷之《景德传灯录》。

宝志传略

宝志，生于东晋义熙十四年（公元 418 年），齐、梁时僧人，据《高僧传》卷十载：俗姓朱，金城（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五灯会元》卷一称：初，金陵东阳朱氏之妇，上巳日闻婴儿啼于鹰巢中，梯树以得，举以为子。七岁依钟山大沙门僧剑出家，专修禅观。面方而莹澈如镜，手足皆鸟爪形，后止江东道林寺。至南朝刘宋明帝泰始初（公元 465 年），忽如僻异：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常披发徒跣行于街巷。执一锡杖，杖头挂一剪刀及镜子，或挂一两匹帛。南齐高帝建元（公元 479—482 年）中，又见异迹：数日不食，面无饥容，与人言语，词若谶记，始亦难晓，后皆应验，江东庶士皆事敬之。齐武帝萧赜谓其“惑众”，收付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时为齐都）狱中，有人见其在街市行走，及检狱如故。梁武帝萧衍即位后，下诏：“志公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害，岂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自今不得复禁。”并拜为帝师。《安徽佛门龙象传》称：时舒州潜山景色最称奇绝，山麓尤胜，志公与白鹤道人皆欲据为己有。梁开监四年（公元 505 年），二人俱奏武帝，武帝命二人各具灵通，以物识地，得者而居。道人云：某以鹤止入为记。志公云：某以锡卓处为记。已而鹤先飞至，将止于麓，忽闻空中锡声，惊止他所，锡杖遂卓于山麓，二人乃各以所识筑

室。宝志卓锡得地后，先住山洞，栖止修静。时隐于凤形山的何求、何点、何胤献其故宅，供宝志建刹。初名菩提庵，梁武帝闻奏，赐名“山谷寺”。天监十三年（公元 514 年）冬，宝志于台后谓门人曰：“菩提将去”。未及旬日，无疾而终，遍体软香，形貌熙悦，葬钟山独龙阜，并于墓所立开善寺。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 982 年），舒州山民柯萼遇一老僧指点，于万岁山古松下掘一石篆，上有宝志手书“圣祚绵远”四字篆刻，进献于朝。太宗赵光义为石篆取名曰“瑞石”，并遣使至舒州三祖寺致谢，谥宝志名“宝公”，赐号“道林真觉禅师”。宝志生前著有《十二科律颂》等文著，是和达摩同时代的中国早期禅教论者。

志公和尚大乘赞十首

大道常在目前。虽在目前难睹。
若欲悟道真体。莫除声色言语。
言语即是大道。不假断除烦恼。
烦恼本来空寂。妄情递相缠绕。
一切如影如响。不知何恶何好。
有心取相为实。定知见性不了。
若欲作业求佛。业是生死大兆。
生死业常随身。黑闇狱中未晓。
悟理本来无异。觉后谁晚谁早。
法界量同太虚。众生智心自小。
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饱。

妄身临镜照影。影与妄身不殊。
但欲去影留身。不知身本同虚。

身本与影不异。不得一有一无。
若欲存一舍一。永与真理相疏。
更若爱圣憎凡。生死海里沉浮。
烦恼因心有故。无心烦恼何居。
不劳分别取相。自然得道须臾。
梦时梦中造作。觉时觉境都无。
翻思觉时与梦。颠倒二见不殊。
改迷取觉求利。何异贩卖商徒。
动静两亡常寂。自然契合真如。
若言众生异佛。迢迢与佛常疏。
佛与众生不二。自然究竟无余。

法性本来常寂。荡荡无有边畔。
安心取舍之间。被他二境回换。
敛容入定坐禅。摄境安心觉观。
机关木人修道。何时得达彼岸。
诸法本空无著。境似浮云会散。
忽悟本性元空。恰似热病得汗。
无智人前莫说。打尔色身星散。

报尔众生直道。非有即是非无。
非有非无不二。何须对有论虚。
有无妄心立号。一破一个不居。
两名由尔情作。无情即本真如。
若欲存情觅佛。将网山上罗鱼。
徒费功夫无益。几许枉用工夫。
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
一切不憎不爱。这个烦恼须除。
除之则须除身。除身无佛无因。
无佛无因可得。自然无法无人。

大道不由行得。说行权为凡愚。
得理返观于行。始知枉用工夫。
未悟圆通大理。要须言行相扶。
不得执他知解。回光返本全无。
有谁解会此说。教君向己推求。
自见昔时罪过。除却五欲疮疣。
解脱逍遥自在。随方贱卖风流。

谁是发心买者。亦得似我无忧。

内见外见总恶。佛道魔道俱错。
被此二大波旬。便即厌苦求乐。
生死悟本体空。佛魔何处安著。
只由妄情分别。前身后身孤薄。
轮回六道不停。结业不能除却。
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横生经略。
身本虚无不实。返本是谁斟酌。
有无我自能为。不劳妄心卜度。
众生身同太虚。烦恼何处安著。
但无一切希求。烦恼自然消落。

可笑众生蠢蠢。各执一般异见。
但欲傍熬求饼。不解返本观面。
面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变。
所须任意纵横。不假偏耽爱恋。
无著即是解脱。有求又遭罗罟。
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现。

若怀彼我二心。对面不见佛面。

世间几许痴人。将道复欲求道。
广寻诸义纷纭。自救己身不了。
专寻他文乱说。自称至理妙好。
徒劳一生虚过。永劫沉沦生老。
浊爱缠心不舍。清净智心自恼。
真如法界丛林。返作荆棘荒草。
但执黄叶为金。不悟弃金求宝。
所以失念狂走。强力装持相好。
口内诵经诵论。心里寻常枯槁。
一朝觉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

声闻心心断惑。能断之心是贼。
贼贼递相除遣。何时了本语默。
口内诵经千卷。体上问经不识。
不解佛法圆通。徒劳寻行数墨。
头陀阿练苦行。希望后身功德。
希望即是隔圣。大道何由可得。

譬如梦里度河。船师度过河北。
忽觉床上安眠。失却度船轨则。
船师及彼度人。两个本不相识。
众生迷倒羁绊。往来三界疲极。
觉悟生死如梦。一切求心自息。

悟解即是菩提。了本无有阶梯。
堪叹凡夫伛偻。八十不能跋蹄。
徒劳一生虚过。不觉日月迁移。
向上看他师口。恰似失奶孩儿。
道俗峥嵘集聚。终日听他死语。
不观己身无常。心行贪如狼虎。
堪嗟二乘狭劣。要须摧伏六府。
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饮咀。
更有邪行猖狂。修气不食盐醋。
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别男女。

志公和尚十二时颂

平旦寅。狂机内有道人身。

穷苦已经无量劫。不信常攀如意珍。

若著物，入迷津。但有纤毫即是尘。

不住旧时无相貌。外求知识也非真。

日出卯。用处不须生善巧。

纵使神光照有无。起意便遭魔事挠。

若施功，终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拗。

不用安排只么从。何曾心地生烦恼。

食时辰。无明本是释迦身。

坐卧不知元是道。只么忙忙受苦辛。

认声色，觅疏亲。只是他家染污人。

若拟将心求佛道。问取虚空始出尘。

禺中已。未了之人教不至。

假使通达祖师言。莫向心头安了义。

只守玄，没文字。认著依前还不是。

暂时自肯不追寻。旷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无价宝。

阳焰空华不肯抛。作意修行转辛苦。

不曾迷，莫求悟。任尔朝阳几回暮。

有相身中无相身。无明路上无生路。

日昃未。心地何曾安了义。

他家文字没亲疏。莫起工夫求的意。

任纵横，绝忌讳。长在人间不居世。

运用不离声色中。历劫何曾暂抛弃。

晡时申。学道先须不厌贫。

有相本来权积聚。无形何用要安真。

作净洁，却劳神。莫认愚痴作近邻。

言下不求无处所。暂时唤作出家人。

日入酉。虚幻声音终不久。

禅悦珍羞尚不餐。谁能更饮无明酒。

没可抛，无物守。荡荡逍遥不曾有。

纵尔多闻达古今。也是痴狂外边走。

黄昏戌。狂子兴功投暗室。

假使心通无量时。历劫何曾异今日。

拟商量，却啾唧。转使心头黑如漆。

昼夜舒光照有无。痴人唤作波罗蜜。

人定亥。勇猛精进成懈怠。

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

超释迦，越祖代。心有微尘还窒阂。

廓然无事顿清闲。他家自有通人爱。

夜半子。心住无生即生死。

生死何曾属有无。用时便用无文字。

祖师言，外边事。识取起时还不是。

作意搜求实没踪。生死魔来任相试。

鸡鸣丑。一颗圆珠明已久。
内外接寻觅总无。境上施为浑大有。
不见头，亦无手。世界坏时渠不朽。
未了之人听一言。只遮如今谁动口。

志公和尚十四科颂

菩提烦恼不二

众生不解修道。便欲断除烦恼。
烦恼本来空寂。将道更欲觅道。
一念之心即是。何须别处寻讨。
大道晓在目前。迷倒愚人不了。
佛性天真自然。亦无因缘修造。
不识三毒虚假。妄执浮沉生老。
昔时迷未为晚。今日始觉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运用无碍。不为戒律所制。
持犯本自无生。愚人被他禁系。
智者造作皆空。声闻触途为滞。
大士肉眼圆通。二乘天眼有翳。

空中妄执有无。不达色心无碍。
菩萨与俗同居。清净曾无染世。
愚人贪著涅槃。智者生死实际。
法性空无言说。缘起略无兹偈。
百岁无智小儿。小儿有智百岁。

佛与众生不二

众生与佛无殊。大智不异于愚。
何须向外求宝。身田自有明珠。
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圣同途。
迷悟本无差别。涅槃生死一如。
究竟攀缘空寂。惟求意想清虚。
无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无余。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无十缠。
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
妄想本来空寂。不用断除攀缘。
智者无心可得。自然无争无喧。

不识无为大道。何时得证幽玄。
佛与众生一种。众生即是世尊。
凡夫妄生分别。无中执有迷奔。
了达贪嗔空寂。何处不是真门。

静乱不二

声闻厌諠求静。犹如弃面求饼。
饼即从来是面。造作随人百变。
烦恼即是菩提。无心即是无境。
生死不异涅槃。贪嗔如焰如影。
智者无心求佛。愚人执邪执正。
徒劳空过一生。不见如来妙顶。
了达淫欲性空。镬汤炉炭自冷。

善恶不二

我自身心快乐。翛然无善无恶。
法身自在无方。触目无非正觉。
六尘本来空寂。凡夫妄生执著。
涅槃生死平等。四海阿谁厚薄。

无为大道自然。不用将心画度。
菩萨散诞灵通。所作常含妙觉。
声闻执法坐禅。如蚕吐丝自缚。
法性本来圆明。病愈何须执药。
了知诸法平等。翛然清虚快乐。

色空不二

法性本无青黄。众生谩造文章。
吾我说他止观。自意扰扰颠狂。
不识圆通妙理。何时得会真常。
自疾不能治疗。却教他人药方。
外看将为是善。心内犹若豺狼。
愚人畏其地狱。智者不异天堂。
对境心常不起。举足皆是道场。
佛与众生不二。众生自作分张。
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离灾殃。
智者知心是佛。愚人乐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间诸法如幻。生死犹若雷电。
法身自在圆通。出入山河无间。
颠倒妄想本空。般若无迷无乱。
三毒本自解脱。何须摄念禅观。
只为愚人不了。从他戒律决断。
不识寂灭真如。何时得登彼岸。
智者无恶可断。运用随心合散。
法性本来空寂。不为生死所绊。
若欲断除烦恼。此是无明痴汉。
烦恼即是菩提。何用别求禅观。
实际无佛无魔。心体无形无段。

断除不二

丈夫运用堂堂。逍遥自在无妨。
一切不能为害。坚固犹若金刚。
不著二边中道。倏然非断非常。
五欲贪嗔是佛。地狱不异天堂。

愚人妄生分别。流浪生死猖狂。
智者达色无碍。声闻无不恟惶。
法性本无瑕翳。众生妄执青黄。
如来引接迷愚。或说地狱天堂。
弥勒身中自有。何须别处思量。
弃却真如佛像。此人即是颠狂。
声闻心中不了。唯只趁逐言章。
言章本非真道。转加斗争刚强。
心里虬蛇蝮蝎。螫著便即遭伤。
不解文中取义。何时得会真常。
死入无间地狱。神识枉受灾殃。

真俗不二

法师说法极好。心中不离烦恼。
口谈文字化他。转更增他生老。
真妄本来不二。凡夫弃妄觅道。
四众云集听讲。高座论义浩浩。
南座北座相争。四众为言为好。
虽然口谈甘露。心里寻常枯燥。

自己元无一钱。日夜数他珍宝。
恰似无智愚人。弃却真金担草。
心中三毒不舍。未审何时得道。

解缚不二

律师持律自缚。自缚亦能缚他。
外作威仪恬静。心内恰似洪波。
不驾生死船筏。如何度得爱河。
不解真宗正理。邪见言辞繁多。
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问优波。
优波依律说罪。转增比丘网罗。
方丈室中居士。维摩便即来诃。
优波默然无对。净名说法无过。
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内外婆婆。
劝除生灭不肯。忽悟还同释迦。

境照不二

禅师体离无明。烦恼从何处生。
地狱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

亦无贪嗔可断。亦无佛道可成。
众生与佛平等。自然圣智惺惺。
不为六尘所染。句句独契无生。
正觉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
非法非律自制。恹然真入圆成。
绝此四句百非。如空无作无依。

运用无碍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
四时犹若金刚。苦乐心常不改。
法宝喻于须弥。智慧广于江海。
不为八风所牵。亦无精进懈怠。
任性浮沉若颠。散诞纵横自在。
遮莫刀剑临头。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时以空为色。悟即以色为空。
迷悟本无差别。色空究竟还同。
愚人唤南作北。智者达无西东。

志公禅师颂偈诗

欲觅如来妙理。常在一念之中。
阳焰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匆匆。
自身虚假不实。将空更欲觅空。
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汪汪。

附：志公和尚万空歌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
天也空来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
大地本来无寸土，人生劳碌一场空。
日也空来月也空，来来往往不留踪。
日月星辰常运转，人亡千载永无踪。
山也空来水也空，随缘变化体无穷。
青山绿水依然在，为人一死不相逢。
田也空来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
世间多少穷后富，也有多少富后穷。
金也空来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万两黄金拿不去，为他一世受牢笼。
生也空来死也空，生死如同一梦中。
生如百花逢春好，死如黄叶落秋风。
夫也空来妻也空，大限到了各西东。

夫妻本是同林鸟，可怜死后不相逢。
男也空来女也空，黄泉路上难相逢。
贵子贤孙休贪爱，人因痴爱堕牢笼。
幻化空身虚变现，空是色来色是空。
空手来了空手去，到头总是一场空。
朝走西，暮走东，人生恰似采花蜂。
采得百花成蜜后，一场辛苦一场空。
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
从头仔细想一想，便是南柯一梦中。
不信但看桃李树，花开能有几时红。
任你做到公卿相，死后还归泥土中。
身归土，气归风，一片顽皮裹臭脓。
败坏不如猪狗相，何不当初问志公。
生有一，死无二，休向人前夸伶俐。
生前置下田万顷，死后只得三步地。
宽八尺、长丈二，仔细思量真个是。
若人死后带得去，志公与你亲书契。

心王銘

【梁】傅大士 撰

简介：傅大士（497～569），姓傅名翕，字立风，号善慧。

《续高僧传》称傅弘，又称善慧大士、鱼行大士、双林大士、东阳大士、乌伤居士。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南朝梁代禅宗著名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志公共称梁代三大士。

注：此经出自《大藏经》第51卷之《景德传灯录》。

观心空王，玄妙难测。无形无相，有大神力。
能灭千灾，成就万德。体性虽空，能施法则。
观之无形，呼之有声。为大法将，心戒传经。
水中盐味，色里胶清。决定是有，不见其形。
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
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
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
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净律净心，心即是佛。
除此心王，更无别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
心性虽空，贪瞋体实。入此法门，端坐成佛。
到彼岸已，得波罗蜜。慕道真士，自观自心。
知佛在内，不向外寻。即心即佛，即佛即心。
心明识佛，晓了识心，离心非佛，离佛非心。
非佛莫测，无所堪任。执空滞寂，于此漂沉。
诸佛菩萨，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
身心性妙，用无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
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
非有非无，隐显不定，心性离空，能凡能圣。

是故相劝，好自防慎。刹那造作，还复漂沉。
清静心智，如世黄金。般若法藏，并在身心。
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
有缘遇者，非去来今。

荷澤大師顯宗記

简介：荷泽神会禅师（668～760），是六祖慧能晚期弟子，荷泽宗的创始者。俗姓高，湖北襄阳人。童年从师学五经，继而研究老、庄，后倾心于佛法，至本府国昌寺从颢元出家。后往曹溪，很受慧能器重。开元八年（720）敕配住南阳龙兴寺。这时他的声望已著，南阳太守王弼和诗人王维等，都曾向他问法。

注：此经出自《大藏经》第51卷之《景德传灯录》。

无念为宗，无作为本；真空为体，妙有为用。夫真如无念，非想念而能知；实相无生，岂色心而能见？无念念者，即念真如；无生生者，即生实相。无住而住，常住涅槃；无行而行，即超彼岸。如如不动，动用无穷；念念无求，求本无念。菩提无得，净五眼而了三身；般若无知，运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即定无定，即慧无慧，即行无行。性等虚空，体同法界，六度自兹圆满，道品于是无亏。是知我法体空，有无双泯。心本无作，道常无念。无念无思，无求无得。不彼不此，不去不来，体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门，获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刚慧。湛然常寂，应用无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无，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诃般若，真空即清净涅槃。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若不见，能见涅槃。涅槃无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异体同。随义立名，故云法无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真佛法身。般若能建涅槃，故号如来知见。知即知心空寂。见即见性无生。知见分明，不一不异。故能动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即处处能通达。即理事无碍，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识不生，即如如之力。心如境谢，境灭心空；心境双亡，体用不异。真如性净，慧鉴无穷。如水分千月，能见闻觉知。见闻觉知，而常空寂。空即无相，寂即无生。不被善恶所拘，不被静乱所摄，不厌生死，不乐涅槃。无不能无，有不能有，行住坐卧，心不动摇，一切时中，获无所得。三世诸佛，教旨如斯。即菩萨慈悲，递相传受。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至于达摩，届此为初，递代相承，于今不绝。所传秘教，要藉得人。如王髻

珠，终不妄与。福德智慧，二种庄严。行解相应，方能建立。衣为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传，更无别法。内传心印，印契本心。外传袈裟，将表宗旨。非衣不传于法，非法不受于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无生之法。无生即无虚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脱。

封面設計：東方陽熹

道德書籍

道德公益網 (WWW.DAODE.ORG) 出版
(內部資料)
免費贈送 不得出售